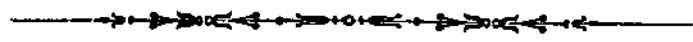


496

# 國立武漢大學 文哲季刊

QUARTERLY JOURNAL OF LIBERAL ARTS  
Wuhan University, Wuchang, China  
Vol. IV. No. 3. 1935



第四卷 第三號

(二十四年出版)

## 論著

中國純文學對於德國文學的影響(續)

陳銓

孟子春秋說微

劉異

孔子思想的分析與批評

范壽康

牡丹亭贊之四

平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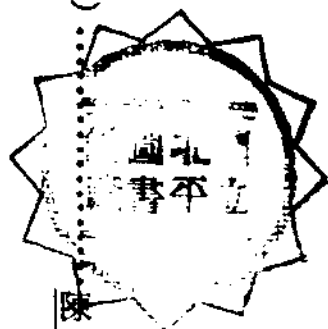
民國二次革命史

郭斌佳

## 書評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郭斌佳



中華民國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本刊啟事

凡關於寄稿，請求介紹批評書籍，以及  
交換雜誌等函件，均請寄交武昌國立  
武漢大學文哲季刊委員會。

凡關於訂購以及其他營業事件，均請  
直函武昌國立武漢大學出版部接洽。

國立武漢大學 文哲季刊 第四卷 第三號

論著

中國純文學對於德國文學的影響……………陳銓……………四二九

孟子春秋說微……………劉異……………五〇九

孔子思想的分析與批評……………范壽康……………五四九

牡丹亭贊之四……………平伯……………五八一

民國二次革命史……………郭斌佳……………六一五

書評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郭斌佳……………六七一

目  
次

# 論 著

## 中國純文學對於德國文學的影響(續)

陳 銓

### 第四章 抒情詩

#### (一) 歌德與中國抒情詩

我們一直到現在，曾經將德國翻譯改編的中國小說戲劇，分析研究，我們發現翻譯工作，異常困難，因為中國語言，中國人的人生觀同德國太不一樣。這一種困難，到了抒情詩，可以算到最高點了。有許多人都認為中國抒情詩根本上就不能翻成德文。除了直接讀中國文字，絕對不能賞識中國抒情詩的美麗。但是德國方面，尤其是在近代，總不斷有人去努力移植中國抒情詩到德國。這一種工作起首於歌德，繼續於雷克特 Friedrich Rückert 完成於司喬士 Viktor von Strauss，大規模努力於近代許多德國的文人。

赫爾德分翻譯的人為二種：一種把原文按字翻譯，並且能夠辦得到的時候，把每字的聲音都仿效過來。這一種我們叫做翻譯的人，我們叫的時候，把「翻」字特別念得重。

另外一種，只去表現原作者的意思，就好像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話向我們表示意思一樣。這一種是男性的翻譯，因為無論如何正確，無論為旁的目的，有多少用處，你總不能達到目的，因為你不能把一種語言變成另外一種。」這一種主張，當然有討論的餘地，但是如果我們把牠認為說明歌德翻譯仿效中國的抒情詩，那麼我們一定要說歌德屬於第二種翻譯。

究竟歌德為什麼對中國抒情詩發生了興趣，這很不容易找着滿意解釋。我們也不知道，歌德在一七八一年讀了杜哈爾德中國詳說裏邊的中國詩沒有。不過無論如何，這本書裏面翻譯的中國詩，非常地壞，對歌德沒有發生任何的印象。我們只能猜想，因為自從一八二七，一月卅一日以後，歌德在日記裏也沒有下任何價值的批評，只寫出他誦讀工作的事實：

星期三，一月卅一日。艾克芒博士。後來同他討論過許多事情。關於中國詩的性質。

星期五，二月二日。研究中國詩。

二月三日。花箋記。晚上自修，續讀花箋記。

二月四日。晚上中國的詩。

二月五日。同約翰。中國女詩人。

二月六日。抄寫中國女詩人。

二月十一日。晚上艾克芒博士。向他讀中國詩。

從歌德日記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他用的本子，是英國湯姆斯一八二四年英譯小說花箋記，此書附錄，載有英文譯詩幾十首。我們還知道，歌德就湯姆斯譯詩，重譯了五首詩成德文。起初他題為中國的詩，後來改題為中國女詩人。

至於歌德的譯詩同湯姆斯原本有多少出入，歌德根據了多少，自己憑空想像了多少，我們可以把兩人譯文同註解參攷比較。

湯姆斯 下面女人傳記簡單的筆記，係由百美新詠鈔出，前面幾種筆記，也出於此書。原書在乾隆卅二年出版。

歌德 下面從一本傳記的書百美新詠摘錄出來的筆記和詩，使我們相信，雖然在這一個奇怪特別的國家有種種的限制，一般人仍然不斷地生活，愛戀吟咏。

從歌德增加的幾句話，我們可以略窺見歌德對中國了解的程度，同時我們知道，歌德

對中國抒情詩發生興趣，居然去重譯牠，是因為「雖然在這一一個奇怪特別的國家有種種的限制，一般的仍然不斷地生活，變戀，吟咏。」歌德同萊布尼慈里格爾一樣地相信一種共同的人性，世界的人類靠牠可以互相連結起來。人性表現的一種就是詩，照歌德的意思，詩是人類共同的產業。從這一個信仰，歌德在他一八二七年一月卅一日與艾克芒的談話裏，預言一個世界文學的新時代。他說：「我看詩是人類共同的產業，無論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都有千千萬萬的人出來。這一個人比那一個稍好一點，這進行得稍遠一點，也就不過如此。馬蒂生先生不應當自命為他是惟一的詩人，我也不能自命為惟一的詩人，我可以講，他有詩才，並不是特異的事情，沒有人因作了一首好詩，就敢因此目空一切。但是當然，如果我們德國人不願意自己把眼光放遠一點，我們一定會有這樣孤陋的思想。所以我很喜歡研究旁的民族，我要忠告別人也這樣作。民族文學從現在起沒有多少可說了，世界文學的時時已經到了，每人都應該努力來促進這一一個新時代。」

對於人類共同公有，不分國界的人性，是歌德尋求的目標，這也是歌德最濃厚的興趣。因為使自己是詩人，所以他在世界民族文學方面已經鎔鑄成功他們世界觀人生觀的成績裏去尋求。頂有趣味的，就是當歌德去體貼了解介紹旁的民族的精神思想的時候，



他自己的創造力也藉此機會發展出來。從舊有的材料，他又給他以新的內容形式。我們可以把歌德同湯姆斯翻譯兩兩比較。

湯姆斯 薛瑤英夫人爲容澤愛妾。貌美，工舞，能詩。有人聽見她唱歌，看見她跳舞，

作了下列一首詩送她。

When dancing you appear unable to sustain your garments studded with gems,

Your countenance resembles the flower of new-blown peach.

We are certain, that the Emperor Woo of Han dynasty,

erected a screen lest the wind should waft the fair Fe-hin.

歌德 薛瑤英女士貌美能詩，人稱慕她爲最輕靈的舞女。有一個羨慕他的人，作詩

稱贊她如下：

Du tanzt leicht bei Pfirsichflor

Am lustigen Frühlingsort:

Der Wind, stellt man den Schirm nicht vor,

Bläs't euch zusammen fort.

Auf Wasserhien hüpfest du

Wohl in den bunten Teich,

Dein winziger Fuss, dein zarter Schuh

Sind selbst der Lilie gleich.

Die anderen binden Kug für Fuss,

Und wenn sie ruhig stehen,

Gelingt wohl sie noch ein holder Gruss,

Doch können sie nicht gehen.

歌德的詩雖然不及湯姆斯對原文那樣接近，文學的價值比他高尚十倍，自然不成問題。歌德的翻譯正是赫爾德所說的「男性的翻譯」。歌德本來就是詩人，不是學者。他並不想求科學翻譯的正確，他要求藝術價值的增高。他要作一種新的創造，湯姆斯的翻譯不過引起他創造的活動。他的想像力，不能僅僅靠忠實地翻譯來滿足，牠還要藉此機會創造新的東西。其實這樣也未嘗不好。因為如果歌德僅僅把湯姆斯的譯文一字不差地重譯，對我們到是一點意義沒有，因為湯姆斯的翻譯本來就沒有多少價值。歌德

增加的兩首詩和一段註解，講薛瑤英的金蓮，特別令我們奇異。歌德在註解裏說：「關於她穿金色襪子的小腳，相傳詩人稱美是爲金蓮，並且說因爲她這種長處，使宮裏其他的女人都把脚用布纏小，如果不能同她一樣，至少可以同她相像。他們說，這一個習慣，後來風行全國。」歌德從那兒知道這一段故事呢？湯姆斯譯的花箋記裏邊，有兩處講金蓮：

*Her golden Lilies (her small feet) do not measure three inches. (S.29.)*

*When, as they walk along, the golden lilies lightly trod on the green moss. (S.84)*

關於頭一句，湯姆斯有詳細的註解，講中國小脚的起源。但是這並不是薛瑤英乃是潘妃的事情。想來歌德曾經讀過這一段註解，到作詩的時候，已經記不十分清楚，所以把名姓弄錯了。

歌德翻譯的第二首詩，是關於梅妃的事情。梅妃是唐明皇最寵幸的妃子。詩才敏捷，容貌美麗。但是後來楊太真進宮以後，明皇就把梅妃居於別宮，置之不理。有一天，外國進寶珠，明皇忽然想起梅妃，命人把寶珠贈她，她却把寶珠退還，作一首詩寄明皇。這一首詩，除了歌德湯姆斯而外，衛禮賢也有德文翻譯。(1) 我們把原文列出來比較他們三人

註(1) 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vom 3. Febr. 1926. Die Einkehr no. 10.

翻譯的特點。

梅妃：

柳葉蛾眉久不描，  
殘妝和淚濕紅綃。  
長門盡日無梳洗，  
何必珍珠慰寂寥。

衛禮賢：

Die Kassiahütter-Augenbrauen habe ich lange nicht gemalt.  
Schminkreste und Tränen feuchten die rote Seide.  
Den ganzen Tag wasche und kämme ich mich nicht.  
Warum sollen nun Perlen und Edelsteine meine Einsamkeit trösten?

湯姆斯：

The eye of the Kwei flower, have been long unadorned :  
Being forsaken my girdle has been wet with tears of regret.

Since residing in other apartments, I have refused to dress ,

How think by a present of pearls, to restore peace to my mind?

歌德：

Du sendest Schätze, mich zu schmücken!

Den Spiegel hab' ich längst nicht angeblickt:

Seif ich entfernt von deinen Blicken,

Weiß ich nicht mehr, was ziert und schmückt.

衛禮賢的翻譯，一點沒有走失原文的意思，不愧學者的工作。他亟力去保持中國詩原來的色采。中國女人妝飾用的東西他都一一寫出。但是就是因為這個原故，他這一首詩，在德國話裏生硬不自然。歌德把凡是德國人不親切的字眼，淘汰罄盡，完全用德文裏最純熟的詞句。他不描寫任何的裝飾，只形容梅妃精神上的狀態。他只顧內心的經驗，不管外形的煊染。自然這樣一來，這一首詩，也就由中國的變成德國的了。湯姆斯既不是學者，又不是詩人，所以他的翻譯，沒有什麼可取的地方。

還有開元宮人的詩，歌德也譯的很好，頗帶滑稽的趣味。有一次，皇帝的軍隊到邊庭

出征，皇帝叫人運大批冬衣，贈給軍士。大部分的冬衣，都是宮女親手作的。有一個軍士，在衣袋裏發現了一首詩，立刻報告長官，長官報告皇上，皇上傳旨叫作詩的宮女，自行出首。有一個宮女講詩是她作的，她應該萬死。皇上很可憐她，命她嫁得詩的軍士，他說我現在給你們結今生緣。

湯姆斯：

While in the field of battle contending with the enemy,

And unable to sleep from intense cold,

I make you this garment,

Though I know not who will wear it,

Being anxious for your preservation, I added a few extra stitches.

And quilt it with a double portion of wadding.

Though in this life we are unable to dwell together,

I desire we may be wedded in a future state.

歌德：

Aufrehr an der (Prinzezn bestrafte

Rechtst waeker, aber nachts zu schlafen

Hindert dich die strenge Kälte beissig,

Dieses Kriegerkleid, ich nützt' os fleissig,

Wenn ich schon nicht weib's tragen sollte;

Doppelt bal' ich es wärtiert, und sorglich wollte

Meine Nadel auch die Stiche mehren

Zur Jrrhaltung eines Mannes der Ehren.

Werden hier uns nicht zusammen finden.

Mög' ein Zustand drohen uns verbinden!

關於馮小憐一首詩，歌德的譯詩，同湯姆斯的英文，完全不一樣，我們簡直可以說是歌德自己創作的一首詩。馮小憐本來事奉一位君主，後來君主國故身亡，馮小憐被俘虜去奉伺新主，但是她仍然不能忘記舊主的恩情。

湯姆斯：

Though I thank you for the kindness which you daily manifest,  
Yet, when I remember the love of a former day;  
If desirous of knowing whether my heart be broken,  
It is only for you to look at the strings of my Pe-pa.

歌德:

Bei geselligem Adendbroth,  
Das uns Lied und Freude bot,  
„Wie betrüble mich Seline!“  
Wie sie, sich begleitend, sang,  
Und ihr eine Saite sprang  
Führ sie fort mit edler Miene:  
„Haltet mich nicht froh und frei;  
Ob men Herz gesprungen sei — —  
Schaut nur auf die Mandoline.“



中國詩對於歌德作品最有成績的影響，要算他的中德季日卽景。這裏我們仍然發現湯姆斯英譯花箋記的來源。但是從一首詩到一首詩花箋記的色采，慢慢變淡，老年成熟的歌德漸漸出來，他的觀感，他的思想，都得了藝術形式的表現。在這種地方，我們很用不着逐字逐句地去作一篇索隱，像彼德芒那樣，說歌德某字某句是從花箋記某處來的，結果不但穿鑿附會，而且把原詩的美麗，摧毀無餘。<sup>(2)</sup>歌德從他自己的世界觀，把中國的材料，重新改變創造，把牠弄成功一種藝術品。他決不會一字一句地，像直譯家一樣地翻譯。如果我們像彼德芒那樣，一定要去證明歌德第一首詩裏邊兩位官員，一定是花箋記裏邊的梁大人和劉大人，或者歌德第六首詩富於象徵意義的一句話「永遠停留我的東方，」解釋作「那兒可以看見他的愛人梁生第一次在他姑母花園裏，正向東方走的時候，看見耀仙。」那未免太笑話了，歌德的詩，要真是如此還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我們研究這一首詩，不應該太注意外形相互的影響，而應當攷察精神一貫的關係。我們要看怎麼樣中國的精神，同這一位世界詩人的精神，根本相同。歌德從花箋記中所得來實際上中國的印象，本來就是模糊不定的，他把這些淺淡的印象，用他的想像和

註(2) Woldemar Freiherr von Biedermann: Goethe-Forschungen, neue Folge, Leipzig 1886 S. 426 ff.

他創造的本事，獨立形成。不過頂有趣味，頂奇怪的，就是歌德越是從自身出發來寫詩，他同中國人性接觸越近，因為他能夠從他個人到世界的全體。如像他第十一首詩，講宇宙上的萬事萬物，時時刻刻都在變易，但是在一切變易中又有不變易者在。我們看見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風馳雲捲地飛去，我們忍不住害怕，但是我們一想變易是宇宙的基本原理，事物可變，宇宙的基本原理不變，那麼我們又未嘗不可以自慰。歌德對於宇宙人生這一種深刻的認識，同中國孔子老子有許多共鳴的地方。孔子平生最用工夫的書，就是易經。易經中間所講的道理，同歌德這一首詩中所講的道理，主要的地方，完全一樣。因為易與不易，相生相成，不易的地方，正要在易中表現。有一次孔子站在川上，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在老子的道德經裏邊，也有無數的地方講到同一的道理。

第十三首詩，令我們想到李太白詠酒的詩，因為詩裏大意說：「你要繁擾我清靜的快樂嗎？讓我對着我的酒杯。同別人在一塊兒，別人可以教益我，但是真正快樂的時候，還是只有獨自一個人。」最末一首詩，教人努力當時此地，同孔子實踐道德的教訓，也很相同。歌德這一集詩裏最美的一首，要算第八首，不但寫情寫景，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而且全詩充滿了中國的精神。衛禮賢對於這一首詩，曾經有最中肯的稱譽，他說：「德國詩同

中國詩連結的地方，就是靜的情狀，完全解除，變成動的情狀。一點沒有描寫，一切都是預備動作，經過。這一種精神上最細致的動作，我們在中國畫和中國空間裏可以看見。這裏我們在他的影響裏聽見世界上看不見的，無爲的，然而永遠影響的意義。」<sup>(3)</sup>

## (二) 銳克特與司喬士

對於中國文學的興趣，從歌德的談話翻譯著作，第一次纔在德國文學上得着藝術的表現。幾年以後，德國又有兩位詩人，也作了同樣的工作。第一是司提格力慈 Heinrich Stieglitz 一八三一年出版的詩集東方的圖畫，第二是夏迷朔 Chamisso 一八三三年作的一首詩叫尼怨。司提格力慈很野心，他作了一百多首詩，想把整個中國的人情世故，都描寫一遍。他詩裏邊什麼人都有，君主，乞丐，官僚，軍人，商人，小販，學生，賣茶葉的，賣字畫的，賣書的，思想家，藝術家，無所不包，無所不有。頂奇怪的就是他把德國戲臺上最受歡迎的丑角 Hanswurst 也介紹進去。裏面還有許多中國歷史上人物的名字，如像李太白<sup>(4)</sup>、老子<sup>(5)</sup>，還有一首詩講中國的燈影戲。<sup>(6)</sup> 他這一百多首詩的來源，當然是當時傳教士等人的

註(c) Münchener Neuste Nachrichten vom 3. Febr. 1926 Die Kinkehr no. 10.

註(4) Heinrich Stieglitz: Bilder des Orients, 4 Bde, Leipzig 1831, S. 94.

中國遊記和一些談中國人情風俗的書籍，但是大部分還靠他自己詩意的想像。斯提格力茲對中國文化確乎有極濃厚的興趣，對於當時出版談中國的書籍大概也下過不少的工夫，但是他詩裏邊講到中國的事情都不相像，許多事情簡直絕對不可能。掣藝術眼光來說，他的詩也沒有多少價值，大部分都簡單，平淡而無意味，有時鄙俗不堪。我們對於他的作品，還感覺有點興趣，就是因為他的野心，他想把整個中國人的生活，都要表現出來，而且實際也寫成功了驚人的數目，但是除此以外，他又沒有什麼了。

德國從十八世紀以來，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從這個時候起，又漸漸衰落下去了，到最後簡直受一般人否定的排斥。一八三六年，庫爾茲把花箋記翻成德文，在序文他已經亟力在解除一般人對於中國民族的偏見，他說：「就像一切的偏見都由不明瞭事實產生，再逐漸地發展傳播，所以對於中國和中國民族由於歷史上和哲學上的原因的偏見——這就是說用沒有證明的假設來判斷，不願意費氣力去研究這一個民族，和牠同我們迥不相同的政治宗教文藝的歷史這樣養成的偏見——所以有人說中國人沒有文學，因為照他們

註(9) A. a. O. S. und S. 109.

註(10) A. a. O. S. 115.

特別教育的方法，詩意的感發是不可能的事情。」<sup>(7)</sup> 這一種看不起中國民族的觀念在一八四零鴉片戰爭以後更加厲害。從這個時候以後，德國研究中國文學的工作，只落在極少數的專家手裏，一般的德國人，大多數的作者，對於中國文學，不發什麼關係。還是在二十世紀初年，特別是在歐戰以後，對中國的興趣，纔又重新提高。每年都出版得有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改編。中德精神的關係，一天天地密切，並且從研究中國文學，進而研究中國政治社會哲學宗教藝術各方面，以求澈底了解中國文化。

在十九世紀的起首三十年，德國人對中國文學的興趣是很高的。歌德努力探討中國文學和他們對人生根本的精神。到斯底格力慈，興趣方向又稍為轉變了；他不注意中國文學的精神和形式，他所最感興趣的，不過是中國生活中奇奇怪怪的事情，他的詩集裏邊，也盡量把這些事情堆積上去。夏迷朔的尼怨同他也相差不遠。他在詩題下面寫「照中文原本改譯」是不確切的，因為這一首詩完全是一首歐洲人作的詩。詩裏面講的是尼姑思凡。這一個動機，在中國文學裏常常應用，特別在戲劇小說方面，尤其不少。夏迷朔感覺興趣的只是中國有尼姑，中國尼姑也有像西洋那樣內心的衝突。所以他只

註(7) Heinrich Kurz: Das Rheinblatt, St. Gallen 1836 S. VI Einleitung.

利用這一個動機，來自己創造，結果他當然只作了一首德國詩。我們讀這一首詩，覺得裏面好些地方，在一個中國尼姑是不可能的事情；如像結尾，夏迷朔用了一些基督教的名詞故事，一個中國尼姑當然不會那樣說。

斯提格力慈同夏迷朔並沒像歌德那樣真正地欣賞中國抒情詩的本身，他們不過藉中國文學的動機色采，來煊染他們自己的創造。歌德用他的翻譯改作的工作，來開的一條新路，一直到雷克特 Friedrich Rickert 纔算得着真正繼續的人。這一位偉大的東方學者，在一八三三年全部詩經裏三百多首詩改作成德文出版，因為他自己不懂中文，所以他的翻譯根據納嘉謨 Lacharme 的拉丁翻譯，一八三零年由莫爾 Julius Mohl 出版的本子。

詩經是中國最初的抒情詩集。裏邊三百零五首詩歌，都是在紀元前十二世紀到七世紀的作品，分爲風雅頌三種。風多半是民間的歌謠，雅多半講朝廷的政事，頌乃是祭神時的贊語；頌裏邊有一部分叫商頌是紀元前一七五二到一一一二的作品，要算中國文學很老的成績了。

照司馬遷的說法，詩經原來有三千多，孔子却只選了這三百零五首，因爲在左傳引過

的二百零九首詩名，中間有十三首不在詩經裏邊，所以我們總可以相信，中國當時產生的詩歌，現在留下來的詩經，不過裏面的一部分。(8)

要了解詩經在中國文學史裏邊的意義，我們要先了解中國文學發展大概的情形。中國人的人生觀，從中國人的人生觀產生出來的中國文學，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前和以後是隻不相同的。我們很驚異，庫爾慈在一八三六年寫花箋記譯文序文的時，候已經明白地發現了這一點。

他說：「在孔子以前，中國有一切詩的元素，民間有豐富的歷史，同時也就是豐富的神話。因為孔子的教訓行爲驚人的結果，把中國民族詩的天才，如果沒有連根拔除，至少也大加壓迫。中國的國家在他和他以前，是封建制度，很像德國那個樣子，我們很容易看出當時的諸侯君王都有騎士的精神；人民都相信一種從崇拜星宿養成的宗教，並且也有一切同宗教相關的詩的元素。當時的婦女似乎也不但不像現在這樣，同男子完全隔絕地生活，反而她們柔和女性的精神，處處反應協和男性的生活，供給詩意的人生觀，以各種的激發陶養；現在這一種精神，因為女子受壓迫，入了睡眠狀態，除非有絕大的詩才，很不容驚

註(8) 比較 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S. 48.

醒牠。那一些封建的諸侯，古代的英雄，還生活在有生命的傳統風俗制度下邊，大家也不像現在只是把他們當成模範的統治者，一般人在當時把他們當成有宗教的靈感，而且爲宗教目的而行動的人，他們同神不但間接，簡直直接發生關係。

「孔子出來，他的道德哲學，深入人心以後，中國的人生，就完全兩樣了。封建制度，一天天地崩潰，在紀元以前，無數的小諸侯，都被征服統一，成了一個偉大的帝國。古代的宗教不要了，代替牠的，只是空虛的，散文式思想；人類對另一更好世界的渴想沒有了，只生活一個嫉妒的，自滿的，不進步的生活。國家成了支配一切的東西；官僚同在行政方面的人，代表一切；一個貴族，同一位學者是一樣的，正人君子不受尊敬，只受鄙棄。政治勢力是惟一，到榮華富貴的道路，只有作官的人，纔受當時後世的尊敬畏懼。一句話來說，全部的生活，變得這樣的散文，這樣的一律；變得這樣恐懼，無精采，誤解的生活；一切的詩意元素，都這樣留心地壓迫，能夠忽然有一個天才——中國也同世界任何地一樣地多——自己認識了自己，這真是很不容易的幸運。總括起來說，我們必定要分別孔子以前成績和近代的詩，如果上面的意見，對於孔子以後的文學成立的話，那麼對於孔子以前古代的文學，就會完全錯誤。」(9)



庫爾茲對孔子這樣激烈的攻擊，是否合理，是另一個問題，不過無論如何，庫爾茲的主要理論，是很有道理的；中國人的人生觀和中國文學，在孔道盛行前後，是有顯然區別的。

孔子以前，中國最重要的文藝紀錄，莫過於詩經；詩經給我們一個中國古代明晰活動的圖畫。一般人民內心同外形的生活態度，他們的思想，感情，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風俗習慣，他們政治宗教的狀況；這一切都明晰清楚地像圖畫一般經過我們的眼前。這一部書，不單是有文藝的價值，同時還有文化史的價值。

雷克特明白認識了這一部書的價值，所以他把他完全翻譯成德文。他用納嘉謀的拉丁譯本，納嘉謀的翻譯往往是隨手意譯，不十分切合原文，但是一個法國人在當時能夠完成這樣工作，已經是很不容易的成績。尤其令我們驚異的，就是雷克特的改譯。他有時能夠心領神會，對原文的形式意義如此地切合，如果你不知道雷克特不懂漢文，他的翻譯根據拉丁本子，恐怕你一定以為他直接從原文翻譯出來呢！如像桃之夭夭一章，他翻譯得多麼自然簡單，對原文的形式情況，何等地切合！(10)

註(9) Heinrich Kurz: Das Blumenblatt, Einleitung S. VIII ff.

註(10) Friedrich Rückert: Söhi-King, altona 1833, S. 8.

桃之天天 *Wie glänzt der pfirsichbaum,*

灼灼其華 *Wie strahlet seine Blüte!*

之子于歸 *Wie wird die edle Braut*

宜其室家 *Erfreuen des Mannes Gemüthe.*

桃之天天 *Wie glänzt der pfirsichbaum.*

有實其實 *Wie reich ist seine Frucht!*

之子于歸 *Wie wird die edle Braut*

宜其室家 *Walten mit Fleiss und Zucht.*

桃之天天 *Wie glänzt der pfirsichbaum.*

其葉萋萋 *Wie frisch von Duft und Schatten!*

之子于歸 *Wie wird die edle Braut*

宜其家人 *Ergquicken ihren Gatten.*

式。  
雷克特這個翻譯，除了幾點不十分切合原文的意義而外，很能夠保存原詩原來的形  
式。  
詩經國風大半都是民歌，民歌常常幾首只換一句或者幾個字，其餘都是一樣，這一點

雷克特很用心地保存。還有這首詩，第一行第三行不押韻，第二行第四行押韻，譯者也照樣改作。原文每章四行，每行四字，譯詩的字數也非常短簡。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見雷克特體貼原文的苦心和他自己駕馭德國文字的本事。爲比較雷克特的翻譯起見，我把原詩改譯後下文：

Der pfirsichbaum steht in Jugendschöne

Und lässt seine Blüten glänzen.

Die junge Fran Zieht zur Hochzeit

Und passt sich dem (neuen) Hause ein.

Der pfirsichbaum steht in Jugendschöne

Und ist überreich an Früchten.

Die junge Fran zieht zur Hochzeit

Und passt sich dem (neuen) Hause ein.

Der pfirsichbaum steht in Jugendschöne.

Und seine Blätter sprössen tüppig.

Die junge Frau zur Hochzeit

Und passt sich dem Lausgesinde ein.

固然雷克特並不常常都是這樣精確地翻譯。有時候他讓他想像力自由活動增加許外原文沒有的東西。好像采采卷耳一章，他加了很多的東西進去，我們差不多不能再認識原文了。(11)

Von ihrer Eltern Hanse gieng

Die junge Frau ins Thal;

Wie zierlich ihr am Arme hieng

Das Körbchen lang und schmal'

So zierlich ihr am Arme hieng

Das Körbchen lang und schmal,

Darain sie an zu lesen fieng

Blumen und Kraut im Thal.

---

註(11) Friedrich Rückert: Schl. King S. 11.

Das Körbchen war zur Hälfte voll,  
Als eine Thräne lief,  
Die Brust von einem Seufzer schwoll,  
Die Jungverwählte rief:  
Es kommt mir Jemand in den Sinn,  
Der mir bewegt das Herz.  
Sie warf am Weg die Blumen hin:  
'Fahr' wohl, du Mädchenschertz!  
Ihr Mägde, blicket mir, o selbt,  
O dort hebt sich kein Staub.  
Ein Staub von meinem Gatten geht  
Mir über Gras und Taub.  
Hat sie nicht den Hets erstiegen,  
Spüht sie nicht entgegen mir?

Ach, was muss mein Ross erliegen,

Das mich tragen soll zu ihr!

Minzuwiegen meine Sorgen,

Trink' ich eins aus goldenen Flaschen.

Statt dich heut zu überraschen,

Soll ich erst dich grüssen morgen.

Ist sie auf den Berg gestiegen,

Späht sie dort herab nach mir?

Ach, wos kann mein Ross nicht fliegen!

Keine Sehnsucht spornt das Thier.

Zu besiegen meine Schmerzen,

Leer' ich dir die goldne Schale,

Siehst du's nicht im Abendstrahle,

O so fühl's in deinem Herzen.

Hat sie nicht das Dach bestiegen,  
Um noch einmal ihn zu sehen?  
Schlummernde Gefährten liegen.  
Und die müden Rosse stehen.  
Könnst' ich fliegen, meine Wonne,  
Mit dem Nachtwind durch die Strecken!  
Schlafe wohl, ich will dich wecken  
Morgen mit dem Strahl der Sonne.

我們頂好把原文同司喬士德文的翻譯<sup>(12)</sup>排到比較,就知道雷克特到底增加了多少自己的意思進去:

采采卷耳      Ich pflückte, pflückte Klettenkraut,  
不盈頃筐      Noch füllt es nicht des Korbes Bord,  
嗟我懷人      Da, daucht' ich seufzend, ach, an ihn—

註(12) Viktor von Strauss: *Schi-King*; Heidelberg 1880.

置彼周行      Und auf den Heerweg warf ich's fort.

陟彼崔嵬      Ich fuhr auf jene Felszinnen,

我馬虺隤      Kaum von den Rossen zu gewinnen.

我姑酌彼金罍      Da liess ich mir den Trunk aus jenem Nashornbecher trinken,

惟以不永懷      Um nur in Gram nicht endlos zu versinken.

陟彼高崗      Ich fuhr auf jenen Klippenhang,

我馬玄黃      Bis jedes Ross entkräftet sank,

我姑酌彼兕觥      Bis alle meine Diener krank —

惟以不永傷      O weh, wie seufz, ich schon so lang!

雷克特最大的供獻，第一就是把中國詩用最完美的德國語言改作出來，所以他的翻譯同歌德的翻譯一樣，本身就是最好的文藝作品。第二，他是第一個人把詩經三百多首詩全部翻譯出來，使德國人對中國詩能夠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觀念。歌德生平對中國詩接觸太少，他所讀到的不過是花箋記百美新詠，都是第二流第三流的東西。雷克特第一次纔把中國真正第一流的作品介紹到德國。



我們覺得很奇怪而且覺得十分可惜的，就是剛好雷克特把詩經介紹到德國來，德國一般人已經動首失掉了他們對於中國一切事物的興趣，從一八四零中國因為禁止鴉片，第一次同歐洲一個國家打了一個敗仗以後，歐洲人更看不起中國，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葉，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差不多等於零，雷克特的工作雖然作得巧妙也沒有多大影響了。他以後還間或有一些翻譯但是都是漢文科學家作的，沒有什麼文學價值，至於其他連漢文都懂不清楚的，更不用說了。即如愛利生 Adolf Ellissen 一八四零年出版了一部書叫茶杏集，可是裏邊除了飲茶賞花而外實在沒有多少中國東西。有一位漢文學者克郎麥 Kramer 一八四四年出版了一部詩經的翻譯，無論那一方面說，都遠不及雷克特的工作。還有一位漢文學者學特 Wilhelm Schott 一八五七年作了一篇文章，講中國聲韻的藝術，裏邊因古翻譯一些中國詩。(13) 這一篇文章，還算確切，裏邊的翻譯，單挈原文意義方面來說，是有價值的。那個時候，頂重要的工作，要算斐慈邁爾 Pfitzmaier 翻譯屈原的雜騷和九歌。(14)

註(13) Wilhelm Schott: *Über die chinesische Verskunst*, Berlin 1857.

註(14) August Pfitzmaier: *Das Li-Sao und die neun Gesänge*, Wien 1852.

屈原生在紀元前第三世紀，是中國第一個偉大的抒情詩人。他的詩同詩經裏邊的詩，剛好相反：詩經產生在北方，屈原的家却在南方；詩經包含大部分都是民歌，是代表一般平民心靈直接的表示，屈原的詩，却發洩個人的感情，表現藝術的想像；詩經的風格簡單明瞭，平民化，屈原的風格複雜，豐富，晦塞，貴族化。兩種詩歌，都有牠們本身的價值，都是中國古代文學最重要的作品。

要翻譯屈原，非常困難，因為他的詩極不容易懂。詩經一切都簡單自然，屈原的作品，却處處有神話的背景，晦塞的比喻，一個中國學者讀起來已經困難，要叫一位外國人來了解，當然更不容易。比較好懂一點，還是屈原把他自己比作香草美人，但是有好些時候他的比喻變得這樣地複雜模糊，我們簡直很難猜出作者本來的意義。一個外國人如果對於中國文學還沒有很高深的程度，讀了屈原的作品，一定會莫明其妙。我們差不多不能想像，怎麼樣可以作一種翻譯，可以不失掉原文的意義。所以並不奇怪，斐慈邁爾的翻譯，對德國人並沒有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就是近代好些屈原作品的翻譯，也很少有人讀，沒有什麼人重視牠們。但是如果大家能夠肯虛心努力地去探討那麼在晦塞語言的下面，仍然可以發現藝術的美麗，和作者偉大的靈魂。印度的詩人太戈爾讀了英譯的屈原

離騷發了一些中肯的議論。(15)

真正十分滿意的屈原翻譯，當然是永遠也不可能的事情，至於詩經却是剛好相反。因為詩經的形式簡單內容平民化，所以翻譯起來並不十分吃力。這就是爲什麼一八八零年一到了司喬士手裏，差不多到了最完美的形式。格汝柏在他的中國文學史裏邊說詩經「對於德國人還有一種特別的興趣就是因爲由於司喬士不可超越的翻譯成了我們最完美的翻譯文學中的寶藏。」(16)

司喬士是一位精通中國學問的人。他老子道德經的翻譯，一直到現在，還是歐洲文學裏邊最好的一部。但是他翻譯最好的成績却仍然要算詩經。這一部翻譯最大的價值在他對中文原本澈底的了解，對中國民族精神深切的認識還有他用完美無缺的德國文字來盡量表出原文的形式內容。司喬士的翻譯沒有一點不自然，沒有一點是勉強雜湊。中國民族靈魂的感覺思想譯者能夠親切地體諒，又能夠用適當的形式表示出來。他的翻譯不單是忠實的翻譯同時也是藝術的作品。中國抒情詩，簡單的格調，真摯的感

註(15) Lin Boon Keng: The Li Sao, Shanghai 1929, Introduction.

註(16) 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S. 47.

情，在式微一首詩裏，司喬士表示得最好：(17)

式微式微 Mit uns ist's aus! mit uns, ist's aus!

胡不歸 Warum geht's nicht nach Hans? ———

微君之躬 Wår's nicht für unsres Fürsten Saachen,

胡爲乎中露 Was hätten wir in diesem Thau) zu machen?

式微式微 Mit uns ist's aus! mit uns ist's aus!

胡不歸 Warum geht's nicht nach Hous? ———

微君之躬 Wår's nicht dem Fürsten selbst zu Nutze,

胡爲乎泥中 Was hätten wir zu thun in diesem Schmutze?

在出自北門一首詩裏，司喬士不單想表達原文的意義，並且想把原詩的節奏，都照樣地在德文裏表示出來。(18)

出自北門 Durch's Nordthor bin ich fort gerannt,

憂心股股 Von Gram im Herzen übermann,

註(17) Viktor von Strauss: Schi-King S. 106.

終寰且貧	In Noth und Elend stets gebannt,
莫知我哀	Und keinem ist mein Leid bekannt.
已焉哉	Genug davon! denn oh,
天實爲之	Des Himmels Fügung macht' es so;
謂之何哉	Was ist davon zu sagen, oh?
王事適我	Des Königs Dienste schicken mich,
政事一埤益我	Die Staatsdienst', all' auf mich gehäuf's. ersticken mich;
我入自外	Undkehr' ich dann von aussen heim,
室人交徧譖我	Steh'n meine Hausgenossen rings und zwicken mich.
已焉哉	Genug davon! denn oh,
天實爲之	Des Himmels Fügen macht' es so;
謂之何哉	Was ist davon zu sagen, oh?
王事敦我	Des Königs Dienste jagen mich,

註(18) A. a. O. S. III.

政事一坤遺我 Die Staatsdienst, all' auf mich gehäuft, zerschlagen mich;

我入自外 Und kehr' ich dann von aussen heim,

室人交徧摧我 Steh'n meine Hausgenossen rings und plagen mich.

已焉哉 Genug davon! denn oh,

天實爲之 Des Himmels Fügen maelt' es so;

謂之何哉 Was ist davon zu sagen, oh?

我們看見在第一章裏一樣地押韻，第二第三章裏照樣地三次「我」連述，甚至於每章裏第五同最末一行的「哉」字，司喬士也用「oh」字來代替，摹仿體貼原文，到了這種地步，真嘆觀止了。同時他字語的選擇也非常地小心，節奏也同原文一樣。司喬士實際上已經把一個好翻譯所有必要的元素，完全照顧利用，使牠同中國原本，一模一樣。

### (三) 中國抒情詩與近代德國作家

在司喬士一八八零年出版他詩經翻譯的時候，德國還沒有準備接受這一部偉大著作文化上的意義和牠藝術上精神上的價值。那個時候，德國人精神生活和中國文化不能夠發生深切的關係。還是在十九世紀的末葉，二十世紀的初葉的時候，德國人對中國

的文化，纔漸漸又發生起興趣來。十九世紀，特別十九世紀的後半，歷史進展最鮮明的特點，誰都知道是機械世界的進步。人類的視線，一天天地轉移到有形的生活，同確切的事實。人類有限的存在，超過了絕對的存在。不合理智的世界現象，都歸納成科學的謎團，都深信牠們的解決，不過是時間問題。藝術，特別是文學，也受這一種潮流的影響。靈魂成了心理學上的分析的對象，精神成了腦髓的功用，世界的整個，只是物理力量因果的規律，「自然主義」結果，就是這一種宇宙觀的影響的最高點。

二十世紀的初葉，反動發生了。大家都想去追求物質後面的意義，去疑問絕對存在是什麼東西去攷察內心的原素。靈魂同精神，又重新發現了，對上帝和另外世界的渴想，也死灰復燃。人類都想回復到「整個的經驗」，回復物質與精神全部的觀察。人類想向前推進到世界的中心。就在這一條路上，他撞着了他自己；他認識「整個」就包藏在他的內心，他認識他自己，不僅止物質問題就算完事。到宇宙中心的路，就是到自己的路，因為他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在這個向心的路途上，歐洲的人類環顧左右，想得一點幫助，想找幾位同行的人；在這兒他們遇着了老子和他道的教訓。老子的哲學，剛好切合歐洲現代人類的向心運動，所以東方同西方，現在又第二次會面攜手了。「道德經成了現

代的到東方的橋樑。自從這一個世紀起首以來，在德國至少已經有了八種翻譯。在老子道表示無與靜，得道的人，回到物的根本，深降到牠永遠安靜的根本元素，也就是世界的根本元素。誰現在經過這機械世界一切鬧嚷縈擾以後需要回復本元，老子教他在道裏邊，克服表面的世界。我們時代生活返本的呼聲，在那兒得了一個解答」(19) 來希費因很有道理地說：「東亞無論那一方面說，在歐洲歷史上第二次——第一次在十八世紀對歐洲宣告了一個精神上的關係——同西方又發生了形而上的接觸」。(20)

對老子哲學發生興趣，同時對中國文學也發生了興趣，特別是對中國抒情詩。不但少數專門治漢文的學者，亟力去翻譯介紹，就是許多對中文一點不懂的德國人，也要根據別種譯本來充時髦，出風頭。佛郎克說得對：「一會又是好些形式上多少有點相像的詩，自稱爲『中國抒情詩』一會又是深邃的觀察，自命爲中國學者的著作，一會又是幾本笨拙的戲文，算是某位中國戲劇家的東西，差不多這些都是一翻譯家」鬧出來的東西，可是這些翻譯家，連一個中國字都不懂，至於中國文學的精華，同全部的中國文化，他們也同一

註(19) Adolf Reichwein: China und Europa, Berlin 1923, S. 10.

註(20) A. a. O. S. 9.



般讀者，一樣地莫明其妙，一般讀者的莫明其妙，自然是在他們意料之中。他們大部分的翻譯，都根據英文或法文的譯本，這些譯本也是一樣地烏七八糟。<sup>(21)</sup>

就算這一些翻譯文學錯誤穿鑿，牠們至少可以證明，德國人對中國文學有極濃厚的興趣。有一些德文的中國抒情詩集，雖然牠們同原文不很相合，却大受一般德國讀者的歡迎，甚至於還譜成音樂<sup>(22)</sup>。老子是近代歐洲最受歡迎的中國哲學家，李太白是最有名最受人稱賞的中國抒情詩人。衛禮賢說：「在唐代詩人裏邊，歐洲大家最知道的是李太白，至於在中國，他的位置同杜甫却常常發生問題。理由是李太白同歷史關係沒有杜甫那樣密切，所以在譯本裏他的詩似乎容易接近一點。所以他比杜甫容易落在翻譯者的手裏。這並不是說，他在歐洲更受一般人的了解，因為大部分的翻譯，都充滿了誤會。我們要注意的事實，就是李太白並不是一位原始的詩人，他的詩後邊有很長的歷史，供給牠的典故豐富牠的情狀，美麗牠的形式，這就是唐詩大體的特點，也就是要適當地翻譯成歐洲

註(21) Otto Franke: Besprechung von Rudelsberger: Chinesische Novellen, *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 Bd. 5, S. 184 ff.

註(22) Mahler: *Das Lied der Erde*, Text aus Hans Bethge: *Chinesische Flöte entnommen*.

文字最大的障阨，因為一種只願意義的翻譯，背景似乎太平淡了。」(23) 同樣地葉格爾說：「我們只消把查赫最近在大亞細亞發表的杜甫李太白意義方面一絲不漏的翻譯來讀一讀，就知道這些大部分被典故比較堆滿了的詩，對我們的嗜好，是怎樣地沒有意思。從這裏不會發對中國的興趣的。」(24)

葉格爾說的話似乎太過火。我們不能不承認李太白確乎得了許多德國人的了解，不過了解程度不能像葉格爾所想像的那樣高就是了。像克拿朋伯特格等人的翻譯，事邊有許多根據譯本的錯誤，甚至於自己還加進去許多，然而他們大體來說，對原文的精神，也有相當的認識。不管牠怎麼樣，李太白是現在德國最時髦翻譯最多的中國詩人。每一本德文的中國抒情詩集裏邊，都有幾首李太白的詩。差不多受同樣歡迎的就是詩經。大家現在已經認識詩經文化上同文學上的價值，常常喜歡讀牠，還有最大原因就是詩經裏面的詩歌，形式內容都很簡單，容易了解翻譯。頂令人驚異的，就是司喬士那樣好的翻譯，至今還沒有得大多數人的賞識，許多的人還不斷地就原文或者就英法文譯本去

註(23) Richard Wilhelm: Besprechung über Florence Ayrcough: Tu Fu Sinica Bd. 5 S. 15.

註(24) F. Jäger: Besprechung von Hans Böhm: Lieder aus China. Orlastische Rundschau, 1930, S. 330.

重新翻譯，比起司喬士的工作，差得不知道多麼遠。

除了李太白詩經而外，最受歡迎的要算白居易和陶淵明。瓦奇 I. Woitsch 一九零八出版的白居易詩選，一九二五的中國詩人飲者歌集是按字按句的直譯。額潤斯苔茵一九二三的白樂天却是自由的改作。白居易生在唐朝，當時人民受盡了戰爭的痛苦。白居易常常描寫當時的民生疾苦，反對政府的摧殘壓迫。這一種反對戰爭的態度，大合額潤斯苔茵的口味，因為他素來就痛恨戰爭。但是額潤斯苔茵只看見了白居易的一方面，因為白居易不單是一位和平主義者，同時他還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就是他的詩也不見得篇篇都像額潤斯苔茵那樣單調地狂呼亂叫。他還有寫自然，寫友誼，寫愛情，寫人生的詩，也同樣地美麗重要。他抒情詩的作風，比較其他唐代作家，要簡單明白一點。有人說他作完一首詩，先讀給他的老媽子聽，如果聽不懂，他再修改。這一個故事，當然不一定靠得住，因為白居易集子裏邊有許多詩，不要說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老媽子，就是讀過了許多書的人，還不見得能夠澈底了解呢。我們只可以說，白居易的詩，大體來說，都清楚明白，帶平民文學的色采。所以在他還活着的時候，他的名譽，在一般平民方面，已經很高，他的詩歌，到處傳誦。有一次有人招一位歌妓，歌妓要多的報酬，因為她能夠唱白居易的詩，這是

白居易寫給他的朋友元微之一封信裏邊的話。

陶淵明比白居易生得早（三六五——四二七）他是中國最偉大的抒情詩人之一。

他的詩以詠哲理寫自然著名。他喜歡自然，他溶化他自己在自然中間。他自己種菊飲酒過無憂無慮的生活；自然他這一種生活，同作官的職務，要發生衝突。有一次上司來，要叫他去參見，他不高興，他說他不能夠爲五斗米折腰，把官辭掉，回鄉間去了。德文裏邊白哈蒂有一本翻譯得很細心的陶淵明的生平及其詩歌，一九一二年出版，她還同查赫兩人共同作了一本介紹的書，叫陶淵明，一九一五年出版。此外還有洪德生一九二八的抒情詩集陶淵明與其他散見各種中國抒情詩集陶淵明的詩。

以上所講的幾位詩人，是現在德國最常談到的，此外還不知道有多少，特別唐代的，中國詩人的作品已經翻譯成德文。我們可以說在抒情詩方面，翻譯選擇比較小說戲劇有標準，這當然因爲選擇抒情詩比較上容易得多。所以在戲劇小說，選擇書籍，還是一個問題，在抒情詩問題却在翻譯的本身了。中國抒情詩形式與內容，往往成了分不開的東西；往往沒有某種字句，簡直沒有法子可以表示某種內容，就算表示出來，讀者也只能心領神會，不能按字按句地去解釋。要用一種外國文來翻譯中國詩真是比什麼都困難，因爲許

多字句，外國文裏邊根本就沒有，但是沒有這些字句，沒有把這些字放在某一種特別的形  
式，也無從表示。這樣嚴格講起來許多中國詩，絕對不能翻譯了。

德文裏面，翻譯的中國抒情詩，大體可以分成三種：(一)學者式的翻譯 (二)就其他歐洲  
語言的改譯 (三)自由的改作。頭一種翻譯，根據原文譯者了解中國語言文學，努力把原  
文的意思，盡量地表現出來。這一類的譯者，最重要的要算查赫、瓦奇、衛禮賢、佛爾克、伯哈  
蒂、康亞蒂。查赫深通中國文學，對於漢文的了解尤令人驚異。他翻譯的李白、杜甫、韓愈，  
把原文的意義，澈底表現出來。但是音樂同形式，完全喪失不成其為詩。瓦奇翻譯的白居  
易、伯哈蒂翻譯的李太白、陶淵明，也犯了同樣的毛病。康亞蒂翻譯屈原的天問（一九三  
一），只能算是一種科學供獻，不能算是藝術的作品。比較有系統的選譯要算佛爾克的  
漢六朝詩選（一八九九）、同唐宋詩選（一九二九）。一部很有趣的詩集是衛禮賢的  
中德季日即景（一九二二），在裏邊中國詩人對四季的感情變化，分類介紹。衛禮賢在  
這一本集子裏邊，也收集了一些散文，翻成德文詩的體裁，如像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周子愛  
蓮說、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佛爾克同衛禮賢的翻譯，已經比查赫、伯哈蒂的自由得多。  
此外還有無數在報章雜誌書籍上的翻譯，我們也不能詳細討論了。

第二種翻譯，就是從其他歐洲語言改譯出來的，大半是那一些既不懂中文，又沒有詩才的作者開出來的。這一類的翻譯，異常地多，牠們的價值也很小，雖然他們常常自稱根據原文，其實他們往往還不懂一打的中國字。有時他們講他們是自由改譯，但是實際上只是他們對原文可笑的誤解，或者把其他一種翻譯，改得更糟。這一類著作，當然不值得我們仔細研究。牠們的意義，只在牠大量的數目，可以證明德國人對中國文學有很高的興趣。

頂有趣味的翻譯，還是第三種自由的改譯，牠們多半是近代德國詩人的作品。他們也不懂中文，他們根據的本子，多半是英法拉丁文，或者其他德文的譯本。他們同第二種翻譯家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都有詩人的天才，他們不過藉別種譯本，得一點感興，放筆來作自己的創造。他們的詩，因此往往不合中國的精神，但是他們的工作，並不算白費。他們創造了新的格調，新的內容，有時成功很美麗的藝術品。

改譯中國抒情詩最有名的，要推克拉朋。他譯了兩集中國抒情詩。一集叫鼓羅集，描寫關於中國戰爭的詩，還有一部李太白詩選。在頭一本書的跋文裏，克拉朋列舉他參攷書籍，裏面沒有一本中文，都是英法德文的譯本與文學史。不過克拉朋確有一點中文

智識在他的一小時的世界文學史裏邊，他講中文的特點，也還講得有相當的道理。(25)

在他的譯詩，克拉朋亟力去表達中國文字的特點。如像李太白清平調的頭一首，克

拉朋譯成這個樣子：(26)

雲想衣裳花想容      Wolken Kleid

Und Blume ihr Gesicht.

春風拂檻露華濃      Wohlgewüche wehn,

Verliebter Frühling!

若非羣玉山頭見      Wird sie auf dem Berge stehen,

Wage ich den Aufstieg nicht.

Wenn sie sich dem Monde weihet,

會向瑤臺月下逢      Bin ich weit,

Verliebter Frühling — — —

註(25) Klabund: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in einer Sturme, 1923 Leipzig S. 15 ff.

註(26) Klabund: Gesammelte Nachdichtungen, Wien 1930 S. 39.

他的翻譯意義上完全錯誤。凡是懂德文的人，讀了這首詩，再讀原文，一定覺得完全兩件事。我們再把洪德生的翻譯抄在後面：<sup>(27)</sup>

In den Wolken, die da ziehen,

Sehe ich ihr helles Kleid:

In den Blumen, die da blühen,

Ihrer Wangen Lieblichkeit,

An die Marmorbüstung hängen

Frühlingswinde blanken Tau.

Dass die perlen dicht sich drängen

Wie im Schmuck der schönen Frau.

Kühne Menschenträume träumen

Von Alkanen aus Nephrit

In des Himmels hohen Räumen,

---

註(27) Vincenz Hundhausen: *Chinesische Dichter in deutscher Sprache*, 1926 Peking und Leipzig.



Die kein sterblich Auge sieht.

Aber meine Augen sieht.

Den demantenen Altan,

Wo der schönen Füße gehen

In des Mondlichts Silberbahn.

洪德生的譯文，原文比較就近一點，但是克拉朋却有意把他的譯文，弄得那樣簡鍊，以求適合中國文字的圖畫似的，象徵式的特性，他在另一首詩，也作同一的試驗。(28)

Sieben Schimmel

Praben

Über Berg und Himmel.

Blütenwind muss Sporen haben.

Vor der Schenke wacht

Eine alte Vettel.

註(28) Klabund: Gesamte Nachdichtungen, Wien 1930 S. 44

論著 中國純文學對於德國文學的影響

Sieben Herren bengen sich auf ihre silberweissen Sättel.

Sieben sind bedacht:

Frühling, junge Mädchen, guter Wein — — —

Sieben treten ein.

像這樣一首詩，經過克拉朋的隨意改竄，簡直很難找出是原文那一首了，不過他努力把德國文錘鍊來像中文的動機，是很顯然的。雖然意義錯誤，形式也不過只學到一點中國文字的皮毛，但是克拉朋始終是一位詩人，他的作品，自有他新鮮的意境。又如像他下列一首<sup>(29)</sup>，峯藝術眼光來看，也很成功。

Der Strom — floss,

Der Mond vergoss,

Der Mond vergass sein Licht — und ich vergass

Beim Weine.

Die Vögel waren weit,

註(29) A. a. O. 33 und 45.

Das Leid war weit,

Und Menschen gab es keine.

Die Bestandizen

Alle Wolken gingen

Über See

Unk kei Vögel schwingen

Wie Gelächter über fernem Land.

Nur King—

Ting,

Der spitzesBerg,

Und derZwerg

Li-Tai-Pei

Sind beständig, stehen,ragen unverwandt. ———

唐朝的詩最成功的體裁，要算絕句，一首詩只有四行，每行只有七個字，或者五個字。

在廿八或二十個字當中，唐代的詩人却有這種本事，描寫某種風景，抒發某種感情，到最高妙完美的地步。這樣集中的體裁當然中國文字最適合，因為中文裏許多地方主詞動詞前置詞通通可以取消。一件事情中文幾個字可以表達的，用起德文來要增加許多。克拉朋知道這一點，所以在他的改譯裏，拚命把字弄得簡鍊緊湊，有些時候，他也成功，但是拏精神來說他的詩完全是一位德國人的詩，沒有多少中國味。克拉朋最崇拜李太白，稱他是一項藝術的中國抒情詩人。<sup>(30)</sup>但是實際上他懂得了多少李太白，我們比較上面引的詩已經很清楚。克拉朋的詩不是中國的，乃是德國的抒情詩，是一位德國詩人自由的創造。

第二個改作的詩人，他的作品在德國也風行一時的，是伯特格Hans Bethge。他最著名的中國抒情詩改作集，名叫中國的笛子，一九二九年出版。他的頭一集中國的桃花，雖然在一九二二年已經出版，却沒有中國的笛子那樣著名。要明瞭伯特格改作中國詩的態度和方法，我們最好把一首司喬士雷克特翻譯的詩經將仲子兮來同伯特格的改編比較參看。司喬士的譯文是：

註(30) Klubbund: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in einer Stunde S. 17.

將仲子兮	Ich bitte, T'schung Tse, höre mich!
無驗我里	Steig' nicht in unser Dörfchen her,
無折我樹杞	Zerbrich nicht unsere Weidenpflanzen mehr!
豈敢愛之	Wie wagt' ich es und liebte dich? — — —
畏我父母	Vor meinen Eltern fürcht' ich mich.
仲可懷也	Du, T'schung, magst mir im Sinne sein;
父母之言	Doeh vor der beiden Eltern Reden
亦可畏也	Darf ich der Furcht wohl inne sein.
將仲子兮	Ich bitte, T'schung Tse, höre mich!
無驗我驚	Steig' über unsern Wall nicht wieder,
無折我樹桑	Brich nicht die Maulbeerpflanzen nieder!
豈敢愛之	Wie wagt' ich es und liebte dich?
畏我諸兄	Ich fürchte meiner ältern Brüder Reden.
仲可懷也	Du, T'schung, magst mir im Sinne sein;

諸兄之言 Doch vor der ältern Bruder Reden

亦可畏也 Darf ich der Furchet wohl inne sein.

將仲子兮 Ich bitte, Tschung Tse, höre mich!

無踰我園 Steig' nicht durch unsern Gartenzaun,

無折我樹檀 Brieh nicht die Sandelpflanzen, die wir bann!

豈敢愛之 Wie wagt' ich es und liebte dich?

畏人之多言 Der Leute Reden fürcht' ich, die es schau'n.

仲可懷也 Du, Tschung, magst mir im Sinne sein;

人之多言 Doch vor der Leute vielen Reden

亦可畏也 Darf ich der Furcht wohl im Sinne sein.

譯文中間有一個錯誤，原文中的「豈敢愛之」是講「樹桑」「樹桃」「杞」一類的東西，她勸她的愛人，不要爬過牆來，把這些樹子，都損壞了，她並不是愛惜這些樹子，只是因為她怕她的父兄和旁邊人講話。司喬士誤會了原文的意思，把豈敢愛之譯成「我怎麼敢愛你嘛？」*Wie wagte ich es und liebte dich?* 不過除了這一點錯誤以外，司喬士把原

文每字每句的意義忠實地表現出來。雷克特的譯文：

*Empfehlung der Behutsamkeit.*

Tschong-Tse, was ich dich bitte:

Geh nicht so frey durch unseres Dorfes Mitte,

Den Zaun von Weiden nicht zerbrich!

Wie dürfte dich

Denn lieben ich?

Die Eltern muss ich scheuen;

Tschong-Tse, bedenke das in T'reuen!

Der Eltern Worte schrecken mich.

Tschong-Tse, was ich dich bitte:

Steig' auf die Mauer nicht mit kühnem Schritte,

Die Maulbeerzweige nicht zerdrich!

Wie dürfte, sprich,

Dich lieben ich?

Die Brüder muss ich scheuen;

Tschong-Tse, bedenke das in Trenen!

Der Brüder Drohung schrecket mich.

Tschong-Tse, was ich dich bitte:

Den Garten lass, verletze nicht die Sitte,

Die zarten Ranken nicht zerbrich!

Wie dürft' ich dich

Wohl lieben, sprich?

Den Leunund muss ich scheuen;

Tschong-Tse, bedenke das in Trenen!

Der Leute Reden schrecken mich.

比較起司喬士，雷克特已經隨便得多，但是上面所說司喬士的錯誤，雷克特也沒有免去。但是大體來說，司喬士同雷克特兩人還能夠保持原詩的意義風格。伯特格的改作，



使原文的意義，完全改變，中國的風味，一點也沒有。

Des Mädchens Klage.

Freund, ich beschwöre dich, komm nicht durch unser Dorf,  
Besteige nicht den Weidenbaum, der unter meinen  
Händen gedeiht! Ich darf dir ja mein Herz nicht schenken,  
Ich muss mich beugen meiner Eltern Machtgebot.  
O du! Es drängt mich, deine Liebe zu erfahren,  
Aber den vorwurfsvollen Worten meiner Eltern  
Muss ich mich beugen, Freund, in Ehrfurcht und in Scheu.  
Freund, ich beschwöre dich, besteige nicht die Mauer  
Unseres Hofes! Brich nicht die jungen Blätter  
Des Maulbeerbaums, den meine Hände einst gepflanzt!  
Ich darf dir ja mein Herz nicht schenken! Dem Verlangen  
Der ältern Brüder muss ich folgen. Demutvoll

Muss ich gehorchen ihrem unglückseligen Rat.

Freund, ich beschwöre dich, durchbrich das Gitter nicht

Und reisse meinen lieben Sandelbaum nicht nieder!

Ich darf dri ja mein Herz nicht schenken! Weh mir!

Der Menschen Lästereien sind gemein und niedrig, —

Wie gern wollt' ich von dir geliebt sein. süsser Freund,

Doch fürchte ich der Menschen Zungen wie den Tod!

Freund, ich beschwöre dich vergiss mich armes Weib!

我想每一個知道中國女子心理的人，讀到「甜蜜的朋友」Süsser Freund 這類的叫喊，如果不發笑，至少也會覺着肉麻。這樣的稱呼，在西洋女子很自然，在中國女子很特別。中國詩裏邊，固然也表示熱烈的情感，但是表示的方法，是含蓄的，不是直率的，是溫柔的，不是粗暴的，是忠厚的，不是激烈的。西洋人有感情，願意全說，中國人有感情，往往不願意說，或者只說一半。西洋人有眼淚，喜歡當着人流，中國人有眼淚，喜歡背着人流。還有西洋人有眼淚，很自然地向外邊流，中國人有眼淚，大部分往往不向外邊流，向裏邊流。幾千

年以來，中國民族受了孔家哲學的薰陶束縛，現在要叫一位中國人，像一位西洋人那樣直率的表情，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中國抒情詩表現中國人對人生的態度，所以也不像西洋詩那樣坦白。如果一位翻譯中國詩的德國人，不懂這種心理，他一定不能正確表現原文的意義。伯特格的錯處就在這裏。所以他的改作雖然美，始終是德國詩，不是中國詩。

克拉朋同伯特格兩人都不懂中文，翻譯也是就旁的譯本重譯，洪德生同他們却大不相同，他雖然自己中文不高明，他却常常有中國學者，作他的顧問，直接從原文改譯。他一九二六出版的德文的中國詩人和一九二八出版的陶淵明詩選，都選擇得很有嗜好，而且翻譯得很流利。這些改作的詩，比他譯的西廂記琵琶記都好，自然是因為在這裏他比較自由得多，他喜歡的他纔譯，至於翻譯整本的戲劇，他却不能不作許多勉强的文章了。他翻譯很成功的，要算蘇東坡春宵一首：

春宵一刻值千金    Frühlingsnacht! Ein Augenblick

Ist mit Gold nicht aufzuwiegen.

花有清香月有陰    Klare Lüfte schweben, Schatten

論著    中國純文學對於德國文學的影響

Seh' ich auf dem Monde liegen.

歌管樓臺聲細細 Vorn Altane Flötenklang,

Leise, leise Liebeslieder!

鞦韆院落夜沉沉 Wo dei Gartenschaukel schwang,

Senkt die Nacht sich dunkel nieder

因為是改作的詩，我們儘可以不必按字按句地去同原文追究比較。大體來說，意思不差，譯文也很美麗。但是就在這一首小小的詩，我們已經可以發現蘇東坡和洪德生根本不同的地方，這一個不同的地方，我們在洪德生的翻譯裏無時無地不發現，中國的詩人是客觀的，洪德生是主觀的。中國詩人靜觀自然，消除自我，洪德生憑藉自然，表現自我。所以中國詩裏邊「我」字沒有用，洪德生加上「我」字，詩裏邊所表現整個的情緒，就完全變更了。

還有許多從事中國詩的德國作家。如像伯蒙 Hans Böhm 他的中國抒情詩（一九二九）是從英國漢文學者瓦勒 Arthur Waley 的散文翻譯本改譯的。(31) 額潤斯苔茵根據

(31) Arthur Waley: 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 London 1923.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1923.

雷克特的詩經，自己也改作了一集詩經選（一九二二）。這部書沒有什麼價值，同他的白樂天（一九二三）中國埋怨（一九二四）狂呼亂叫，不相上下，同中國精神，根本不同。此外還有值得說的詩人海爾曼 Hans Heilmann 從十二世紀到現在的中國抒情詩（一九零五）；豪色 Otto Hauses 中國詩（一九零八）；李太白（一九一一）；唐宋的中國詩（一九一七）；豪士曼 Konrad Hausmann 蘭露及其他三千年的中國詩（一九二零）；佛來歇 Max Fleisches 磁亭（一九二七）；海門丁額 Oeher-Heindinger 女人的心；吳夫剛 Otto Wolfgang 磁塔（一九二一）。有一些是從原文翻譯出來的，有許多都是從其他文字改譯的。還有許多在報章雜誌上零碎發表的中國詩歌，在這裏也無暇細數了。

#### （四）結論

我們再回頭看一看全部進展的程序：歌德由他的翻譯改作第一次引起德國人對中國抒情詩的注意；雷克特用同樣的精神繼續他的工作；司喬士的翻譯居然達到了現在一般人還沒有達到的高度；在近代更有許多的作家，把這種工作的範圍，努力擴大。他們最喜歡翻譯的，是詩經李太白白居易陶淵明還有其他唐朝的詩。他們喜歡的詩，到確是中國第一流的好詩。因為在抒情詩方面，選擇比在戲劇方面，正確得多，所以中國抒情詩對

德國文學的影響，也比戲劇小說大。大部分的翻譯，自然是錯誤很多。比較正確的要算查赫瓦奇衛禮賢佛爾克伯哈蒂康亞蒂；他們的翻譯給其他改作的人科學的基礎。至於其他從旁的語言轉譯出來的詩，沒有科學也沒有文學的價值。自由改作比較最有價值的，要算克拉朋伯特格洪德生的工作。牠們同歌德的中國季日即景、雷克特司喬士的詩經翻譯，是中國抒情詩對德國文學影響最偉大的供獻。總括起來說，中國抒情詩對於德國文學的影響，根本上還沒有超過翻譯時期，但是比較起戲劇小說，已經要算有滿意的成績，也許是在抒情詩裏邊，中國人的情感態度，表示得比較真摯親切，因此也容易了解一點。

#### 第五章 總論

德國人第一次同中國純文學接觸，是由於杜哈德的中國詳誌。從這個時候到現在，差不多已經快兩百年了。在這兩百年中間，德國方面總是不斷地努力去探討中國純文學的美麗。但是他們所見到的圖畫，始終還是不清晰，不穩定，除非他們更有忍耐，更賣氣力，很不容易抓住中國純文學的精華。

在這一篇研究中，我們曾經一步一步地去表明中國純文學對於德國文學的影響。我們在起首就說明，一種不同文學的介紹，往往要經過三個時期：可以叫他翻譯時期，仿效

時期，創造時期。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德國方面的成績，始終還沒有超過翻譯時期。

德國對中國文化興趣最大的時候，是在十八世紀；但是那時候的興趣，只是單方面的，因為當時一般人只知道孔子的哲學和中國的美術品，對於中國的純文學，他們並沒有留心。中國純文學第一次的介紹，是杜哈德中國詳誌（法文一七三六，德文一七四七——四九）中間的翻譯，包含一本戲，四篇短篇小說一些抒情詩。穆爾是第一個介紹中國長篇小說的人；一七六六年他把英譯的好述傳轉譯成德文。這一些翻譯都沒有什麼藝術上的價值。歌德同席勒第一次纔從他們詩人的立場上，不但看出中國文學的材料，而且發現中國文學的美麗。兩人都曾經賣氣力，想把中國文字，用德國文字藝術的形式，去表現出來。席勒想改作好述傳，在他的劇圖郎多裏，他極力想去造成中國的空氣。比席勒所受的影響還要大的乃是歌德。歌德曾經讀過中國的小說，把中文詩譯成德文；他寫額彭羅和中德季日即景的動機，都是因為看了中國文學纔引起的。他關於中國文學發表的意見，告訴我們他了解儒家形成的中國人生觀。以後雷克特繼續歌德的工作，一八三三年他把全部詩經，從拉丁文翻譯成中文。

從這個時候起，德國人從十八世紀以來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一落千丈，一方面固然是

因為德國本身思想不相融洽，牠一方面，中國政治軍事上的失敗，也有令人瞧不起的地方。對於中國文字的研究，並沒有停止，但是只是幾位專門的漢文學者。只有一本最重要的翻譯，就是司喬士的詩經。

在二十世紀起首的時候，德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又重新漸漸濃厚起來，對中國人的宇宙觀，漸漸又發生了一種新關係。頂重要的，就是歐戰以後，歐洲人對於單是物質方面的進步，感覺不足，想向內心方面求解脫，所以他們回首看東方，有沒有什麼可以替他們開一條新路的思想。老子的無爲哲學，因此在歐洲一天天地時髦起來。中國的純文學，也得許多人的尊敬愛好，每年都出版得有許多翻譯改作。但是不單是向內心的人生觀，大家還發現革命的元素和英雄的行動，如像額潤斯苔茵就是明例。大家都把中國材料，隨自己精神上的態度，來隨意介紹。嚴格的漢文學者，當然都反對這類作品，因為牠們不科學不準確，因為介紹的人一個漢文字都不懂；但是在一般讀者，就是這些作品能夠得到極大的歡迎，克拉朋甚至於能夠把一本自由改竄的中國戲，去博得德國劇台上很大的勝利。

在小說方面，譯成德文的作品，大部分都選擇得不適當。真正有價值的書籍，還等着



人翻譯。最重要的翻譯是：格汝柏的封神演義、孔的金瓶梅、紅樓夢和其他許多人零碎選譯的今古奇觀、聊齋誌異。講到中國的戲劇，一直到現在只有克拉朋的灰蘭記、洪德生的西廂記、琵琶記要站重要位置。克拉朋的灰蘭記是第一部在德國劇台上表演成功的中國戲。洪德生翻譯的兩本中國戲，是中國最著名的劇本。抒情詩方面，選擇大體還算不差。最常翻譯的，是李太白、陶淵明、白居易、詩經和唐詩。比較正確的翻譯家是查赫康亞、蒂瓦奇、白哈蒂、佛爾克、衛禮賢、自由、改作、比較、有成績的是克拉朋、伯特格、洪德生。

德國人對中國文化興趣的高下，同他們自己精神生活，互相關聯。十八世紀是德國光明運動的最高點。光明運動的哲學家萊布尼茲、渥爾夫都相信普通的人性和普遍有效的理性規律。人類應該遵守規律，他自己本身就是大宇宙中的一個小宇宙。世界是為人類存在的；人類自己的責任，就是依照理性行事，使世界照着一預定的和諧，向前進展。這一種宇宙觀，同孔子的教訓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因為他的道德注重實際生活，而且建築在普通人性的上面。他告訴我們，道就在本身，本身可以與天地參，一切都要從本身作起，先修身然後纔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在孔子世界對人類也是一種責任，盡這種責任是最高尚的事情。因此我們很可以明白，為什麼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德國人那樣喜

歡孔子。

在狂飈運動浪漫主義，這種興趣沒有了，因為那時候的人生觀，同孔子合理主義的人生觀，根本兩件事情。只有普遍的精神，世界的詩人歌德，他相信世界文學的時期將到，纔能夠發現中國文學的美麗。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的左右，德國精神，轉了一個大彎：工業技術的勢力，一天一天地膨漲，世界也失掉了牠的神祕，合理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成了絕對的偉大。在科學同哲學方面，實驗哲學統治了全部；在文學方面，自然主義，風行文壇。世界沒有形而上的意義了，牠不過是一種理智運用的材料，使人類能夠駕馭管理。尼采說：上帝已經死了。但是世界的開展，同時也就是人類的隔絕。人類失掉了他自己內心與全部外界的關係，只剩下了孤獨的自己。這一種隔絕，結果就養成了極端的個人主義；因為人類在很短的時間裏能夠駕馭自然界許多的事情，他相信他可以完全征服自然界，所以個人自尊自大的心理，也愈來愈高，從這一方面來說，尼采的超人，就是極端的代表。這一種精神的態度，當然同中國的世界觀，根本不同，因為中國的世界觀，總是傾向超出個人，融洽宇宙，從來不願意自己內心和宇宙的關係。從外表方面來說，還有一點：那個時候德國在科學軍事方面在

全世界佔最優勝的地位，對於政治軍事失敗得一場糊塗的中國，當然不會有什麼敬仰。所以在那時德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差不多完全消滅。

但是失望並沒等多久。人類靠技術在許多方面，確是征服了自然，但是征服的勝利，換去他內心的本質。人類失掉控制他自己出產的能力，他自己變成了技術的奴隸。他的感覺，變成機械，他失掉生命的全體。自然的破壞，就是人類自己精神的破壞。結果這一種進步，把人生弄得膚淺，最後演出空前未有的悲劇——世界大戰。現在人類的內心又漸漸活動了，自己想找着自己，自己再發現自己的靈魂，自己同形而上存在的關係，又想重新繼續。人類打算再回復到他全部的經驗；他在自身裏，又重新發現了自己。因為這一種關係，許多德國人感覺到老子哲學意義的深厚。人類要站在世界的中心，觀察全體，再從觀察全體的经验來作他個人生活的經驗。因此道德經變成了現代人到東方的橋樑。<sup>(32)</sup> 因為認識老子，大家漸漸動首去認全體的東方文化，所以中國純文學翻譯介紹的工作，非常活躍。這一種興趣，到底能夠維持多久，當然要看德國的精神生活以後向什麼方向活動。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相信這一種濃厚的興趣，可以使翻譯時期，快一點完

註(32) Reichwein: China und Europa, S. 10.

成；因此中國純文學真正的美麗，中國文化真正的特點，可以明瞭，中國同德國的關係，可以更加密切。同時這一個進步，可以領到我們到與全人類相關的世界文學。我們希望，以後的進展能夠恰合我們的願望。

(完)

參攷書目：

- Arendt, Carl: Das schöne Mädchen von Pao, Yokohama 1875.
- d'Arcy, G.: Hao-Khieon-tschouan, ou la femme accomplie, Paris 1842.
- Bazin, M.: Le Pi-Pa-Ki ou l'histoire du Luth, Paris 1841.
- Bernhardi, Anna: Pau-Yuan-Ming, Leben und Dichtung, Berlin und Trientsin 1912.
- Li-T'ai-Po, Mitt. des Sem. f. Orient. Sprachen, Ostasiat. Studien Jhg. XIX S. 105—138, Berlin 1916
- Bethge, Hans: Pfirsichblüten aus China, Berlin 1922.
- Die chinesische Pflöge, Leipzig 1929.
- Biallos, F.: Kühn: Yuan Yuan-yu (Fahrt in die Ferne), Leipzig 1931.
- Bierbaum, Otto, Julius: Das schöne Mädchen von Pao, Stuttgart 1922.

- Biedermann, Woldemar** Freiherr von : Coethe-Forschungen, neue Folge, Leipzig 1886, andere Folge, Leipzig 1899.
- Blei, Franz**: Fräulein Ts'ui und Fräulein Li, München 1921.
- Böhm, Gottfried**: Chinesische Lieder aus dem Livre de Jade von Judith Mendes in das Deutsche übertragen, München 1873,
- Böhm, Hans**: Lieder aus China, München 1929.
- Böttger, Adolf**: Die blutige Rache einer jungen Frau, nach der in Canton 1839 erschienenen Ausgabe von Sloth übersetzt, Leipzig 1846.
- Bowring, Sir John**: Iwa Ts'ien Ki. The Flowery Scroll, London 1868.
- Brewitt-Taylor, C. H.**: San Kuo o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Shanghai, Honkong, Singapore 1925.
- Buber, Martin**: Chinesische Geister- und Liebesgeschichten, Frankfurt a.M. 1922.
- Tschang-Tse: Reden und Gleichnisse in deutscher Auswahl, Leipzig 1930.
- Das Buch in China und das Buch über China, Buchausstellung im China-Institut, Frankfurt a.

M. 1828.

Buss, Kat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Drama*, Boston 1922.

Chamisso: *Die Nonne, ein Gedicht nach dem Chinesischen* 1833.

Chang Wu: *105 interessante chinesische Erzählungen, Weisheit und Tugend in Ernst und Scherz*, Berlin 1915.

Chavannes, Edouard,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Tsien*, Paris 1895.

Cohen-Portheim, Paul: *Cheng Teheng: Meine Mutter*, Berlin 1929.

Conrady, August und W. Erkes: *Kih-Yüan: Tien Wen*, Leipzig 1931.

Cordier, H.: *Bibliotheca Sinica*, 1906—1907.

—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 4. Vol., Paris 1920.

Davis, Sir J. F.: *Laou-Sen-Urh or An Hair in His Old Age*, London 1817.

— *The Fortunate Union*, London 1829.

Davis, Thoms: *Contes Chinois*, Paris 1827.

Döblin, A.: *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 Berlin 1915.

- Du Bois-Raymond: Dschungel-Kuei, Bezwiner der Teufel, Potsdam 1923.
- Du Halde, E. B.: Description geogr., histor., chron.,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4 Vols. La Haye 1736.
- Denetsche Übersetzung, Ausführliche Beschreibungen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und der grossen Tartarey, 4 Bde., Rostock 1747—49. Zusätze Rostock 1756.
- Ehrenstein, Albert: Schi-King, das Liederbuch Chinas nach Friedrich Rückert, Leipzig 1922.
- Pe-Lo-Th'ien, Berlin 1923.
- China klagt, Berlin 1924.
- Räuber und Soldaten, Berlin 1927.
- Fekermann, Johan Peter: Gespräche mit Goethe.
- Ellissen, Adolf: Tee- und Asphodelosblüten, 1840.
- Fischer, Otto: China und Deutschland, Münster: Aschendorff 1927.
- Hoerster-Streffleur, S.: Was Li-Pao-Ting erzählt, Wien 1924.
- Fleischer, Max: Der Porzellanpavillon, Berlin, Wien, Leipzig 1927.

Florenz, C. A.: Beiträge zur chinesischen Poesie,

Mittl.z.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Tokio.

Heft 42, S. 43—68, Juli 1889.

Forke, Alfred: Dichtung der T'ang- und Sung-Zeit aus dem Chinesischen, Hamburg 1929.

— Blüten chinesischer Dichtung aus der Zeit der Han- und Soehs-Dynastie, zweites Jahrhundert vor Christus bis zum sechsten Jahrhundert nach Christus, Magdeburg 1899.

— Die Vergeltung, Schauspiel in vier Akten von Yu-Chih, Der Ferne Osten, Bb. 1, Heft 1 S. 24—38.

— Der Kreidekreis, Philipp Reclam, Leipzig, No. 768.

Franko, Otto: Besprechung über Bundelsberger: Chinesische Novellen, Ostasiat, Zeitschrift Bd. 5 S. 184 ff.

Konseca, Wollheim da: Der Kreidekreis, Philipp Reclam, Leipzig 1876.

Gablentz, Hans Canon v. d.: Kin Pin Meh, ungedruckt.

Gast, Gustav: Märchen-Bilder aus dem Reich der Mitte, Leipzig 1901.



- So war es! Chinesische Märchen und Geschichten für Jung und Alt, Berlin 1902.
- Giles, Herbert A.: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ondon 1909.
  - Chinese Biograph
  -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Goethe; Tagebücher, Briefe, Wilpenor, Chinesisches, 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 und Tageszeiten.
- Gottschall: Das Theater und Drama der Chinesen Breslau 1887.
- Gozzi, Carlo: Gesammte dramatische Werke, übers, von Werthes, Bern 1795.
- Griesebach, E.: Chinesische Novellen, Berlin 1886.
  - Die fromme Witwe, eine chinesische Novelle und ihre Wanderung durch die Weltliteratur, Wien 1873.
  - Kin Ku K'i Kuan, neue und alte Novell. der chinesischen 1001. Nacht, Stuttgart 1880.
  - Chinesische Novellen, Leipzig 1884.
- Grimbe, Wilhelm: Chinesische Schattenspiele, Leipzig 1915.

- Fêng-Schen-Yen-I, die Metamorphosen der Götter. Leiden 1912.
-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Berlin 1908.
- Moderne chinesische Lyrik, Deutsche Rundschau 1905. S. 100—106.
- Gutzkow, Karl: Maha Guru, Geschichte eines Gottes 1833.
- Hausser, Otto: Die chinesische Dichtung, Berlin 1908.
- Li-T'ai-Po, Berlin 1911.
- Chinesische Dichtung aus der Tang- und Sung-Zeit, Weimar 1917.
- Die chinesische Dichtung, Berlin 1921.
- Hausmann, Conrad: Im Tan der Orchiideen und andere chinesische Lieder aus drei Jahrtausenden., München 1920.
- Hazekton, George und Benrimo: die gelbe Jacke, ein chinesisches Schauspiel in drei Akten, Berlin 1913.
- Heilmann, Hans: Chinesische Lyrik vom 12. Jahrhundert vor Chr. bis zur Gegenwart, München und Leipzig 1905.

- Henninghaus, A.: Der herzlose Gatte, Der Ferne Osten Bd. I Heft 2, Shanghai 1900.
- J'Hervey-Saint-Dennys, le Marquis: Six nouvelles, Paris, 1892.
- Trois nouvelles chinoises, Paris 1885.
- Trois nouvelles chinoises, Paris 1889.
- Mirth, Fr.: Chinesische Studien, Leipzig 1890.
- Hu Shih: (Gesamte Aufsätze, 4. Bde. Shanghai (Chinesisch.)
- Hundhausen, Vincenz: Das Westzimmer, Peking, Leipzig 1926.
- Fan Yuan Ming, Peking und Leipzig 1928.
- Chinesische Dichter in deutscher Sprache, Peking u. Leipzig 1926.
- Mou Dan-Ting, 6. Aufzug die Aufmunterung der Bauern, Sinica VI. Jhg. Heft 5 S. 246—255. 1931.
- Der Ölhändler und das Freudenmädchen, Peking und Leipzig 1926.
- Jacob, Georg: Geschichte des Schattentheaters im Morgen- und Abendland, Hannover 1925, und H. Jensen, Das chin. Schattentheater, 33.

- Chinesische Schattenspiele, 1933.
- Jäger, F.: Besprechung über Hans Böhm: Lieder aus China, *Ostasiat. Rundschau* 1903 S.330.
- Joly, H. Benrath: *Hung Jon meng or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ongkong und Shanghai 1892.
- Julien, Stanislas: *Yu-Kiao-Li ou Les deux Cousins*, Paris 1864.
- *Hoei-Tan, Ki ou l'histoire du cercle*, London 1832.
- *Tehao-Chi-Kou-Pai ou l'orphelin de la Chine*, Paris 1834.
- *Si-Siang-Ki ou l'histoire du pavillon d'occident*, Genève 1872—80.
- Kern, Maximilian: *Wie Lo-Ta unter die Rebellen kam*, Leipzig 1904. *Reclam No. 4546*.
- Kibat, Otto und Arthur: *Djin Ping Meh*, Gotha 1928.
- Kin Shen T'an: *Si Siang Ki* (Chinesisch).
- Klabund: *Dumple Trommel und herauschtes Krong*, *Nahdichtungeneinesischer Kriegstyrik*, Inselbücherei, Leipzig.
- *Li-Tai-Pe*, *Inselbücherei*, Leipzig.

- Kreibekreis, Berlin 1925.
  - Geschichte der Weltliteratur in einer Stunde, Leipzig 1923.
  - Gesamte Nachdichtungen, Wien 1930.
  - Kröster, Albert: Schiller als Dramaturg, Berlin 1891.
  - Kramer: Shi-King 1844.
  - Kühnel, Paul: Das geheimnisvolle Bild andere drei Novellen, Berlin 1902.
  - Chinesische Novellen, München 1914.
  - Kuhn, Franz: Fischenz und Edeljaspis oder die Geschichte einer glücklichen Gattenwahl, Leipzig 1926.
- Chinesische Meisternovellen, Inselbücherei, Leipzig.
- Das Perlenlied, eine chinesische Liebesgeschichte. Inselbücherei, Leipzig.
  - Hai Sehang Schuo Mong Jen: Fräulein Tschang. ein chinesisches Mädchen von heute, Wien 1931.
  - Die Krache des jungen Meh oder das Wunder der zweiten Pfannnenblüte, Leipzig.

- Kin ping Meh oker die 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 von Hsi Men und seinen sechs Frauen, Leipzig 1930.
- Hung Iou Mong, ein Kapitel aus dem Roman, Sinica VI. Jhg. Heft 5 1932.
- Hung Iou Mong oder 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 Leipzig 1932.
- Kurz, Heinrich: Das Blumenblatt, St. Gallen 1836.
- Leibniz: Novissima Sinica 1697.
- Lindau, W. A.: Streifereien des Kaisers T'hing-T'ih von Meng Mei, nach der englischen Übersetzung des T'kin Schen, Leipzig 1843.
- Lün-Tsin-Sen: Bu G'üi: Ewige Sehnsucht, Chines.-Deutsch. Almanach f. d. Jahr 1931, Frankfurt a. M. 1930, S. 33—36.
- Lin Hoon Keng: The Li Sao by Ch'ü Yüan, Shanghai 1929.
- Lu-Hsün: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Erzählliteratur, Shanghai 1927 (Chinesisch)
- Mahler: Das Lied der Erde, Text aus Hans Bethges „Chinesische Flöte“.
- Marnorek, Schiller: Der chinesische Dekameron aus dem Französischen von Soulie de Mora-

- nl, Wien, Leipzig 1925.
- Merkel, Franz R.: *Leibniz und die Chinamission*, Leipzig 1920.
- Murr, Christoph Gottlieb von: *Maoh Kjo'h Tschwen*, d. i. die angenehme Geschichte des Haoh Kjo'h Leipzig 1766.
- Oehler-Heinerdinger: *Das Frauenherz, chinesische Lieder aus drei Jahrtausenden*, Stuttgart, Berlin, Leipzig.
- Pao-Tin-Tao-Jen: *Kin Ku K'i Kuan* (Chinesisch).
- Pavie, Th.: *Choix de contes et nouvelles*, Paris 1839.
- Percy, Thomas: *Hau Kiou Chouan or the Plesing History* London 1761.
- Pfzmaier, August: *Das Li-Sao und die neun Gesänge*, Wien 1852.
- Piry, T., : *Pih-Tou-Mei ou les premiers merveilleux*, Paris 1880.
- Reichwein, Adolf: *China und Europa*, Berlin 1923.
- Régnusat, Abel: *Ju-Kiao-Ji ou les deux cousines*, Paris 1926. Deutsche Übersetzung, Stuttgart 1827.

- Richard, Timothy: Hsi-Yu-Chi, A Mission to Heaven, Shanghai 1913.
- Rhoden, P.: Chinesisch-Deutsche Gedichte, Leipzig 1903.
- Rückert, Friedrich: Schi-King, Chinesisches Liederbuch, Altona 1833.
- Landelsberger, Hans: Chinesische Schwänke, München 1920.
- Chinesische Novellen, Leipzig 1914.
- Rupprecht von Basern: Reiseerinnerungen aus Assen, München 1906.
- Salzmann, Ulrich von: Zeitgenosse Fo springt über den Schildkrötenstein, Berlin 1927,
- Yü-Pong, der Nephrit Phönix, chinesischer Revolutions-Roman, Stuttgart, Berlin und Leipzig 1926.
- Das Geheimnis des Nashornbechers, Roman aus heutigem China, München 1929.
- Schiller: Turandot, Sprüche des Konfuzius, Briefe.
- Schnitt, Erich: P'u Sung-Ling, Seltsame Geschichten aus dem Liao Chai, Berlin 1924.
- Schott, W.: Über die chinesische Verkunst. aus de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Berlin 1857.



- Werke des tsehnesischen Weisen Kung-fu-dsö und seiner Schüler, zum erstenmal aus der Ursprache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Anmerkungen begleitet. I. Theil Iün-yü. Halle 1826.
- Sian-Mun-Tsin, Hotsang: Lieder der Ferne und Weisheit, chinesische Lyrik aus 300 Gedichten der T'ang-Dynastie, Bremen 1923.
- Soergel, Albert: Dichtung und Dichter der Zeit, neue Folge, : Im Banne des Expressionismus, Leipzig 1927.
- Stieglitz, Heinrich: Bilder des Orients, 4 Bde. Leipzig 1831.
- Stolzenburg, Wilhelm: Östlicher Divan, Nachdichtungen chinesischer Lyrik, 1925.
- Strauss, Viktor von: Schi-king, das kanonische Buch der Chinesen, Heidelberg 1880.
- Lao-Tses Tao Te King, Leipzig 1924.
- Strzoda Walter: Der Öhändler und die Blumenkönigin, München.
- Die gelben Orangen der Prinzessin Dschau, München 1922.
- Tausend und ein Tag, Leipzig 1925.

Thal, Wilhelm: Chinesische Novellen, Leipzig 1900.

Thoms, Peter Perring: Chinese Courtship, London 1824.

— The Alfecti nate Pair or the History of Sun-gKin, a Chinese Tale, London 1820.

Tieh und P'insing, ein chinesischer Familien-Roman in fünf Büchern von Haoh K'jöh, Bremen 1869.

Tschang-Tse: Gesammte Werke (Chinesisch)

Tscharner, Ed. Horst von:

— Chinesische Schauspielkunst, Sinica VII. Hg. Heft 3.

— Chinesische Gedichte in deutscher Sprache, Probleme der Übersetzungskunst, Ostasiat.

Zeitschrift, neue Folge VIII Heft 4—5.

Ts'ien Tsi-T'ang: Untersuchungen zur chinesischen Erzählungsliteratur, Shanghai 1918  
(Chinesisch).

Voltaire: Oeuvres Complètes, Göttha 1785.

Waley, Arthur: 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 London 1923.

- A Hundred and Seventy Poems, Chinese London 1923.
- Wang Chi-Che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ondon 1929.
- Wilhelm, Richard: 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 und Tageszeiten, Jena 1922.
-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Wildpark-Potsdam 1930.
- Chinesische Volksmärchen, Jena 1914.
- Der Schmetterlingsstraum, der gespaltene Sarg, der verwechselfe Bräutigam, Chinesische Blätt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Bd. Heft 3—4
- Goethe und die chinesische Kultur, 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 vom 5. Febr. 1926, Die Einker Nr. 10.
- Besprechung über Florence Ayrcough: Tu Fu, Sinica Bd. V S. 15.
-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Jena, 1924.
- Li-Gi: Das Buch der Sitte des älteren und jüngeren Dai, Jena 1930.
- Kungfutse: Gespräche (Lun Yü), Jena 1910, 1
- Laotse: Das Buch des alten vom Sinn und Leben, Jena 1923.

- Lao-Tse und der Taoismus Stuttgart 1925.
- Wolff, Christian: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eica, Frankfurt a. M. 1726.
- Wolfgang, Otto: Die Porzellanpagoda, Nachdichtungen chinesischer Lyrik, Wien 1921.
- Woitseh, L.: Aus den Gedichten Po-Chü-I's, Peking 1908.
- Lieder eines chinesischen Dichters und Trinkers, Leipzig 1925.
- Wuttke-Biller, Emma: Ju-Kiao-Ti, ein chinesischer Familien-Roman, Reclam Nr. 6356, Leipzig 1922.
- Zach, Ed, von: Lit'ai-po's archaisische Allegorien (Ges. Werke Buch II) Asia Msjor I. S. 491—520.
- Lit'ai-po's lyrische Gedichte (Ges. Werke Buch II) Asia Major I. S. 521—544, (Buch IV) III. S. 49—71, (Buch I) III. S. 422—466, (Buch IX) V. S. 41—77 (Buch XX) V. S. 77—104.
- TuFu's langstes Gedicht, Asia Major II. S. 153—162.
- Gedichte von Tu-Fu, Ostasiat. Zeitschrift April-Sept. 1920—21 S. 1—9.

# 孟子春秋說微

劉異

孔子作春秋，七十子多未聞，雖屬子夏，見孝經鈞命訣，要皆口授，不能贊一辭，是以西河設教，絕無論列，縱有所述，當亦因戾時弗敢記，微言大義，不待秦火，已乖絕而不易聞矣。

自後言春秋者，厥維莊孟。莊生學本子夏，史記儒林傳田子方受業於子夏，韓愈送王秀才序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

之後流而爲莊周，閻若璩因學紀聞注：方侍坐魏文侯，自稱其師，東郭順子身通六經，爲真人，爲天人，正莊周所宗，尙者由此類推，則莊子春秋之說亦必有所本。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齊物論王先謙莊子集解引成元英云：春秋者，時非孔子所作，春秋其說迂曲，且何以下解於天下天運之春秋乎？及「春秋以道名分」天諸語，非鈞深探賾，洞燭春秋之旨，不能詰論如此之精。漆園超世，固傳內聖之學者，於外王之道，多置不議，後世所聞，僅此鱗爪，甚可惜也。

孟子之學，出詩與春秋，而於春秋之義，尤多闡發，綜其所言治道，大半從春秋融冶，紬繹而出，如崇仁義，稱堯舜，諸大端，尤爲春秋之微旨。篇中所舉春秋諸義，皆極深研幾，廣大精微，而不可聞者也。治春秋者，非先明孟子之言，不足以識春秋之真諦，尤不足以知三傳之得失，是航海而無楫也，因撮其顯而易見及直說經旨者，申而論之，以爲

司南。

名曰微者，司馬貞謂「春秋有微婉之辭」，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索隱顏師古謂「釋其微指」，漢書藝文志注竊增左繹張虞之例耳。

梁惠王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荀子曰：「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

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般樂奢汰，以齊之分

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邪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彼固曷足稱

乎大君子之門哉。」仲尼董子春秋繁露引之，謂「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矣。」對膠西王

越大夫不案此語孟荀並舉，董生重述，觀其辭之深切著明也，必師門相傳，家法如是，

董生引柳惠伐國不問仁人，謂見問而尚羞之，其嚴峻為何如乎。然論語有「微管」

之歎，且高其功，民到於今受其賜，春秋於齊晉事跡，筆之特詳，於桓文霸功，與之亦數，孟

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是仲尼既稱道之矣，其徒又焉得無道之者哉。豈知春

秋據亂而作，借事明義，崇王道，黜霸功，記桓文者，非稱桓文也，皆假桓文之事，以撥亂而

張法耳。齊桓救邢，城楚丘，城緣陵，均諱之，均實與而文不與，傳言「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桓公滅譚，滅遂，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者，豈能恥不救哉？此春秋新王救亡之義，託之桓公也。所謂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博深切明也。所謂不得已者，已之而已也。他如齊桓盟葵丘，書日以危之，伐鄭書圍以惡之，晉文盟踐土，書日以著其譎，書天王狩於河陽，爲不與再致天子，均惡而貶之矣。豈真稱桓文哉？論語謂「晉文譎而不正，齊桓正而不譎。」此孔子論二霸之總評，皆譏而非稱也。孔子不稱，而謂其徒稱之乎。

其稱管仲者，以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不至被髮左衽淪爲夷狄也。不然，何以嘗譏其「器小」，鄙爲「不儉」，「不知禮」，非以其止於霸功，不足語於王道與。故曾西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觀「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可以知仲尼之徒矣。孟子「不爲管仲」者，也且曰「以力假仁者霸。」曰「五霸假之也。」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言仁政者，豈稱假仁乎？言王者，豈稱三王之罪人乎？孟子不稱，而謂仲尼之徒稱之乎？然孟子閒亦及之，春秋亦詳書之，假事言治，窮於辭耳，豈真稱之哉。董生砥砭美玉之比，可深思矣。

滕文公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趙岐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助，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孟子答白圭二十而取一曰：「欲輕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趙謂「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可見什一而稅，古昔聖帝明王之所同也。宣十五年

初稅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稅，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與孟子語同。尙書大傳多方篇亦同。何氏曰：「頌聲者太平

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狀相須而舉，相待而成，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皋

陶制法，不能使疆不陵弱。」斯又隱撫孟子語以釋傳矣。春秋用殷制，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藉之爲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

說文「殷人七十而耒，耒藉稅也，從耒助聲。」字亦作助，助與藉古同聲。孟子言「耕者助而不稅。」又引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不僅取春秋之制，其旨亦



與譏初稅畝同。

然則孟子公羊之說，果何本乎？曰：本之孔子。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

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

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

籍在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魯語 冉有在孔門四科中，居政事之首，習財

賦之學，先進「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季氏孔子告之曰「

請粟皆求習財賦之證 孔子告以周公籍田之法，爲古利民之制，非孔子所創，孟子公羊皆本孔子

之說可知矣。哀十二年用田賦，公羊傳言「譏始」，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

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一則魯之稅制，自宣至哀，已什二矣。哀時季氏專魯，論語「季氏

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離婁亦引之

足見孔子平日政治學說，於道國財用，根據節用愛人之定理，取什一而稅之制，爲門

人所習知，故有若對哀公，能深切言之，孔子於冉求，則痛疾之，而孟子公羊之說，必孔門

所傳授，愈足以證明矣。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趙岐曰：「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案此爲孟子述孔子作春秋之因，及春秋之特性，與孔子自論春秋之果也。董子曰：「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擊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代鎗以廣地，以強相迫，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日爲之食，星實如雨，雨螽，沙鹿崩，夏大雨水，冬大雨雪，實石于宋，五，六鷁退飛，實霜不殺草，李梅實，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地震，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晝晦，彗星見於東方，孛於大辰，鸛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王道此孔子見人事天道之窮，懼禍亂之靡止，而羣倫之淪亡，本其栖皇皇悲天愍人之懷，薪撥亂而反之正，春秋之作，豈得已哉。

夫以匹夫操制作之權，握賞罰之柄，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後世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進善，誅惡，以達王事，豈非天子之事乎？公羊家素王之義，杜預引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謂仲尼素王非通論，左傳集解序，又何以解於孟子天子之說乎？此趙氏所以引公羊家言以解之也。不獨趙氏，胡安國春秋傳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一如所謂大要皆天子之事，無位而託南面之權，果有異於素王乎？不獨胡氏，朱子嘗胡氏者，語類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而於此注，亦不能不引胡氏之說，且以春秋爲一治，見孟子集註，繼周室東遷之一亂，以匹夫而負天下治亂之責，與素王又何異乎？儒者護公羊家素王之說，而不疑孟子天子之義，此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也。

孔子手訂六藝，五經皆述，春秋獨作，以垂暮之年，憂世之心，綜集千聖之大法，因革損益，取其精微，垂爲百代之良規，舍是則撥亂莫由，太平莫致，大同莫期，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後有聖者，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豈能舍春

秋之教哉。公羊傳曰：「制春秋之義，以待後聖，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其知我其惟之旨與。傳又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何氏謂「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人又何能罪孔子哉。不知定哀多微辭，其它則較鮮矣，故又言「其詞則丘有罪焉。」蓋辭有義例，皆無虛加，既不直筆，又不記事，非作史之體，而竊取其義，貶絕譏稱，或不易喻，又不能無失，此所以自引以爲罪耳。其罪我其惟之旨與。至於亂臣賊子，知懼則不能罪，不懼又不知罪，且本春秋之所誅，豈反計其罪我乎。若後世一孔之儒，嘗爲僭妄，鄙爲斷爛，視爲爰書，皆有所蔽而不知春秋，更不足言罪也。春秋天子之事，制作之業，良匪易易，知我罪我，聖人情見乎辭矣。然唯孔子能自言之，亦惟孟子能述而傳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一大亂之世也，定哀一亂極之時也，孟子歷敘天下一治一亂之運，而以春秋當一治何哉，非謂春秋有撥亂之功與。抑洪水，兼夷狄，驅猛獸，事也，筆則筆，削則削，約其辭而惜博，文也，孟子論治亂剝復之道，而以空文當事實何哉，非謂春秋假文以經世乎。天下平，百姓寧，治之隆也，亂臣賊子懼，心之制也，孟子以之擬治平，非謂春秋有反

正之効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在位之聖也。孔子布衣，在庶之民也。孟子以之繼聖治，非以春秋爲素王之業乎。洪水夷狄猛獸異類之害也，亂臣賊子同類至親相殘也，其禍之迫而烈，更有甚於洪水猛獸矣。聖人不能救，則聖人恥之，此孔子所以必作春秋，誅亂臣賊子，而使之懼也。亂賊懼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矣。然則何懼乎？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魯牙成殺械而將爾，爲諱季子之誅兄。陳招殺偃師而將爾，貶稱公子而不弟。鞏弑隱公，踊奪公子于四年。慶殺閔般，外繫仲孫于齊國。趙盾不討賊而書弑，則凡容賊者知懼矣。許止不嘗藥而爲殺，則凡推刃者知懼矣。傳曰：「君殺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易文言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使亂賊知懼，不待其萌而絕之，則辯之於早矣。懲往以警來，彼不敢以生亂，我何亂之不弭，此防杜微漸之道也。是故董狐南史，冒刃奮筆，趙崔之倫，秉政行權，殺之如一孤雛，容之如一蚤蝨，猶末如之何，而有天乎無辜之痛，其懼有如是之甚者。春秋文深而法嚴，尤非執簡者所可擬，亂臣賊子亦人也，不能無人心，而謂有不懼者乎？孔子懼亂賊而作春秋，臣子懼春秋而已其賊亂，以懼起懼，此因果必然之勢也。

或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何後世仍有亂賊邪？豈知孔子能使亂賊懼，而不敢必亂賊絕，亂賊雖不能因春秋絕，而不能不因春秋懼。春秋賊不討不書葬，責無臣子，言亂賊人人當討，人人得誅，不待士師也。人犯天下之共誅，雖至愚極凶悖，有不動於中者乎。且春秋辭也，待世見諸事者也。亂賊所懼者事也，不僅辭也。春秋之法不行，孔子其如亂賊何。然自孔子昭此義，孟子復揭而出之，使人人皆有亂臣賊子四字，橫於心而懸於目，以戢其縱恣之念，不敢貿然冒天下之大不韙，雖未能遏絕亂賊，而潛移默奪於無形中者必不少。後世篡弑，或數十年而一見，終不如春秋數年一見或一年數見之多，不得謂非孔子之功也。漢後亂賊最著者，如新莽之多方掩飾，魏晉之假託禪讓，蕭衍之悔為人誤，朱溫之罪人自解，王敦桓溫至死而不敢發，孟德仲達及身而不敢爲，謂非懼之一念，有以激於中而制於外乎。節引皮錫瑞春秋通論語不但臣子也，卽儒者如劉歆佐莽，杜預增晉，胥極揚左氏以亂春秋，隱利其弑君稱君無道之例，以阿主而自文，然則黨篡逆者，亦知所懼矣，又遑論亂賊哉。春秋之指數千矣，而孟子獨標亂臣賊子懼，孔子述作六經矣，而孟子獨舉春秋，人倫爲王道之本，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趙岐曰：「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焦循正義引顧鎮虞東學詩迹熄詩亡說云：「孟子歷敘羣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迹熄詩亡，著明所以作春秋之義。蓋自鄭康成曰不能復雅之云，而范甯敘穀梁遂謂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然考趙岐注孟子，則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並遺趙說，李迂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愚竊以爲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與於詩，春秋之作，何與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莫據，即迂仲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守述職，巡守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史陳之，以考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迹也。夷厲以來，雖經板蕩，而甫田東狩，鳥芾來同，撻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洎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衰敝，所以存王迹於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風雅之後。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當僖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本書之有與無也。」

案孟子謂王迹熄而詩亡，非謂詩之詞亡，謂詩之道亡也。如謂詞亡，雖巡守述職廢，采風陳詩不行，終何以解於頌之魯僖，風之陳靈乎。蓋自周室衰微，王綱解紐，始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專封專討，天子不能問。繼則疆大兼并，自大夫出，擅作威福，諸侯若贅旒。下至倍臣效尤，而早隸輿臺，啓假威坐牀之疊。外至四夷交侵，而文身左衽，張僭號爭長之心。約取劉逢祿公羊何氏釋例語馴至吳楚押主，君臣放弑，天王居于狄泉，昭公困于乾侯，屏弱乖亂，奔走流離，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三代之彝倫法制，敦壞泯滅，而無復遺，所謂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之道，豈可得哉。班孟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文選兩都賦序非謂後世無詩，蓋詩之道亡，雖有若亡也。孟子迹熄詩亡之說，其在是與。

詩亡何以春秋作，孟子何以春秋繼詩，此孔子修春秋極要之關鍵，不可不省也。夫孔子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謂詩在去邪歸正耳。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道名分，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疾始譏微，不遺大小，褒及於秋毫，貶及於纖丰，謂非去邪乎。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撥亂世反之正。」董子曰：春秋貴元者，言本正也。王謂非去邪歸正乎。故孟子以「邪說暴行有作」為孔子作春秋之



起因焉。此一義也。

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人之情見乎辭也。孝經鈎命決曰，「孔子志在春秋。」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特假春秋寓制作，以垂天下後世之法。此孔子自明其志也。春秋原心誅意，禁於未然，好誠以滅僞，貴志以反和。董子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春秋之序道也，右志而左物。」玉又曰，「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言其背天子也，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英公羊傳於隱不書即位曰，「成其意。」於桓書即位曰，「如其意。」於文納幣曰，「以爲有人心焉者，則於此焉變矣。」凡此皆孔子假春秋治人之志也。此一義也。

春秋新周故宋而王魯，爲公羊家之綱要，即劉向所謂「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漢書劉班固所謂「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謙讓之至也。」白虎本章上文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即春秋通三統而具四時之義，孟子以春秋承之，與公羊之義合。宣公十六年「成周宣

榘災，「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氏曰：「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榘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之後記災也。」蓋文質相承，因革有序，殷繼夏，周繼殷，春秋繼周，孔子改制，以春秋當新王，周道亡於幽厲，故以周爲王者後，此新周之說也。僖公十六年，「實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文公三年「雨螽于宋。」傳皆曰：「爲王者之後記異也。」襄公九年「宋火。」傳又曰：「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傳曰：「故宋也。」范甯解云：「故，先也。孔子之先宋人。」疏引徐邈曰：「春秋王魯，以周公爲王後，以宋爲故，是以亦爲王者之後記災也，以黜周王魯，乃公羊之說，故范不從。」可見春秋故宋，不但公羊而穀梁且有明文矣，此故宋之說也。春秋爲革命而作，必有新王，孔子布衣而爲魯人，故託王於魯以改制，董子何氏言之綦詳，劉逢祿曰：「王魯者，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爲託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惟魯爲近，故據以爲京師，張治本也。」公羊何氏此王魯之說也。太史公曰：「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通之三代。」孔子世家按新親古通用書金滕「惟朕小子其新逆」釋文馬本作親迎。大學在親民程

子曰「親當作新」宣十六年公羊傳阮氏校勘記云「董子史記親周皆新周之誤」

索隱曰「夫子脩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

近人崔適釋之曰孔子以春秋當新王新受命爲王也新周者新爲王者之後也周爲王者之後新則宋爲王者之後故矣殷卽宋也故此文曰「新周故殷」史記探源然則三統

之說史記穀梁亦用之矣不僅董何也後儒懾於君威聞改制而駭怪不敢道昧公羊

者多非之晉王接宋蘇軾陳振孫皆疑黜周王者魯公羊無明文以何休爲公羊罪人治公羊者亦或疑之以黜周王魯春秋當新

王不見本傳爲重誣其師皆不知孟子以春秋繼詩實具斯義而滋惑也三詩終於頌三頌列入魯

魯爲諸侯而次於王者之中非王魯而何以魯承周若周終而魯繼周爲王者之新後

非新周而何以商次魯若魯王而商黜商爲王者之故後非故宋而何春秋變周之

文從殷之質周頌先魯示必變也商頌後魯示有從也以殷周爲新王之二監故黜杞於

帝而不與焉說詳董子三代改制質文篇王風不入雅而退列於邶鄘衛三者商紂畿內之地是以周

儕商也王城首黍離黍離者閔宗周之顛覆下列諸侯不能復雅也風雅頌皆周詩

雅不言周而頌加周孔疏周蓋孔子所加以別商魯非春秋書成周之例乎詩序曰「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鄭氏詩譜曰「頌之爲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

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是頌乃天子之詩諸侯

不得有焉。成康沒而頌聲寢，周頌止於成王，商頌止於高宗，皆有盛德，是頌又聖王之

詩，無德者不得有焉。魯為諸侯，雖宗國而非天子，僖僖王禮，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傳言不與致天子三十一

年四卜郊傳言魯郊非禮也雖王後而無盛德，乃以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有頌，見駟序實不宜有也。

孔子於周頌刪康王，而魯輯僖公，豈僖勝康王乎，特假以寓託王之旨耳。且「光被四

表，格於上下」，頌堯之文也，書堯典「天無不禱，地無不載」，歎舜之德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

見舞韶箭者之詞魯僖足以當之乎。中庸頌孔子之德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以詩序詩譜之語合勘之，魯頌已隱寓素王

之意矣，豈僅王魯而已哉。此春秋繼詩之又一義也。

夫三王沒而仲尼窮，五經變而春秋作，五經皆以致治，春秋獨以撥亂，王迹熄而詩

亡，亂極而王道窮也，詩亡而春秋作，亂已而王道興也，猶人絕木鐸之響，天將以夫子為

之，獨以孔子繼王，按此章承上舜禹湯文武周公與前孔子權作春秋及後末章同旨春秋繼詩，非孟子不能樹此義，非公

羊不能明此旨。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趙岐曰：「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凶

歸之類，與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案此孟子述孔子未修前之春秋，以別孔子已修後之春秋也。春秋之名，有通有別，春秋之書，有脩未脩，後儒每謂春秋卽古史記，遂疑孔子不作春秋，皆未知此分別，茲表明之。

春秋通名別名已脩未脩表

(一) 通名

百國春秋

隋書李德林傳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案此當爲墨子佚文。」

百二十國寶書

公羊傳疏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案寶書卽史記，史記卽春秋，文家異辭也，與墨子百國春秋同，墨舉成數，此舉備數耳。

以上凡舉之春秋

夏之春秋

史通六家篇「春秋家者，其先見於三代，案汲冢瑣語，太丁時事，曰爲夏殷春秋。」

殷之春秋

見前條。

周之春秋

墨子明鬼下，「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著在周之春秋。」

論著

孟子春秋說微

以上三代之春秋

鄭之春秋

墨子明鬼下案本篇自周以下，歷舉四國，而於周燕宋齊，皆云著在某之春秋，唯昔在鄭穆公一段無此句，既與文例不合，而非惟若書之說爲然，語更無據，在「曰子爲句芒」句下，應有奪文，遺去著在鄭之春秋一句，昔無疑及者，故校補之。

燕之春秋

同上，「昔者燕簡公弑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著在燕之春秋。」

宋之春秋

同上，「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禰觀，辜固嘗從事於厲，——著在宋之春秋。」

齊之春秋

同上，「昔者齊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著在齊之春秋。」又管子權數篇云，「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法法篇云，「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語雖泛指，亦可作齊有春秋之證。而弑君弑父，尤與孟子語合。

晉之春秋

史通，「晉春秋記獻公十七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

使傅其太子。」

楚之春秋

楚語：「莊王使士亶傅太子，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

魯之春秋

左傳昭公二年，韓起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以上列國之春秋

(二) 別名

乘

檮杌

據前表則晉楚亦有春秋之名。左傳疏曰：「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史通六家篇云：「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乎。」韓非子備內篇：「故桃左春秋曰：『俞樾謂左爲兀字之誤，桃兀卽檮杌。』據此類推，各國春秋或多有別名，以異通名而便稱，特後世少傳耳。前列通別二類，皆孔子未脩之春秋。左傳孔疏引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亦爲未脩前之春秋，其說未諦。此文爲孔子自發已脩春秋之例，余別有說，茲舉未脩之證如下。

(三) 未脩

(一) 禮坊記，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案經僖

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

大夫荀息，「公羊傳及爲累辭，與孔父仇牧同，賢荀息，與坊記異。

(二) 左傳襄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無及也，名

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案經襄十四年「

己未，衛侯衍出奔齊，」與策書異。

(三) 韓非子姦劫殺臣篇「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

王病而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事見左傳昭元年。

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崔子之徒以戈斫

公而死之，立其弟景公。見左傳襄二十五年。案經昭元年書楚子卷卒，

不書弑及圍立，襄二十五年書崔杼弑其君光，無立景公文，韓子

皆據舊史記。

(四) 已脩

史記自序，「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卽今世所傳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三字之春秋也。莊七年星實



如雨公羊傳曰，「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案不脩卽史記原文之春秋，前所舉者皆是也，脩之則孔子筆削之春秋，今之經文是也，此傳發經與史區別之通例也。茲舉已脩之證如下。

(一) 禮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注引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案不稱喪不書葬，卽孔子削之。

(二) 同上，「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案哀十一年公羊傳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論語「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君取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春秋書「孟子卒」而去吳爲諱文，與坊記說同。

(三)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人乎。」案

僖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實霜不殺草，李梅實。」公羊傳謂記異不時，卽宜殺而不殺之義。哀公孔子問對之辭，明據此文，故王先慎集解曰：「菽」當作「草」。下云草木猶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爲「草」之譌。周之十二月，卽今之十月，不應有「菽」。且「菽」亦不得言可以殺也。前經注引正作「草」。案前「隕霜不殺草」言古籍引文多異字，其例實繁，韓子尤甚。易「草」爲「菽」，「李梅」作「桃李」，皆不足異。定元年「冬十月，實霜殺叔」，或襲彼而譌。王先慎謂「菽」不得言可以殺，非王先謙謂此爲不修之春秋，尤誤。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趙岐曰：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案此爲孟子論孔子已修之春秋也，公羊傳引孔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孔子自述作春秋之程序，與孟子之言略同，可

見孟子有所受矣。

董子引孔子曰，「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一俞序事之最著，莫若古史之春秋，春秋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事之最繁者，莫若五伯，五伯事之最盛者，莫若桓文，春秋於桓文記之特詳，治之尤嚴，或實與而文不與，如救邢城楚丘城緣陵之類，或文諱而實不諱，如滅項執衛侯之類，莫不委曲以治之，桓文治則諸侯無不治矣。孟子公羊獨揭桓文者，標大以該細，舉偏以該全也，此事則桓文之義也。

董子又曰，「仲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十二公之閒，皆衰世之事。」一上同史記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十二諸侯年表皆謂孔子因史記而作春秋也。蓋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五經皆舊章，而不能止亂，嘗謂「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列子仲尼篇七十以後，見世愈亂，吳楚爭強，陪臣執國，篡弑夷滅之事，史不絕書，乃假春秋信史，以寓制作，言禮可徵，雖作仍述，足以昭信而遠害，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此其文

則史之義也。

然史雖無殊，而文有筆削，事雖略同，而義則大異。十二公文也，張三世義也。月有王文也，通三統義也，日月時文也，詳略偏反義也。公侯伯子男文也，褒貶進退義也。諸夏夷狄文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義也。凡此之類，由文取義者也。

朝聘會盟事也，或譏或稱或與或不與義也。侵伐戰圍入取敗滅事也，或疾或善或言或諱義也。昏祭錫歸事也，或禮或非禮義也。崩薨卒葬事也，或書或不書，或日或不日，或易薨而書卒義也。篡弑相殺事也，或貶或絕或諱義也。日食星霜雨雪水火蠲禱事也，爲王者後爲天下爲一國記災記異義也。凡此之類，由事取義者也。

史之文無義，而春秋之文則有義，史之事無義，而春秋之事則有義，春秋之義，因史之文與事而見，仍史固有之義，孔子不過因行事而加王心，制此義以待後聖耳，此其義則丘竊取之旨也。試約取義之例，略有十指。

(一) 同文見義 不施削易，全據史文，其事雖舊，義則維新。

傳云，「以春秋爲春秋。」又云，「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不貶絕以見罪惡。」卽此指也。

例如趙盾弑其君夷獯，與晉史同，崔杼弑其君光，與齊史同，凡外書弑君殺君，世子叛人之類，皆是也。

(二) 異文見義 事雖從同，文有損益，修辭立誠，用昭微旨。

傳云：「君子脩之。」又云：「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即此指也。例如天王會而曰狩，諸侯薨而曰卒，逐季氏而言又零，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內弑君殺子諱不見而以貶絕見，及凡言貶絕之類，皆是也。

(三) 詳文見義 緣本錄末，事主兼備，辭詳義昭，垂誠斯至。

傳云：「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即此指也。例如詳內，詳尊，詳重，詳近，詳大，詳變，所見世大夫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之類，皆是也。

(四) 略文見義 文約指博，恩殺情疏，筆一削百，義無不具。

傳云：「春秋常事不書。」又云：「見者不復見。」又云：「貶必於其重者。」又云：「擇其重者而譏焉，其餘從同。」即此指也。

例如略外，略卑，略輕，略遠，略小，略常，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之

類皆是也。

(五) 諱文見義 詭實以避，易名以諱，隨其委曲，彰以晦示。

傳云：「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論語云：「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即此指也。

例如告糴于齊，實莊公為之，而書臧孫辰，以鄰入齊，實紀侯為之，而書紀季。

仲孫書齊，公子牙書卒，滅項不言齊，及凡言諱也之類，皆是也。

(六) 錯文見義 參伍錯綜，變以成文，貫比見指，以馭其勢。

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子云：「春秋無達辭，從變而移。」  
林竹其居參錯，非襲古也。  
玉杯即此指也。

例如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或書葬，或不書葬，或稱公子，或不稱公子，或稱弟，或不稱弟，或日或不日，或名或不名之類，皆是也。

(七) 重文見義 人不省意，恬行不備，重累責之，矯枉須至。

董子云：「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  
祭義案孔子曰：「下見春秋緯，莊存與春  
秋正義云：「美者因其行事而加王心焉。」

也。之謂  
也。即此指也。

例如莊公一年三書築臺，僖公七月三書不雨，文公三書七月不雨，昭公九書如晉，四書居運，八書乾侯，又如桓公三年，姜氏連書翬逆，齊侯送，公會，夫人至，齊侯使年來聘，莊公又書夫人孫齊一，如齊二，會齊侯三，饗齊侯一，如莒二之類，皆是也。

(八)

微文見義 智畏義嚴，世近言謹，委婉相起，是非以正。

傳云「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又云「實與而文不與。」又云「定哀多微辭。」此語爲全經微辭發例，凡特筆爲衆所疑而不易明者，皆微辭也。十二公皆有之，不過定哀之世特多耳。即此指也。

例如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亦稱公，齊侯稱侯，滕亦稱侯，微者稱人，貶亦稱人，不嫌同號，繼體君稱即位，繼殺君亦稱即位，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爲美，楚子使椒來聘爲惡，不嫌同辭，皆各有起文也。救邢貶君稱師，城楚丘城緣陵不言齊侯，納菑于邾婁，執宋仲幾于京師，皆貶稱晉人，文不與也。定無正月而在季氏，哀會黃池而及吳子，仲孫忌魏多而譏二名，凡此之類，皆微辭也。

(九) 去文見義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去史之有，顯義之存。

史記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

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世家卽此指也。

例如無正，無王，去天，去時，去月，去日，去葬，去奔，凡削文之類，皆是也。

(十) 闕文見義 君子於辭，無苟而已，知闕不革，是謂信史。

傳云：「無聞」又云：「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論語曰：「多聞闕疑。」又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卽此指也。

例如隱之紀子伯，桓之夏五，文之宋子哀，昭之北燕伯于陽之類，皆是也。

禹稷當平世， 顏子當亂世，

春秋三世之說，著於公羊，述於董子，楚莊王詳釋於何氏，何於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傳，

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所聞之世，見治升平，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

於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欒，函傳，注云：「見所聞世治近升平。」於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

帥師圍運，注云：「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



「於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傳注云，一人事浹，王道備，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明太平以瑞應爲效也。」

凡此諸說，又以傳聞所聞所見三世，分爲據亂升平太平，此公羊家之說，經傳無明文，後儒多疑之，不知孟子此語，實發斯旨。禹稷之平世，卽兼升平太平，顏子之亂世，卽據亂世也。春秋之作，起因在懼亂，施設在撥亂，功效在正亂，傳聞世因亂起治，內其國而外諸夏，王化自近始，先自治而後能治人，先已亂而後能致治，故爲據亂世，恰當今之國家主義。所聞世內諸夏而外夷狄，王化由近而及遠，國界漸泯，一國治而諸國同進於治，夷狄尙不能及，故爲升平世，恰當今之種族主義。所見世夷狄進於爵，吳楚有大夫，旣泯國界，亦無種別，全人類同立於平等之地位，而沐仁德之化，漸進於大同之治，故爲太平世，恰當今之社會主義。由據亂而升平而太平，由國家而種族而世界，爲一定階升之程序，不可凌越，亦猶由修身而治家而治國而漸至平天下，同一進化之定律也。然則顏子曷爲當亂世乎？史稱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公穀同史記世家云襄公二十二年，則顏子應生於昭公二十年，已近定哀，此春秋極亂之世也。亂始於平王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撥亂必自始亂起，故託始於隱，以訖閔僖，爲據亂

世亦顏子之祖所逮聞也。顏淵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孔子言撥亂之大法，通三統而改制，期於堯舜太平之治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乎。」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禹稷曷爲當平世乎。撥亂至僖，已歷五世，施治既久，正義漸信，桓文霸業，矯正已多，文宣成襄，適承其後，故假爲升平，非實升平也。升者進也，稍稍上進至於太平，語疏昭定哀適當其時，故假爲太平，非實太平也。禹稷之後，夏周之世，改傳賢而爲世及，變揖讓而爲征誅，非治道之至隆，止足當春秋之升平。禹稷之躬，在堯舜之世，親與禪讓，協和萬邦，蠻夷率服，百獸率舞，足以當春秋太平之治。故西狩獲麟傳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此禹稷所以當平世也。

孔子值禹稷之時，則顏子可爲禹稷，禹稷值孔子之世，則禹稷亦將爲顏子，故孟子又曰：「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也。」禹稷之治順行，故由太平而升平而至亂世，春秋之治逆進，故由據亂而升平而臻太平。據史言之，則時愈近而世愈亂，據義言之，則世愈亂而文愈治，此春秋所以異乎史，而孟子之言深合於公羊家之說也。

盡心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趙岐曰：「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豪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又章指云：「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

案董子曰：「春秋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尙痛之，况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者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讐，柰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

也。雖敵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警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一林竹

董子斯說，以比較詮釋孟子之言，最爲精確，蓋孔子政治學說，雖因時代之應用，直主廢兵，然非戰之意，極其顯著。於何徵之，徵之論語，於衛靈問陳，則曰「軍旅未學，明日遂行」，即恥伐國不問仁人之意也。於子路之有勇知方則哂之，且曰「好勇無取，不得其死」，惡尙勇不尙義也。於季氏將伐顓臾，則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疾其用兵不用德也。於桓公九合諸侯，而許管仲之仁，善其不以兵車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爲立國三要道，必不得已，則先去兵，以其爲民之殘財之蠹也。「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戰豈能無棄，非教戰也，教民能不戰而服人也。善人教民七

年，亦可以即戎矣，即戎即止戎也。爾雅釋詁「即尼也，尼定也，注止也。孟子「止或尼之」說文危自「止之此言戰危可止也。包氏訓即爲就義疏。非教民與戎也。故又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懼而好謀，欲不戰而勝人之兵也。故又曰：「子之所慎，齊戰疾。」「君子無所爭，戰不可開也。」「三軍可奪帥，戰不可恃也。」至於道國不言兵，爲邦不及武，謂武未盡善，何莫非非戰之旨乎？

復次徵之春秋，春秋內不言戰，言戰則敗矣。魯爲託王，王者天下所歸往，不宜有戰也。戰則不歸往矣。王者無敵，由其仁也。仁人無敵於天下，戰則有敵而非仁矣。全經書戰二十三，伐二百一十五，侵五十九，圍四十四，入二十八，取二十七，滅三十三，遷三，戰伐侵圍皆罪也，入取遷滅罪之尤者也。然必頻書而不略者，所謂「書之重，辭之複，不可不察。」所謂「傷其害重也。」故孟子又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又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又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由此推之，春秋又安得有義戰哉。

或曰：戰誠害民矣，春秋不義之諒矣，然宋襄戰於泓，公羊稱爲文王之戰，不過此，豈

亦不義邪。曰：此不過「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假以張新王臨戰之法，正春秋戰伐之不義，在宋襄亦不過彼善於此耳。不然，宋襄曾伐齊而善魯救矣，曾執滕子嬰齊而貶稱人矣，曾被楚執而爲諱矣，又安能知義兵哉。

或又曰：春秋追救，公羊家許爲義兵，豈亦不足稱乎。曰：追莫善於魯莊追戎于濟西，傳言「大其爲中國追，大其未至而豫禦之」，此善其戎未入而有備，不至危害國家喪師失地，非實追也。救莫著於齊桓次於聶北救邢，傳言「邢已亡而不及事，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此名救而實不救，假託以責桓公，張新王拯救危亡之道，非真義之也。

凡言義兵者，皆以其正不義而義之，相對比較辭耳，如無不義，則義亦不立矣。故老子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喻不得已之心，則戰之義不義，不可知乎？傾人之財用脂膏，驅人之血肉性命，寡人妻，孤人子，獨人父母，博勝負於一時，遺禍害於靡旣，在人類共求生存之原則上，實不容有此事，謂春秋無義戰，可謂古今中外胥無義戰，又何不可。

結論

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曰「孔子謂集大成。」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又引宰我之言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引曾子之言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矣。」其推崇孔子如此其至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史記本傳云「受業子思之門人」漢書藝文志班注云「子思弟子」趙岐題辭云「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周廣業孟子四攷云「思孟生卒之年不相值子思之學得諸曾子七篇述二子之言」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朱子集注云「孟子之最多則師承固非無自耳」張頤孟母墓碑記據鄭公墳廟碑云「後孔子三十五年」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攷云「卒當在報王之世」周廣業孟子四攷云「周安王十七年孟子生距孔子卒九十五年報王十三年八十四歲」近人梁廷燦所編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孔子卒於敬王四十四年（西歷前四七九年）孟子生周烈王四年（三七二）卒於報王二十六年（二八九）此據萬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相差一百〇七

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史記本傳云「孟子鄰人」趙岐題辭云「鄰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密邾」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於齊宣王問齊桓晉文，則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於公孫丑問管仲晏子，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子謂我願之乎。其服膺孔子如此其極也。以相距數十里之地，相隔百餘歲之人，又爲一代宗師，羣倫先覺，至言遺教，涵育多士，流風餘韻，照耀人間，儒雅競傳，芳

微彌劬，抱願學私淑之志者，於其生平志尚學說之所在，必探討精微，認識真確，無或誤爽，此事理所不容疑議者也。譬今人心目中，宗仰前清道咸間同一地域之大儒，拳拳服膺而効法之，既飡聞故老之流傳，又詳稽遺籍之記載，而謂有不得其真者乎，而謂其說不可信乎。近世學者，於二千四百餘年之後，追論相去百餘歲之事，橫生異議，紛致譏彈，謂孟子之說不足據，孔子不作春秋，中日時人之論著，頗有持此說者。何其勇於自信而輕於蔑人與，豈百餘歲之說不足據，而二千數百年之後，無參驗而必之之論，轉可憑與，毋亦不思之甚矣。

孔子畢生政治思想，有二時期。早年述詩書禮樂，以明先王之政教，欲因成法以致治，是爲法古時期，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是也。晚年知詩書禮樂不足以救敝，乃假史記作春秋，以寓革之之方，欲用新制以撥亂，是爲革命時期，所謂「革而信之，文明以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也。法古時期之學說，因襲前古之制度，偏於溫和守舊，是消極的禮治。革命時期之學說，顯富創造之精神，趨於嚴厲維新，近於積極的法治。禮治之效，不過致治，法治之效，方能撥亂。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諸春秋」，一則詩書禮樂爲遠可知矣。曰「志在



春秋一則不在詩書禮樂又可知矣。春秋作於七十一歲，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授命篇云「孔

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案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歷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實七十一歲顏回已死子貢自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漢書陸宏傳贊云「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莫著乎易春秋然子

矣」顧炎武日知錄云「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子夏之徒不能贊一

辭，其它門弟子之存者，或離散而未嘗聞，或有聞而不能知，所以論語中無明記春秋之

辭也。論語言政事每與春秋之旨相符先儒多證釋之因所聞皆在未脩春秋之前故無明

標春秋者易亦孔子晚年之學論語亦少記及可以互證近人有執論語不言春秋遂

謂孔子不作春秋蓋未深攷然子夏雖不能贊一辭，因此可證其實親受春秋，當時殆口授微旨，傳之

百餘歲，其說始大昌，亦因時至戰代，學者始敢放言耳。莊孟同時而不相值，說見困

屢說春秋，當各有所受，此為春秋學說開始發達傳播之時代。諸子之中，其抱負宏偉

態度積極，革命思想最濃厚而敢放言高論者，又莫若孟子，故於春秋傳說尤多也。

孟子生平學孔子之學，志孔子之志，事孔子之事，言孔子之言，自負繼承孔子而起，

與孔子所處之世，其極亂同，其不偶亦同，聖賢之救亂世，拯人民，如慈母之伏死子，一息

未絕，尙冀復甦，不忍忍置，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孟子三宿而後出晝，同出於悲愍之

懷也。節閩若璩孟子生卒年月攷語意孔子經世之志，撥亂之法，萃於春秋，孟子聞之，悉思之，至知之

深言之切，不亦宜乎。孔廣森曰：「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而貴盛郟，非天子之黜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愚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王言小事大，則紀季之所以爲善，對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爲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爲賢，論貴戚之卿，又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衍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今以石曼姑擬臯陶，則與瞽瞍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稽攷孟子七篇，其情感之熱烈，理智之真切，憂世愛民之懇摯，受春秋之涵濡，至深且鉅，尤與公羊家說多契合。其道性善，非春秋性與天道之旨與稱堯舜，非公羊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敘禹湯文武，非通三統之義與，說仁義，非疾戰伐記災異以重民命之意與。七篇所記，不啻將春秋之微言大義，演繹而闡明之，以據一己所欲言，而開後代董何之塗徑。日本本田成之云：「孟子替春秋放出萬丈光燄，在禮樂行到盡頭的儒教，而給牠有活潑議論的餘地，確算孟子。」

見江俠庵譯經學史論

斯語甚諦。然謂春秋在禮樂之外，給與孟子一活潑之源泉，流出萬丈波瀾，亦無不可。治春秋者，能於孟子窮源竟委以求之，庶知所適從，而不爲羣言所淆，愚論疏略，不過縣爲大輅之椎輪而已耳。

論 著 孟子春秋說微

五四八

## 孔子思想的分析與批評

范壽康

孔子（551-479 B. C.）的時代是一個封建制（因生產力——就是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正在崩潰的時代。孟子說孔子的時代是一個「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時代。孟子所說的種種可以說是當時經濟制度的崩潰在政治及思想上的各種反映。孔子生當這種亂世，想把當時的社會加以挽救，這是一生的宏願。孔子的思想都是從這「救世」一點出發的。所以孔子所關心的對境，不在宗教，也不在玄學，却在於人事或道德，而他對人事或道德是尤注重於實踐的方面的。孔子的志趣要在發見實踐道德的原理及方法，用以修己與治人。他對道德本身的理論的研究是限於在道德的實踐上確係必需的範圍以內的。因此，他照理應當做的那些對於異端邪說的批評，他差不多沒有做過；還有對於他自己的學說的組織，他也沒有加以完成。除了修己與治人之外，彷彿其他的一切是都不能引起他的興味的。

這樣，孔子既把興味的中心放在現實的社會上面，既以修己與治人做他一生研究的中心問題，所以他的研究的範圍與方法自然也無形中有了「一種規定」——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孔子是不談鬼神與死後的。「子不語怪力亂神。」述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長公治孔子是把考察的範圍限在人生實踐方

面的。孔子所探求的，要在爲人之道。所以對於人生本身的精密的深刻的洞察，在於孔子，是最重要的研究的手段。一般講，對於人生的考察有二種不同的方法。第一種方法爲內省的方法。就是我們直接應把自己作爲考察的材料，精細檢查主觀的內容，深思明辨，藉以認識人生的大道。可是這種方法的偏重往往會引起不良的結果，因爲單把自己的未經修養完成的主觀當做考察的對象，我們對於人生的大道究竟能否切實認知，大是疑問。爲補救這一點，所以有採用第二種方法的必要。第二種方法爲問學的方法。就是我們應在社會裏面廣求知識，把他人的思想重新由自己加以體認，博學審問，藉以充實自己的主觀。前一種方法是思，後一種方法是學。思與學，正和鳥的兩翼，車的雙輪一樣，是缺一不可的。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爲政這就是指學與思二者在探究人生問題上是決不可以偏廢的。孔子自己也會經驗到第一種的方法的偏重是有害無益的。他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衛靈公由此方針一轉，因爲「予非生而知之者，」述而所以我們自己應該「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里我們自

己更應該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一政爲虛心坦懷，力求知識。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一而述又說：「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而述這樣，孔子自己不但一面就正於四方的有道，他面並對古來的簡編力加攻究。孔子所以後來成爲博學多能，是由於上述學思二種方法的。

但是，進一步講，博學多能當然不是孔子最後的目的。孔子自己也決不會以博學的君子自任。他對子貢說：「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公衛靈對曾參也說：「參也！吾道一以貫之。」仁里這所謂一貫之道實是孔子獨創的思想，並且也是孔子學說的核心。這一貫之道是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也就是實踐道德的最高的原理。

然則這一貫之道，這實踐道德的原理，究竟是什麼呢？對這一點，因爲孔子自己的明白的言語沒有留傳下來，所以從來的學問家的見解就極紛歧。最普通的說法是把「忠恕」解釋做孔子的一貫之道。這種解釋的根據就在論語裏面曾子所講的話：「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里此外，如「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公衛靈乃其傍證。漢唐以來的儒者既對這種解釋不加懷疑，清代的

考證派裏面的諸學問家也大多左袒此說。可是仔細想來，這種解釋是含有極大的難點的。爲什麼呢？第一，忠與恕是兩個獨立的並立概念，這兩個概念縱不互相矛盾，決不能說是完全相同。所以把一貫之道解釋做兩個概念的複合體，是未免與一貫的本義不符。第二，所用以爲傍證的那個子貢所提出的質問，在於詢問實行的實際方案，決不在於詢問實踐道德的最高原理，所以這在最初卽已不能作爲此地的論據的。況且中庸裏面，孔子自己說：「忠恕違道不遠。」固然，中庸一書不及論語一書來得確實可靠。卽使中庸在可靠的程度上遠遜於論語，但是這究竟是孔子自己所說的話，而上面所引以根據的總是曾子的解釋。因此，我們也不能就隨便捨孔子而信曾子。從中庸裏面的這一句孔子的話看來，孔子自己決不是把忠恕看做就是道。因爲這種緣故，曾子的解釋雖係流行得最早最廣的學說，我們今日是不能隨便贊同的。在這種說法之外，其次爲宋儒的解釋。朱子在他的論語集註卷二說：「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朱子這樣，把自己的哲學的基本觀念——理——看做是一貫之道，把一貫之道看做是形而上學的原理。但是理氣之學乃宋儒的創見，決不是原始儒教的思想，所以這一種見解的錯誤自不待言。除此以外，有的學問家把一貫之道解釋做「誠」，有的又解釋做「中」，有的更解釋



做「一」等等見解雖多，然都不能使我們滿意。那末，難道我們果真沒有方法可以知道孔子的一貫之道麼？這又不然。對於上述的曾子所謂「忠恕」二字的意義的融會貫通，實爲我們得到對於一貫之道的正確的解釋的關鍵。近人章炳麟和胡適等是不與從來一樣把忠恕單單看做是倫理學上的原理的。他們把忠恕看做是知識一般上面的方法論的原理。章炳麟說：「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聞一以知十，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舉其徵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訂忠是自己親身所觀察到的知識。恕者如也，是指以類似爲根據的那種推論。所以胡適也說：「我的意思以爲孔子說的「一以貫之」和曾子說的「忠恕」只是要尋出事物的條理統系，用來推論，要使人聞一知十，舉一反三。這是孔門的方法論，不單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學。」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一〇九這樣，把忠恕二字從方法論的立場加以解釋，這固然可以說是發前人所未發，但是把專心一志於實踐道德的探究的孔子強與西洋的論理學者同等看待，這終未免把人與地二者上面的差別過於忽視了吧。「爲人謀而不忠乎？」而「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論語裏面的忠恕二字的解釋，不是很明顯地局限在人生哲學的範圍麼？

最後，照我們想，忠恕二者不外是達到一貫之道的手段，而孔子所謂一貫之道却是「仁」。這是把孔子的思想的全般的內部的關係加以考察後所得到的一種極自然的解釋。從前一般學問家都不取這種解釋，也許是因為他們在論語裏面找不到直接的根據的緣故。論語子罕篇說：「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此地所謂仁是指實踐道德的最高原理，就是指一貫之道。孔子的興味完全傾注於道德的實踐，所以他平常談抽象的最高原理，也是近理的事。抽象的最高原理，對於實行，是沒有直接的用處的。我們日常須臾不可缺少的，毋寧在於實際的方案。而把仁的原理加以實現的那種實際方案，却是忠恕。因此，孔子也好，門人也好，在對話上，往往用仁的實際方案——恕或忠恕——來代替仁的原理。這也許是一種為便宜起見的辦法。至於孔門教育最注重仁一點，是沒有疑義的。孔子希望他的門人都成為仁者，門人們也都希望自己做一仁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伯秦曾子這一類的話當然是根據孔子平日的教誨而發的。孔子自己也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仁里這不是足以證明孔子以仁作為教育的最高目標麼？因為孔門師弟最注重仁，所以門弟子之向孔子問仁的，也特別多。論語四百九十八章裏面，有五十五章是說仁

的。不過孔子關於仁的說明偏重實際的方案，對於仁的最高原理却不多談吧了。這也許因為抽象的仁的原理極難說明，所以孔子用比較具體的事實來加指示，一面既可以隨時隨地使門人一一實行，一面又可以使門人自己間接來體會仁的本質。這樣講來，仁爲孔子所謂一貫之道，在於我們，實是一種極合理的解釋了。

如仁——當做最高原理看——既爲一貫之道，那末，所謂仁究竟是什麼呢？對這一點，我們不得不進而探究之。孔子自己對於這種當做最高原理的仁，同他所謂一貫之道一樣，沒有明白的直接表示，所以自來對於仁的解釋也就是異說紛紜，莫衷一是。可是照我們想，孔子所謂仁，一面是指天——人類的主宰者——所具的德，一面是指我們人類的天性。

在孔子以前，仁爲德目之一。詩經裏面說：「洵美且仁。」鄭易經的繫辭裏面，也把仁，財，義三者並舉，以爲天子統治萬民務須履行這三種道德上的行爲。周禮大司徒把仁列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之中。（周禮一書真僞未定，此地舉出，不過聊供參考而已。）

仁在各種德目之中，也許在當時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仁與諸德之間並沒有統屬關係存在着。到了孔子，他方才把仁提出，作爲諸德的統一原理，而把其他的諸德使之從屬於仁之下。換句話說，他把從前仁與諸德的並立關係改爲諸德從屬於仁的統屬關係了。

這可以說是孔子的創見。但是同時，孔子也並不完全把從前的那種仁與諸德的並立關係加以拋棄。這樣，他一方繼續承認並立關係，他方又設立了統屬關係。他把仁列在三德之中與知勇並稱，憲他把伯夷、管仲稱爲仁者，述而這些當然是他把仁看做是德目之一的時候所說的話。他不常談仁，子罕他對高足弟子以爲也都不夠仁者的資格，公冶甚至於他自己也不敢接受仁者的尊稱，而這些又是足以表示孔子在把仁看做最高原理的時候所取的那種畏敬的態度的。這樣，同一仁字，在於孔子，却包含着二種不同的意義。那末，這二種意義不同的仁，究竟其相互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呢？宋程伊川對這一點早就顧到。伊川在所著易傳裏面，把仁分爲廣狹二義，把德目之一的仁稱爲「偏言之仁」，把兼包他德的仁稱爲「專言之仁」。伊川之意似把二者的區別完全放在範圍的廣狹上面。但是由我們看來，單單範圍的廣狹是不能就把問題解決的。廣義的仁兼包諸德這一句話的意義，假定單是在於廣義的仁把諸德（當做仁的內容）加以綜括，那末，這簡直是矛盾。把仁的概念看做同時包含有非仁或仁以外的各種概念在內，這在論理學上是錯誤的。所以把仁與諸德間的關係單單看做概念的包攝關係（Subsumption）上的包攝與被包攝的關係，這是無意義而且是不合理的。我們因此應把這種事實關係上的看法拋

棄，另取一種價值關係上的看法。仁與諸德，因為價值上有高低的不同，地位上亦有上下的區別。仁是具有最高的價值的，所以仁占有最高的地位，所以仁與諸德之間存在着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統屬關係。從事實體系看，仁與其他各德固然同為德目之一，可是從價值體系看，仁却超出其他諸德之上，乃係統轄諸德的最高原理。把伊川所謂偏專的意義加以這樣改造的時候，在偏專二種仁之中，其一為當做德目看的仁，其一為當做原理看的仁，所以偏專二種的仁的差別無非由於對同一物的看法的不同，至於仁本身決不是有二種的。因此，用以構成仁的各種內容——就是仁的本質——也決沒有偏專的分別。不過專言之仁既是當做最高原理看的仁，而因為最高原理都含絕對性，所以這一種仁也當然含有絕對性。換句話講，這一種仁固然站在最高的地位能對我們下種種「當為」的命令，同時却不容易成為我們思惟的內容或判斷的對象。我們如想把這一種的仁的概念用語言文字加以規定，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如勉強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對於這一種的仁的概念的描寫往往和「畫虎不成反類犬」一樣是反足以失却仁的真相的。像孔子那樣尊重仁的人只常常談到仁的實行方案而不談仁的原理，這也許就是為着這個緣故。這樣，孔子自己對仁的本質既未明說，而古代的儒家也多默而不談。等到宋的邢昺

在論語注疏裏方才下一定義說：「仁者，善行之大名也。」仁當然是善行的大名，這是不待言的。可是善行的大名並不只限於仁，其他諸德之中，值德善行的大名的，決不能說是沒有。邢昺對於仁所下的定義似乎包括的外延過於廣泛，未能把仁的特質加以把握。其次，朱子則應用宋儒一派的理氣說以爲仁是「愛之理，心之德。」論語集註他把仁看做愛之理，就是愛的形而上學的原理。把仁看做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原理，固然不失爲宋儒的新穎的見解，但是把這一種解釋附會到周代的孔子身上，却總難免貽時代錯誤之譏的。照我們想，孔子所謂仁，不拘專言與偏言，乃係指愛而言。這決不是形而上學的原理，却是心理學上的活動，同時又是倫理學上的原理。如孔子所謂仁既以愛爲牠的本質，而我們依照構造心理學把精神活動姑且分爲知情意三者，那末，仁是一種屬於情的方面的活動。因爲感情是與知識、意志二者相對立的，所以當做感情的德看的仁，當然是與當做知識的德看的知和當做意志的德看的勇互相對立。「君子道者三，吾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憲問子罕三德並列下的仁乃是偏言之仁。然而仁者不僅「愛人」，顏並且因爲「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仁還能夠使「知」不至錯誤；又因爲「仁者必有勇」，憲問仁又能夠把「勇」加以完成。所以仁不僅止於仁，同時仁乃是使知所以成爲知，使勇

所以成爲勇的一種根本動力。專言之仁，這樣就成爲把知情意三方面的德加以統率的最高原理了。我們假定把德解釋做「得」（德者得也）就是把德解釋做精神活動的慣的傾向，那末，所謂「仁統率德」就是等於說「仁統率精神活動」而所謂「仁統率知，情意三方面的諸德」也就是等於說「仁統率精神全體的活動」。而精神全體的活動的統率者——最高的綜合原理——在現今的心理學上就叫做統覺（apperception）或人格（Personality）進一步講，孔子所謂仁，又不僅是指心理學上的現實方面的人格，並且同時也是倫理學上的價值方面的人格。換句話說，孔子所謂仁，一面固然把心理學上的全體精神活動加以統率，但是同時却更須站在倫理學的立場之下，以價值爲標準，把一切精神活動加以統率的。這樣，孔子所謂仁，是指人之所以爲人的本質或天性——就是人格。中庸裏面說：「仁者人也，」這種見解可以說是中肯的。

上面所述，乃是孔子所謂仁的一個方面。當然，孔子一生是注重於道德的實踐，是注重於人與人的關係的。不過在於他方，我們不可忘却孔子的思想是受着古來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影響的。孔子自己很明顯地懷抱着天的信仰。命與利，仁二者，固然不爲孔子所常談，可是孔子有時候也往往把他對於天的那種敬虔的情緒加以洩露。孔子是一個

畏天，信天，並且想模倣天，把天命加以實現的人。（對於天命，清儒有祿命、德命之說。君子宜盡德命以待祿命。祿命乃不宜強求者。）「五十而知天命」，政「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巍巍乎唯天爲大」，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罕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這些都可以證明天乃是孔子一生最所敬畏，最所信仰的。而孔子所謂天的依據古來的思想，大體是一種具有人格的神，略帶宗教的色彩的。因爲孔子具有這一種天的信仰，他一切的行動與言論都以天爲最後的依據。所以孔子所謂仁也，當然可以看作是根據天的仁德而來。「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述就是明證。

這樣，孔子所謂仁，一面既是指人之所以爲人的那種天性——人格，一面又是指天——人類的主宰者——所具有的德。而這一種仁的本質或內容乃是愛。因爲這個緣故，把仁來加以實現，這實爲我們完成自我之道，同時也就是我們事天之道。儒家所謂「修己」就是指此。更進一層，我們果能把仁實現而完成自我的人格的時候，那末，不但所已完成的，人格自能感動他人，並且既經完成的自我的人格一定更想進而把他人的，人格也來完成。



儒家所謂「治人」就是指此。這樣，我們不修己，當然無以治人；而我們不治人，修己也，就不能算做貫徹。「修己」在中庸裏面，叫做「成己」。「治人」在中庸裏面，更擴大其範圍，叫做「成物」。由現今的倫理學言之，Individual Realization or Self-realization 可以說是與「成己」相當，Universal Realization 可以說是與「成物」相當。我們人類果能「成己」，又能「成物」，那末，其德正和天所具有的德相合，所以仁也是天人合一的妙機。既說天人合一，那末，孔子的學說當然免不了幾分宗教的氣味，但是這不過是宗教的氣味，我們決不能因此就說孔子所創的儒教就是宗教。「孔子：仁，耶穌：博愛，釋迦：慈悲，三者俱重情的方面。但耶穌與釋迦主張平等（不僅在理想的究極上，並且在實際的出發點上）的愛，孔子却主張差別（在理想的究極上雖係平等，在實際的出發點上却有差別）的愛。」

孔子除講「仁」外，又講「義」。就仁與義的關係而論，後來一般的學問家大都以為孔子所謂仁包含着他所說的義。他們所以如此主張，約有兩種理由。第一種理由是說仁是理想的極致，義不過是所以達此目標的手段，所以仁包含着義在內。詳細講來，孔子所謂仁是指平等無差別的愛，就是所謂博愛；而孔子所謂義却是一種「由親及疏，」

由近及遠」的差別的原則。所以初看起來，二者似乎不能相容，然其實則不然。這是因為孔子所說的義（差別的原則）不過是爲求實現仁（平等的原則）起見的手段之緣故。所以孔子所主張的仁當然包含着孔子所謂義。這是學者所主張仁包含義的第一種理由。至於其第二種理由，是說孔子僅說仁是我們人類的那種天性，那末，單以這一種仁來做人生道德的規範（Norm），未能算做完備，自然應當以義來做補充的原則。爲什麼呢？仁固是人的天性，但人的天性却不只限於仁。仁之外，如動物的本能，也不能不被認爲人的天性。所以我們若僅說仁的實現就是天性的實現，那末，這句話大有語弊。因爲仁的實現固是天性的實現，而同時動物的本能的實現也不能不說是天性的實現的緣故。

總之，自我（Ego）的內部，含有仁和動物的本能——就是宋儒所謂天理與人欲——二部。仁是大我，真我，動物的本能是小我，假我。通常倫理上所謂自由就是說我們把大我，真我來着着實現，把小我，假我來一一壓服。反之，這就斷不能稱爲真正的自由。所以在求仁的實現的時候，我們務須對於仁與動物的本能二者加以明白的區別纔好。仁是我們應該實現的，動物的本能不是我們應該實現的。仁既是我們所應該實現的，而「應該實現」這句話就是倫理規範的要素，也就是義的本義。因此，學者主張孔子所謂仁當然包含

着孔子所謂義。這是學者主張仁包含義的第二種理由。這種關於孔子所謂仁與孔子所謂義的關係的見解，大體可以說是妥適的。

上面對於「何謂仁？」這一個問題，已經略述大概。仁在孔子既是實踐道德的最高原理，換句話說，我們做人的最高目標，既在於仁的實現，那末，在仁的實現上，我們究竟應該用什麼具體的實際的方法呢？因為我們想把仁加以實現的時候，我們總不出修己與治人二途，那末，修己的實際方案是什麼？治人的實際方案又是什麼？這就是我們此後應加以探究的問題了。我們如依據曾子所說的話來行推測，那末，修己的實際方案是「忠」，「治人的實際方案是「恕」，而對於忠恕二字，朱子曾有確當的解釋。朱子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所以我們果想「修己」，我們務求「盡己」；我們果想「治人」，我們務求「推己」。

現在先從「盡己」講起。所謂「盡己」，照理是包含有兩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動機擺正，換句話說，我們應該先盡我們的心。但是一切行為，單靠動機良好，是未必一定就能把仁實現而一無錯誤的。因此，我們在注重動機的正當以外，他方面，我們還應把行為的結果加以精確的預測。要之，我們果想把仁實現，我們果想修己，那

末，我們一方面應把動機擺正，一面又應對結果有所把握。論語顏淵篇說：「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在我看來，「克己」就是我們在修己上對於行爲的動機方面應下的工夫，「復禮」就是我們在修己上對於行爲的結果方面應下的工夫了。

照孔子講，仁是我們人類的本性，而仁對於我們是會下種種「當爲」的命令的，所以我們克己，只要跟着仁所下的「當爲」的命令去幹就行。孔子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仁里又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在理論上，這原是一件頂容易的事。不過在實際上，事情却決不是這樣簡單。爲着種種外界的誘惑或牽制，爲着種種自己內部的心境，爲着種種其他的原因，我們在實際的行事上，往往知其當爲而不爲，我們又往往知其不當爲而爲之。因此，爲着一生之中，無論何地，無論何時，都絕對服從「當爲」的命令起見，我們實須具有堅決的決心的。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子路曾子也說：「士不可以不弘毅。」泰這些話就是這個意思。孔子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仁里「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仁里孔子以爲我們爲實現仁的「當爲」的命令起見，應該把物質方

面不正當的誘惑絕對加以排除。『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公衛靈

孔子又主張爲求仁的實現，連自己的生命都可犧牲。『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陽貨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

無訥乎？』淵顏『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仁里這樣，克己工夫又應注重實行，注重

內心，却不可專事談論，專尙外表的。這些是仁者對於自己動機方面的修養方法。可是

在他方面，克己工夫，在動機方面以外，還有一個關於結果的方面。動機雖好，若對結果沒

有把握，那末，我們決不能把仁加以完全的實現，有時甚至行爲的結果會與我們行爲的目

的互相背馳。個人主觀的充實，實在有待於客觀的事物的研究者甚大。所以孔子以爲

在「修己」上，除了「克己」外，還有「復禮」的必要。孔子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

可以弗畔矣夫。」也雍此地所謂博文約禮，也不過是對於「復禮」的一種說明。換句話

講，「復禮」詳細些說，內含「博文」與「約禮」二項。「博文」是指知識的修得。「

約禮」是指行爲的練習。博文之文是指古典。約禮之禮是指古禮。古典係古代聖賢

所寫的文字。古禮係古代聖賢所行的禮儀。古代的經典之中，最重要的是詩與書。孔

子的思想是注重感情的，而讀詩可以把情感加以興奮，加以純化，所以孔子在教育上特別

注重讀詩。我們讀詩的時候，我們的心情自會興奮，所謂「興於詩」者就是指此。誦古人孝悌之詩，我們自己也會起從事孝悌的念頭；誦夫婦和睦之詩，我們自己也會起夫婦應該和睦的念頭。這樣，詩是足以陶冶性情的。所以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政爲詩不僅有這種把感情加以興奮與純化的主要作用，同時還有一種使我們悟到種種哲理的附帶作用。子貢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詩，悟到學問與道德是沒有窮極的。而學子夏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這一首詩，悟到心地爲先而禮儀爲後。八孔子自己也曾對「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一詩以爲用這首詩來說道未免不妥，所以他更進一步說：「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子這一種對於詩的解釋，固然是未免太哲學的或太倫理的，可是我們也可由此窺見孔門師弟注重讀詩的實況和其所以注重讀詩的原因了。讀詩以外，孔門又注重讀書。書中所記載的是先王的大訓。我們讀了書，一面可以知道統治天下或統治國家的大道，一面又可以知道古代聖賢的言行以作自己修身的模範。要之，博文大體是指探究學問，大體是就知識的習得而言的。但是孔子是注重道德的實踐的，所以在他，知識的習得不過是實行的準備。因此，他以爲修己方面更爲重要的工夫乃是約禮。（他論修己爲克己復禮，把博文一項暗

地包含在復禮之中，其原因也許在此。）孔子所謂禮，雖有種種解釋，然此地所謂禮大體是指聖人所制定的禮儀。用聖人所制定的禮儀，作行爲的規範，來約束自己的行爲，這就是孔子所謂約禮。約禮，這樣，是指行爲的練習。禮是不存在於我們自己的心中的，禮是在自己以外聖人所制定的。所以以這種存在於自己以外的規範來約束自己，這總不免是一種倫理學上所謂他律主義（Heteronomy）。他律主義在道德上是幼稚的，低等的辦法，自不待言。然而孔子所謂約禮，難道就這樣可以看做是他律主義麼？我們之所以遵奉法則或規範與不敢不遵奉法則或規範，假定爲着完全在於外界的邀賞與避罰，那末，我們的態度固然可以說是完全他律的。但是，如我們自己覺悟到聖賢所制定的禮法，對於自己的修德上，極屬必要，把約禮看做是我們本來的要求，那末，縱使我們遵奉這種法則與規範，我們的立場還不失爲一種自律主義（Autonomy）。孔子所謂禮，原來是指聖人以人生爲依據把萬人的共同要求加以規定的東西，所以遵奉禮法乃出於我們自己的內面的要求。因此，孔子所謂約禮，在這一種意義上，仍舊不失爲一種自律的辦法。

這樣，孔子所視爲修己的手段，不外是忠—盡己，而盡己又分爲克己與復禮（詳言之，包含博文與約禮）二端。孔子對於修己是動機與結果並重，而二者之中是尤注重於動

機方面的。孔子訓誨子夏說：「繪事後素。」（八）又孔子對於行爲的結果（實施）方面是知識的修得與行爲的練習並重，而二者之中是尤注重於行爲的練習的。孔子訓誨顏淵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又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他以為無論任何行爲，都須以禮做準則的。）

關於修己的手段，已經略述大概。現在更進而敘述孔子關於治人方面的方法。上面講過，在於孔子，修己的實際方案爲忠，治人的實際方案爲恕。忠是盡己，恕是推己。我們果想修己，務須盡己，而我們果想治人，務須推己。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也 論語又說：「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公 衛靈 這樣，孔子所謂推己包含有「己之所欲，施之於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兩方面的。前者是積極的方面，後者是消極的方面。治人的手段既經要在推己，而治人大體不外乎教育與政治二途，所以孔子以爲在教育方面，我們應該以修己之道教誨他人，使他人也得用之以從事於修己，而在政治方面，我們應該依據仁德，施行仁政，把理想的社會加以實現。先就教育言，孔子對於教育



是極有熱誠與興味，而且也會經得到極大的成績的。「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而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罕子這些是足以表示孔子對於教育的熱誠與興味的。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述「博我於文，約我以禮。」罕子「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淵顏這些是足以表示孔門教育的科目與方法的。所謂忠信，所謂克己，是關於培養個人的動機方面的事。所謂文，所謂博文，是指知識的傳授；所謂行，所謂約禮，是指行爲的訓練；這些是關於個人的知行的修養方面的事。這樣看來，孔子所採教育的方法完全可以說就是他自己用以修己的手段。把自己修己的方法誠實地告訴他人，指示他人，這就是他所謂教育了。至於孔子在教育上所想養成的人才當然是仁者，是「文質彬彬」也。雍的君子，自不待言。因爲孔子在當時卓著聲望，所以四方聞風慕德而就教者，據史記所說，計有三千人之多。固然，這個數目未能算做精確，但孔子的弟子不在少數，却可斷言。孔子具有這樣偉大的人格，同時又是博學多能，所以連稱爲「十哲」的高足弟子，也只能修養到孔子的人格的一部份。論語所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進先就是指此。孔子對於弟子既極誠摯，他的人格的感化的能力又極宏大，所以弟子輩尊敬孔子，也迥異尋常。子貢批評孔子說：「他

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張子又說：「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張子我們由此可以窺見孔門弟子對於孔子的評論的一斑。而孔門弟子裏面真可以說是濟濟多士，所以孔子實不愧為一個在中國教育史上得未曾有的最成功的教育家。

再就政治言，孔子主張依據仁德，施行仁政，換句話說，孔子想把自己的仁德推及於一般民衆，使舉國上下都能把仁加以實現。孔子在政治上所提倡的實為德治主義。照孔子的見解，天下治平的基本在於人君一身，由修身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這是孔子的步驟。這一種思想可以說是我國古來的傳統思想，決不出於孔子的獨創，不過孔子把來加以發揮得格外透澈而已。他說：「政者正也。」淵政是所以糾正人民的不正的，那末，人君務須先正其身。所以他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路「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路這樣，令並不是政治的要諦，令的行與不行是有賴於德化的。像「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淵的樣子，「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路如居上位者不以德引導人民，只知「齊之以刑」那末，民就會變成「免而無恥。」政為 這種政治不但

不能得到預期的結果，反而會把人心加以惡化，會使社會更形混亂。因此，做人君的應該「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政爲拱手高坐，以德化人，不用干戈，不弄權謀，施行仁政，以統治天下。不但君應做有道的君，民也應做有道的民，舉國上下應該同心協力共同建設有道的國家。政治的目標，要在於道的實現，要在於仁的實現。這樣，孔子以爲國家的價值就在於國家的道德的價值上面的。「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也這就是這個意思。要之，德治主義乃是孔子在政治方面的理想。可是孔子的時代，如上面所述，是一個世道衰微，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的時代，是一個「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時代，那末，怎樣來把這種現實的社會改造成爲理想的社會呢？孔子以爲果想改造當時的社會，則「正名」實爲第一要着。「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正名就是尊重名分，乃係施政的根本。爲什麼呢？這是因爲「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的緣故。名分不正，結果既會引起社會的混亂，所以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主張爲君臣父子者都應各守名分，不得互相侵犯，以確立社會的秩序。這，在於孔子，乃是當時施政的先決問題。他以為如名分果正，則禮樂自興，禮樂既興，

則天下自會太平的。他在這種方針之下，想把道實施於天下。固然，政治係關於實際生活的一種設施，若把經濟、軍事等方面完全不顧，而專注重於上述理想的方面，這當然是行不通的。孔子雖注重於道的實現，但他也決不是把經濟、軍事等完全加以忽視的。「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淵「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路這些都足以證明孔子不是一個完全不顧經濟與軍事的迂腐的書生。不過，在他政治的理想決不在於國民衣食的保障與夫國家領土的擴張和維護，却另在於理想生活或道德生活的實現，所以自然生活的保障與維持不外是理想生活的實現上的一個前提。因此，他在食、兵、信之中，於萬不得已必須減除時，主張先去兵，次去食，而把信看做在三者裏面是最重要的。總之，在於孔子，政治應該從功利入手，而功利却非政治的最後最高的目標。政治的最後最高的目標，是超越於功利之上的。而更進一步，他並以爲正因政治的目標超越於功利之上，功利方才得以充分成就。「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淵齊景公的話可以說明孔子所謂德治，不但與功利不生衝突，反而足以使真正的功利實現出來的。孔子說：「使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路又說：「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路軍

事的勝利也是有待於教育的。這樣，孔子的政治的理想要在德治，而為救當時的時弊起見，他竭力提倡正名。同時他一面受了古來史官派的思想的影響，一面痛惡當時現實社會的種種壞的現象，所以他又主張復古。一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唯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伯秦「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伯秦「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伯秦「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淵顏「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罕子「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孔子對於堯舜禹湯，周公都表示十二分的敬仰，而於堯尤為傾倒。他同史官派一樣，把堯舜時代看做是一個太古黃金時代。他希望當時的社會重返到這種黃金時代的社會。近人康有為說孔子有「托古改制」之意。有為的議論雖多荒誕，但這一點確不失為另具隻眼的見解。不過孔子的主張復古，究竟是出諸自動抑出諸古來傳統思想的影響，却是問題。在我們看來，孔子的主張復古，也許是為着受了史官派的思想的影響，而他借重返黃金時代的口號，以促進當時現實社會的改革，同時也是事實。可是歷史告訴我們，孔子在政治上，却與在教育上不同，是一個失敗者。

在於上面，對孔子的思想的全體，已經約略加以系統的敘述。現在更擬對之作一簡括的評論。

孔子爲儒教的元祖，具崇高的人格，兼文學的才能，學而不厭，誨而不倦，繼往聖，開來哲，他貢獻於我國教化者，確極厚大。孔子之生，去今且二千四百年，可是他所創人生諸論，宏深精要，較諸希臘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諸家，有過之無不及。孔子的爲人，發憤忘食，樂而忘憂，栖栖皇皇，以拯救蒼生爲職志，雖生不償願，而他的愛人的至誠與夫堅卓的精神，所以感化後世者，實非淺鮮。孔子真可以說是我國教育界中的偉人了。司馬遷有贊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文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司馬遷對於孔子可謂推崇備至。就孔子的學說而論，因爲孔子注重道德的實踐，他於人生方面有獨到的見解。他的哲學可以說是人本主義。他以仁爲一貫之道，他以忠恕爲仁的手段，他以爲教育與政治的最後目的也在於仁的實現。這些見解，在中國思想史上，不但別開生面，並且在於過

去竟支配了中國社會至二千餘年之久，就是將來對於人生取忠實的態度的人們，一接觸了孔子的這些思想，恐怕也仍能感到相當的同情與興奮的。孔子以爲仁是愛，仁是人格（不拘心理的與倫理的）的本質，所以孔子在人格之中最注重情的方面。這樣，孔子的思想又可以說是主情主義。這一種主情的思想，我們不但在於孔子，就是在於耶穌，在於釋迦，也可碰到。這在孔子是仁，在耶穌是博愛，在釋迦是慈悲。從來世界上所謂三聖，其根本的見解可以說都是主情的。不過佛教和耶穌教是宗教，儒教却是一種道德哲學吧了。宗教的任務在於闡明神與人的關係。照宗教講，我們人類是無知的，罪惡的，而神却是全知全能的，完善美滿的，所以我們人類應該覺悟自己的無知，應該懺悔自己的罪惡，應該祈求神佛的救濟。因此，在於神佛之前，萬人都係平等。儒教不然。儒教所想闡明的，不是神與人的關係，却是人與人的關係。在於人與人的關係，有所謂親疏遠近之別，這是當然的事。照耶穌教講，人都係神之子，四海皆爲同胞，所以人類應該相互親愛。耶穌教所主張的愛是一種平等無差別的愛。佛教也是一樣。可是儒教是一種倫理觀，在他最後的理想，固也主張平等的愛，而在實行的步驟上，却主張分親疏與遠近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親及疏，由近及遠，這是儒教所以實現仁的理想的階段。就

實際的社會生活講，儒教的見解似乎比宗教更爲切實，所以由我們看，在宗教逐漸崩潰的今日，孔子的地位也許是比較耶穌、釋迦更能維持久遠的。我們果能把孔子的思想再加純化，換句話說，我們果能把孔子關於天的那種曖昧的信仰與思想，從他的倫理觀加以排除，那末，儘管社會怎樣演進，孔子的根本見解還可以當做真理殘存下去，並且對於人類社會是有利無害的。

就孔子的教育論講，他對於修身，主張動機與結果並重，而尤注重於動機；他對於學習，主張知識與行爲並重，而尤注重於行爲。這些都是確當不易的見解。就在今日，這種教育理論還是具有充分的價值。照我們看，孔子的學說裏面最多缺點的部分乃是他的政治論。他主張正名，他主張復古，原因當然在於他痛惡當時現實社會的混亂與腐敗與夫他企圖改革現實以實現他心目中的理想的社會，可是他受了古來傳統思想的支配，竟毫不反省地相信着太古有一堯舜的黃金時代，他竟同以前的史官們一樣想把這一個太古黃金社會實現到當時現實社會上面。這些是孔子的莫大的錯誤。固然，當時的現實社會是混亂的，是腐敗的，但是我們須知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等一切壞的現象都係當時經濟制度的崩潰在政治及社會上的各種反映。當時現實的封建社會，因生產力



發展的結果，已經與當時的生產關係不能調和，已經在那兒逐漸崩潰。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演進。我們是無法避免，無法阻止，並且是更無法硬拉回頭的。倡改造社會的理論的人是應當明白這一點，是應當知道社會的改革，只好因勢利導，決不是憑空臆想所能奏效的。爲說明這一層起見，我們暫借現代的社會來作比喻。現代的社會（指世界而言）因機械工業過度膨脹的結果，其中流弊於以叢生。如先進各國的生產的過剩以及貧富的懸隔，就是明證。而現代社會所以顯呈這種種的矛盾的原因，根本在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不能調和。生產力的發展已經超過於牠與生產關係互相調和的程度以上，所以舊有生產關係的崩潰是無法避免，無法阻止的。假定現在有人以爲現代社會的混亂與矛盾乃係機械工業過度發展的結果，欲救今日世界的病症，只有毀壞機器的一途，換句話說，只有開倒車的一途，那末，這種見解最少由我們看來是不切實際，徒滋糾紛的空論。孔子對於當時社會的改造所抱的主張的錯誤正和上例是一樣的。況且孔子所信以爲真的那個堯舜時代的理想社會，由今日科學的眼光看來，完全是一個烏託邦。假定孔子並不信以爲真有，不過姑且借此以行號召，則孔子爲不信。假定孔子信以爲真有而主張復古，則孔子又難免爲不智。不信與不智，孔子必居其一。而由我們看，與其說孔子不信，毋

寧說孔子不智，較近事實。（當然，孔子的學說也多少包含有不信的成分在內。）孔子自己也說他是一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的人。他對當時社會傳說裏面的古代聖君非常崇拜。固然，他並不主張盲從某一時代，可是他却想把古來各代的良好制度，抽出綜合，以造成一個新的社會，換句話說，他總以為新社會的基礎是在過去各代社會制度的精粹的綜合。「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伯秦這樣，可見孔子雖不盲從古代，而他的信古與復古以及他對堯的極端推崇，實爲不可掩的事實。要之，孔子是以堯舜的社會爲最後最高的理想，而以夏商周（文、武、周公）各代的社會爲當時實際政治設施的標的的。這種完全在過去社會裏面找求新社會的要素的見解，這種退化論的社會改造論，在我們看來，不但是沒有價值，反而有害。我們固然也知道新社會一定包含着舊社會的要素的一部分在內，可是新社會的成立要以生產關係的轉變（就是把舊生產關係改爲新生產關係）爲主要的前提的。因此，商鞅的土地自由買賣政策在政治論上畢竟高於孔子一籌，而後來秦代的郡縣制畢竟也代替了周代的封建制。由我們講，孔子的道的不行是當然的，因爲他是一個當時貴族階級的代言人，他的政治論根本與實際社會的

演進的必然的法則不相適合的緣故。

在尊孔思想與排孔思想同時並存的今日，我們是主張尊孔者應該把孔子之所以應尊，排孔者應該把孔子之所以應排的理由，先加充分的檢討與闡明。一味妄行尊孔和一味妄行排孔，都是最無意義的事。總之，照上述的批判，孔子的爲人與思想之中，有值我們尊敬的地方，同時也有值得我們排斥的地方。我們不贊成無條件的尊孔與無條件的排孔。在於今日的我們，孔子只不過是先秦諸子中鈞一子，他已經失却了從漢武帝以來我國社會所特別賦與於他的那種神祕性了。

（註） 本文關於孔子的言行所取的資料完全採自論語一書。這是因爲論語一書最稱可靠的緣故。

論著 孔子思想的分析與批評

五八〇

## 牡丹亭贊之四

平伯

美人

幼年讀史傳嘗喜古代聖賢美人之衆，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西施王嬙飛燕太真皆美人也，稍長而稍稍怪之，以無所見也。既而汎覽短書，不見聖人矣，而美人之來也愈衆，凡一小說，照例必有絕美之美人，少則二三，多則數十，以至于百美，個個又皆王嬙西子也。夫王嬙西子之美而艷，似已非塵凡所宜有，今無端又得如許之王嬙西子，豈所宜哉。間話休提，歸于正傳。夫往古來今，真真幻幻之美人如許之多矣，彼臨川氏何必更寫一杜麗娘，更如何寫杜麗娘耶？陳陳相因歟？襲故彌新歟？此凡讀牡丹亭者所必辨也。如何辨之？卽以美人之美辨之可耳。清真南歌子「人好自宜多，一致語亦恆言也，美人豈有嫌多之理耶。論其實，則美人者曠世而後一見，而且不一見也，少也，少，不以多爲病也。論其意，則人人心目中至少各一有西施在那邊，情人眼裏出西施，豆腐店亦有西施，多也，多，不以多爲病也。使美人而信美也，無所謂不宜有一美不少，百美不多，大有韓信將兵之度，使美人而不美也，則當另覓之他篇矣。若杜麗娘者美中之美，故臨川氏寫之，宜之宜者

也。以宇宙言之，則筆補造化天無功也；以人間言之，則宛轉和會億兆人之心眼也。君若問彼具何意見耶？彼曰：毫無意見也。君若問彼以何筆調耶？彼曰：別無筆調也。君若問彼世間有美人歟？則頻搖其首也。君若再尋根究底，汝之美人安在哉？彼行且笑，笑君矣。連連給軟釘子碰，此人情所不堪，殆非也，無奈何耳。如何而始爲美，此見也，不可證而得也；何緣而忽愛美，此欲也，不待證而明也。美之在人間，如頂門一棒，心上一針，無枝葉之離披，無葛藤之引蔓。美人安在，無所在也。美人安見，還見之於君心耳。君果何因而必欲詢諸他人歟？豈君尙不能無疑於彼美爲之美歟？抑君尙不能無疑於足下自己之心眼歟？君何其搗謙乃爾。夫美與不美，今日之事一言可決，其最後質證並不在塵世之萬千，而只在君心之一點。君曰：如何，便如何耳，足矣，足矣，君奈何尙有所不足！譬如邂逅之君，安得諉爲勿曾見，見之矣，則在彼雖虛設設之幻艷，而在君固已一度實丕丕地放開眼界矣。君又何必自貶其心也，眼也，如此之甚耶。若玉茗堂固深信不疑於自己之心眼者，不但此也，甚至于深信不疑以人間之大必有同具此等心眼者，或具此心眼之類似者，不在咫尺，必在天涯，不在當世，必在異代矣。見之切，信之深，守之篤，於是寫一杜麗娘。杜麗娘者，杜鵑也，於花則映山紅，於鳥則子規也，其第一搭連自然是杜鵑姓杜，杜麗娘亦姓杜，其第

二搭連則似不甚的確。驚夢一逼青山啼紅了杜鵑，茶蘼外煙絲醉軟，「此隱約自況也。或曰，此非奇談，定是笑話。然而非也。冥誓淨唱後庭花滾，「剗地裏牡丹亭，又把他杜鵑花魂魄灑，」是判官以杜鵑喻杜女也。旁疑言將去杜小姐墳上，末唱尾，「鎖春寒這幾點杜鵑花下雨，」是陳師父以杜鵑喻杜小姐也。硬拷生唱太平令，「纔提破了牡丹亭杜鵑殘夢，」是「柳郎以杜鵑喻其閨人也。圓駕且唱四門子，「便作你杜鵑花也叫不轉子規紅淚灑，」是麗娘兼花鳥以自喻也。而且是茶蘼上引驚夢矣。尋夢懶畫眉，「睡茶蘼抓住裙紋線，恰便是花似人心好處牽，」是茶蘼也。杜麗娘之爲茶蘼杜鵑何？豈真以一杜杜，「茶杜」爲鄰類乎？殆非也。蓋杜鵑茶蘼，春三二月花也，花之晼晚者也；子規，盡情之物也，盡春之情其爲杜麗娘乎？此鄰類也，然而有遲莫之嗟矣。「杜鵑聲在柳花邊，」逼出一柳夢梅來，書名還魂，固柳生矣，遂字之以春卿也。言懷折，「有一日春光暗度黃金柳，雪意沖開了白玉梅，」梅先春，柳亦先春也，開宗明義第一章立卽雙提梅柳，先之先者也。（以下言梅言柳皆不數。）柳生何先？男先於女也。「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先，」此大有非使他先不可之意，故曰「祇是梅好，」謔菴虐哉，亦實情也。麗娘一書之主，奈何後之？說在標有梅三章，請勿怕頭巾，坤之文言也。先之何，不失時也。後之何，必待時也。

先之後之及時也，全之盡之也。臨川氏知夫不全不盡之不足爲美也，而其生平絕作惟在還魂一記，故其說緣會之初，「來時荏苒去也遷延」，非急色之秀才，先者後之也；及說到團圓，「南枝挨暖北枝花」，非遲莫之美人，後者先之也。或先或後，不先不後，譬之於觀，恰直視也；於筆，恰中鋒也；於攝影，恰好正面全景也。擊鼓搖旗，堂堂正正，聊以寫蒼天之春，青春之美，美人之情，人情之至，至情之福，有如是如是者。不當信如是耶？尙何有於紛紛兒輩之譏彈。彼小兒者耳，入口出，祇耳食團圓爲窠臼之說，而曾不能稍體會，遂如嬰武之學舌矣。明乎此，杜麗娘非他，百花之魁元，三春之神王也。（神王字面出祕議折）杜鵑、荼蘼是也，牡丹是也，子規、鶯燕是也。（判官初欲貶麗娘入燕鶯隊，見冥判折）梅柳亦是也。塵世安得有柳夢梅，女之心象耳。春所孕育無不盡也，春所邂逅無不是也。冥判、賺尾「花間四友你差排」，麗娘非春，豈宜統制鶯燕蜂蝶乎。後庭花滾自碧桃、紅梨以下迄于牡丹、杜鵑，一口氣數花名四十，皆春物也。四十多乎哉？不多也，虛數也，百花也，萬紫千紅也。於次曲寄生草，卽找補夜舒蓮一種，美人蕉在四十花外，而歡撓折又以之比杜麗娘。然則四十鳥足限之，無花不是矣。麗娘非特爲百花之魁，一百花而魁之也。（不詞之甚）玩真鶯啼序，「仍恁般一箇人兒，早見了百花低躲。」豈獨春之化身已耶，直春之本然也。



夫春，美也，美情也。春無美人，春何爲？美人不見春，美人安見？美人而竟勿情，美何爲？情而猶未美，情安見。（讀若現）言之，「剪不斷，理還亂，悶無端，」不言，「水點花飛在眼前，」故曰：知難而見易也。又曰：得見斯易也。夫柳生者得春之先，得春之全，得見春者也。生以何因緣而得見春耶？春光躍躍然欲生之一見也，「恰三春好處無人見，是以生之一見而後始無憾也。」生似不欲見春，似春泥生以見，作者腕力如反張之弩。起首言懷，麗娘翩翩地先入柳生之夢，及二十八折竟又悄然幕入一男子之門闌，卑其詞曰：「還怕秀才未肯容納，」女且先男矣。夫其先也，一之謂甚，可再乎，然而竟再之，三之，然而至三十二折上，柳生還在說甚「薄福書生不敢再陪歡宴。」何處窮酸！多大眼孔！天下之懶！一國之倨！乃作者縱其拗怒之筆，跌出一冥然孤往之杜麗娘耳。以蕩地驚天之俊才，守禮謹嚴之處子，而不辭迎門調法，結露水良因，其情之一往而深，深深幾許，無人能知之，無人能言之，亦無人能理會得之，雖以作者之雄才亦復委婉其詞，暫屈柳生，使彼顧有不欲之色，謂之出奇制勝可，謂之無奈勉強尤妙也。彼春光固時常強人以見聞者，麗娘之遠祖久已呼爲無賴，亦有憾焉，深之至也。柳生是何罕物，遽欲占斷三春耶。蓋作者欲以厚德配深情也，非作者欲以厚德配也，以人世惟厚德堪耳。厚德載物，情深於是乎棲遲，且有終焉之志矣。柳生自

許曰「一味志誠」(歡撓)麗娘復許之曰「志誠無奈」(婚走)柳生之德之厚誠然矣。然生賓卿也，牡丹亭能敘之，不能描之，復以杜女之情之深推知之，非至厚之德將無當至深之情。故作者遂濡染大筆，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矣。其地則牡丹亭也。生者死之驚夢也。

死者生之，回生也。驚夢一轉過這芍藥欄前，緊靠着湖山石邊，是暗點也。(三婦本

評曰「此處正是牡丹亭上，却不說出」回生於牡丹亭上，進還魂丹，是明提也。生生死

死都在這裏，所謂「牡丹亭上三生路」也。亭必牡丹何哉？蓋牡丹殿三春，王百花富貴

團團，有情美滿之極徵也。紅綠花卉，青綠山水，金粉樓臺，脂粉仕女，裝點飽滿，淋漓酣暢，一

於此。不知有俗，何緣避俗耶？牡丹雖好，其奈春歸得春之全者，梅花也，梅子也，花先之，子

後之。故執夫兩端，柳夢梅也，而用其中，牡丹亭也。子怪吾言爲羊卵之類耶，而天下之大

何奇不有哉！「人間天上道理都難講」也，固作者之心耳，作者之心庸詎可知，猜之以我心

耳。然夢梅之梅，梅子之梅也，非猜也，證也，其見於本書亦數矣，子何少見而多怪，奚如見怪

不怪之爲得。於尋夢三月海棠下說得明白，試引曲文：

呀，無人之處，忽然大梅樹一株，梅子磊磊可愛。「么令」偏則他暗香清遠，傘兒般蓋的周

全，他趁這春三月紅綻雨肥天，葉兒青偏迸着苦仁兒裏撒圓。愛殺這晝陰便，再得到羅

浮夢邊。

此固影綽說出一嶺南秀才也。又玩真折：

却怎半枝青梅在手，活似提撥小生一般。「鶯啼御林」他青梅在手詩細哦，逗春心一點蹉跎，小生待畫餅充飢，小姐待望梅止渴……

麗娘畫中手撚青梅。柳生之自比梅子，往往可見，言懷折一等的俺梅子酸心，柳皺眉一歎，撓折「梅子酸似俺秀才」其爲梅子明矣，何緣而爲梅子，則詩經學生家傳，還是說三百篇，還是引周南召南，這四個字兒順口。其義在標有梅。么令一曲，即標梅之曲文演義也，所謂「逗春心一點蹉跎」亦標梅之義也。作者尙恐讀者之無覩也，借診崇折發科「毛詩病用毛詩去醫」，用詩多不出二南，其中一節：

酸梅十箇，詩云，標有梅其實七兮，又說其實三兮，三箇打七箇是十箇。此方單醫男女過時思酸之病。

不但明明白白提出標有梅來，并明白聲敘標梅之章旨及其在本書中之意義。如此歸結杜麗娘，實女子之常，人道之常耳，何怪之有。既預敘焉，及夫曲終，駕前和合，銀幕之朱唇方觸，立即燈明人散，亦文家之常，謂之窠臼可也，更何有於怪。人世勞勞不過如此，窠臼，

窠臼，汝庸可暫廢耶。盡三春之情以歸一女子，盡一女子之情以歸一男子，此牡丹亭全部之提綱也。見怪不怪，怪果敗矣。泚筆及此，啞然笑矣。陀螺千旋終是一點，觔斗三翻仍在掌心，徒費精神，其亦不可以已。曰：且勿自嗟，嗟將遁矣。子題作美人而累千言言春，下筆不能自休矣，野馬也，塵埃也，博士驢也，粵若稽古也，何時了耶？姑改題爲春如何？曰：烏乎可！我道君性急固然。掩耳而走，此其時邪？雖然，少休乎。若題目是美人，子言誠是；如其不然，僕亦未必非。有是哉，子之善忘也，檢之！曰：正勿必，僕之健忘尚不如是之甚也。從來未曾拈美人爲題也。美人縱美，何與于僕。贊牡丹亭耳，其始贊也，數百言輒止，自以爲足矣，吾子病其枵然也，欲僕申夫所以贊之之意，遂一誤再誤而至於此，今子不怪自己之拋荒本題，反以之資僕，毋乃太凶乎。牡丹亭之寫艷冶與芳華，雙管齊下，僕贊之亦雙管齊下，謂效顰之姿，劣於前修，致難望其肩背，此誠百世難逃後賢之公論，若謂認錯題目，則三尺童子猶知其不可，況僕耶。何爲絮絮叨叨，本題眼前便是，杜麗娘，麗者美也，麗娘，美人也。柳春暉，春者春也。生旦出場，唱隨和合，牡丹雖好，綠葉扶持。一個光棒兒美人，台上搖搖而擺擺，若非小青題曲，定是尼姑思凡，還魂記有此場面乎？彼雙起，僕單承，彼殷勤牽線，僕棒打鴛鴦，好惡拂人之性，是凶是吉，足下當爲僕三思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春日遲遲，我心

傷悲。春之可傷，千百年來非一日矣。彼悲秋宋氏郎君，還是後生小子。異日者，或應胡適之之誓，同歸于奧伏，固亦難言，而截至此刻現在，羣鶯亂飛，雜花生樹，春草碧色，春水綠波，人心中尙以爲天然佳麗，不煩僕一一作鄭箋也。且所謂異日，寧非摩空盡廈，蔽空有機乎。洵若是，是不見春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諺曰：「眼不見，心不煩。」假如不幸而驀然撞見此五百年之冤家，足下能具結保證，其心仍如古井水平，恐亦未必也。且奧伏以後，人人豎起天賦之脊梁，也不傷春，也不悲秋，事之或有也。但當夫春三二月，好景艷陽，了無欣欣之色歟？古今人（其時僕與足下作古人久矣）之相距，乃若是之遠耶？僕終不信也。若春之來，有欣欣之色矣，則春之去也，必有惘惘之容矣。卽無惘惘之容，寧無惘惘之意，此惘惘之意，非卽所謂傷春惜春也耶？然則說到歸齊，後世之人何必不傷春，特其一生的滿他兒，或略遜於今日耳。春魅人間何其甚耶？雖然，殆不如彼美之魅之甚。何以明之？此愚問也，僕將勿答。子縱能以算式示後人之決不再背誦石頭記賈府小姐之芳名，至于N數，但子亦敢必後賢不會再認肉麻當有趣歟？吾敢斷子之不敢，吾能斷子之不能。塗唇灼髮，「摩登」女美，或稍異於天寶末年之朱唇雲鬢，而諸吉士之愛之戀之，逗之誘之，憐之惜之，則一日耳。花紅柳綠，久矣夫日成，酒綠燈紅，從頭又作愛，是

不以境而變也。英雄兒女自然我我卿卿，同志同胞難免卿卿我我，是不以身分氣質而變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陳言也，世無不變之真名言也。然而不盡然。世間固亦有其儼然不變者在，彼美之魅力非即其證歟。（兒子潤民見「美人」一題之足困其父也，卒爾問曰：美人非賢人乎？曰：是何言也！對曰：見于赤壁賦。曰：他日女人之世界或然耳。若曰：父親，蘇東坡他亦是女人麼？則將大窘矣，幸而不曾。）美占春先，人之情也，於是發爲文章，不得不賓春而主美人，牡丹亭然而非牡丹亭所獨也，名篇巧製，蹈此窠臼而不悔者更僕難終矣。姑舉二三以實吾文。「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音旨微婉，弦外悲深矣，至「更比落紅還可惜，倚闌人不似當年。」則聲高調起，若無餘韻，正以無餘韻爲佳耳。或盡或否各有所當，各犁然有當于勞人思婦之心，此其故何哉？蓋低徊怨悱，不覺而言之婉矣，酸楚悲涼，不覺而言之切矣，皆有所不能自己耳。固不獨律句然也，「請謝彼妹子，何爲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歡愛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以兩漢先民之拙厚，亦知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耶？亦知讀牡丹亭耶？古今人相距真不如是之遠矣。夫痛惜深憐之情，與其聽彼飄流于茫茫人海，何如付諸斷井頽垣，與其都付與斷井頽垣，何如泥伊小庭深

院乎。美人猶不可惜，夫何惜於春，春且可惜，美人不愈可惜耶。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吾未見惜花如戀其情人者也。春者暫往而復來，美人者一往而不返也。春者無歲不春，一春而天下春矣。美人者曠世而見，且不見，見不必遇，遇不必識，相識殊未必繾綣汝耳。其難得也如是，其易失也如是，其一失而竟不可再得也，又如是如是，則其宛轉可憐，以此視彼奚啻什百哉，千萬正不爲多云。況美人，人也，春物也，人物，景也。諺曰：見景生情，美人亦得謂之景乎？曰：可。王靜安曰：「昔人論詩詞有景語情語之別，不知一切景語皆情語也。」然則一切情語非景語耶？顧景有遠邇彼此，美人有情之景，春無情之景，有情者斯謂之情，無情者則謂之景，此常言也。今不復弔詭，以景生情，其直接無碍，何如情自相生耶。春光者自然之美人，美人者人間之春景，其魅力原非有等差，然而若有等差者，體會有近遠，理解有曲直耳。近遠曲直遂生難易，難易既別便有等差。「蔓草見羅裙」是日中先有羅裙也。「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是心中原無芳草也。「見伊小日」并憐及乳燕雛鶯，「送我中年」歎息夫飛花落絮。彼花花絮絮鶯鶯燕燕胡爲也哉，設塵世自來無美人之見，至於無美人之想，亦無美人之痛惜與深憐，則彼鶯鶯燕燕花花絮絮又胡爲也哉！春物無情，且以生之情投射之，映現之，使萬紫千紅咸香生而色活，況夫一切有情之領會乎。斯固不

假比擬，無待形容，不待思量而即痛癢相關，非所謂「直觀」也耶。文者比擬與形容耳，而其至者，則超超元著，冥冥同符，鄰乎直觀矣。牡丹亭亦僅得數語，於驚夢折見之。皂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此曲且唱美人（麗娘）惜春，主中賓也。山桃紅「則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此曲生唱春（春卿）惜美人，賓中主也。異代知音，其唯芹溪氏乎。二十三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即石頭記作者之一「牡丹亭贊」備引而證之。

黛玉：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朵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曰未曾留心去聽而風送好音偶然聒耳，何以明欺我輩耶。數十百句之曲文皆不入耳，獨此句以何因緣得明明白白一字不落？異哉，異哉，九原可作，質諸若人。

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略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就誤了聽曲子。

此以非想爲想，以想爲非想者也。想與言，行爲論家證之，以足閒言之義。「就誤了



聽曲子，「善哉言！讀牡丹亭，替何如讀牡丹亭耶？」惜世人未必能領略，「此替之所由作也，是不得已也。不得已而曰不已，媚世之心也。」

再聽時，恰唱到「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便一躡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一「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

凝想之頃，便恰好唱到山桃紅，其說同前。詩也，詞也，曲也，湊聚於方寸之間，反覆融會，寧非所謂「先聖後聖」，「唯賢知賢」耶？芹溪在偌大一部書中，只選出數句，又從數句中，只選出八個字來，可謂金針度盡塵凡矣。善哉言乎！善哉言乎！不三歎之，意不快也。盡人世之情於一美，盡美人之美於一歎，故有情領會，唯在還魂，還魂主峯則曰驚夢，驚夢之警策，只有這八箇字，「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竟被他脫口說出，又立即被他說完了，使後之來者無以措詞，文心之美，至於此乎！天下之才，應非過獎矣。夫無窮已者，春也，無涯涘者，情也，不可捉摸者，美人也，不可抓捏者，盛年也，悉數之，則歷劫投胎，玄髮千霜，兒頭百刺，猶

不可終也；攝以寸心，現爲總持，斯一在而無不在，一見而無不見，一筆而無不到矣。明明白白幾句好話放在這裏，令人贊歎不得，箋釋不得，然不贊歎不箋釋亦不得也。我輩今日奈牡丹亭不得，牡丹亭作者當日亦奈杜麗娘不得也，則麗娘之麗其可言耶。或曰：子不云乎，麗娘作者之心影也，今乃若真有其人，何耶？曰：奇花之未胎也，固孕育於春光杳冥之中，及其葩蕊芳芬，傍人近遠，謂爲虛花幻艷，天理人情，可乎不可乎？以作者之情之深，生生地跳出一杜麗娘來，姓以杜明爲杜撰。然而已經杜撰了也，則衣帶之間，茶時飯晌，當無不是者。帶人寤寐如送如迎，感激之餘，鬱爲恚怒，及至欲罷不能，而亦情恬夢穩，喜復初心矣。此兒鬼之談，放下不提可也。子亦寧不思，彼若無見于美人之美，則更何處去寫美人之美乎？此一語斬斷葛藤，必當信臨川氏之有所見也。可質證者唯一記耳。歷覽古今之言美人者，大要不離乎虛實，實形也，虛神也，形先而神後，肖易妙則難，試發兩端以概其他。古詩有如國風楚辭，碩人之二章，開後來一切實寫之宗派，而湘夫人開首四句，便空空色色，黃葉滄波，有成愁艷，前修未密，來者轉精，洵不誣也。近代短書有如紅樓夢，其於二美常有偏愛，寫黛用虛，如第三回從寶玉眼中初見：

兩灣似蹙非蹙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

喘微微。閒靜似嬌花照水，行動如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脂本評曰：「此十句定評直抵一賦。」愁也，病也，縱傳統之美人愁多病多，豈初見卽病歟？律以寫實，彌見柄鑿，詞故未盡佳，然的是虛擬。若其首二句，疑顰疑笑，則致語也。若

釵玉之乍逢，則見於第八回：

先就看見釵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髻兒，蜜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蔥黃綾錦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程乙本少去下四句）

虛實判而作者之情見矣。美之實者定於一，而其虛者幻于多。虛實者所以窮美人也，一多者所以窮虛實也。虛必以實觀，實若虛而終於虛。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一爲多，多卽一，殊途而又同歸也。思之思之，似紛總也，言之言之，似繳繞也，然而不然，斯心之同然也，理之自明也，匹夫匹婦所共喻也。况吾子儼然在上，僕曷敢辭翫縷。虛柰何以實觀……：設虛不以實觀，子曰更以何觀？紫玉且如烟然。再發前例，「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非「明妝儼雅仙，瓊飄搖」歟？「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且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非真有這麼一個「如夢俏魂靈」歟？

夢中之歡雖虛而可尋則實，畫中之美雖虛而可叫則實，凡此種種今茲未能盡請得更端。吾故曰不可捉摸者美人終於虛也。「螭首蛾眉」非似實而非者耶？其風流所被，桃花面，楊柳腰，櫻桃小嘴之爲世所詬病者非他，以其陳腐舊套耳。第一個將花比美人是聰明的，第二個便是傻子。夫日光下無新物，奈何病舊，舊非病，似始病耳。故喻也，形容也，花容月貌，玉骨冰肌，凡以某喻某，所謂實狀無非虛也。若以花月冰玉之神取譬，則虛之虛者也。當愛誦「燈影似人人似月十分圓處不分明」之絕句，風神蕩漾，善化實也。而幽媾夜行船一曲與此相似，舉之以俟賞音：

瞥下天仙何處也，影空濛似月籠沙，有恨徘徊，無言誓約，早是夕陽西下。

宜拍案叫絕，然分明是實而終於不得不虛，此非無奈勉強何？贊之者何？恨辭耳，義兼美刺云。庶幾無憾心或然耳，不能無憾若固有之焉。要之，「真色人難學」，虛不盡，實亦不盡也，然而不可不求虛實自身之盡，非求盡美也，盡則不美矣，故曰不可盡也。然而必求盡虛實者何？求心之安也。安而后能得，斯脫然無累矣。及釋重負，則猶一庸衆人也，所謂長圖大願僅此而已。嗟嗟文心，汝何爲者耶！何謂一？立準焉，準步亦步，準趨亦趨，則美，跬步失即勿美，所謂一也，以窮實也。比况之似實而仍非者，以其有二也，一之故實也。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真殆庶之才也。而顏子之言不過如此，宰我子貢有若雖智足以知聖人，仁或不足以近之，遂不得不假寵于比擬與形容矣。「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斯盡美矣，未盡善何？天生仲尼，只是仲尼，豈得謬引麟鳳海山以形容之哉。比擬形容實皆寬而無當，泛而不切者也。善言彼美之美，之爲一者，其屈家高弟，西鄰之宋氏郎君乎。夫一良不可言，言即不一，斯誠難耳，而文章巨子出補天手，逞雕龍技，必挖空心思而強言之，口多微辭受之吾師，真一顏淵也。「如是而美，」何謂如是原不可說，然「不如是而不美，」此不如是若猶可說。如欲登絕壁而不得，從其隈罅處攀藤附葛而進身矣。觀其賦東家子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烘雲託月而準在焉，斯可謂善言實矣。而關蹊徑於山陰，固視實若虛之又一例耳。還魂證以紅衲襖曰：「俺不爲度仙香空散花，也不爲讀書燈間濡蠟，俺不是趙飛卿舊有瑕，也不是卓文君新守寡……若問俺妝臺何處也，剛則在宋玉東鄰第幾家。」左不是，右不是，則必在個中矣。至於還魂特筆，當尤有進於此者。何謂多？不定也，無窮已也，儀態萬方也。多者，以致虛也。何處有絕對之美人乎，不可不有此一想耳。

實而最虛也。一顰有爲顰，笑有爲笑，雖名言難罄似虛，終愜情理之實，是實也。狀美人者必曰容光。夫容光者，神光也，三光也，以日喻之，言其 *overwhelming* 也。（宋玉曰：「詳而視之，奪人目精。」）以月喻之，言其妻迷也，以星喻之，言其熠燿也。一他飛來似月華，「其在 *overwhelming* 與熠燿之間乎。」影空濛似月籠沙，「則是淒迷也。」似逝未行，無近遠也，乍陰乍陽光中影也。故素乏平生半面者，却會似曾相識，及夫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顛倒在籠燈就月子細端詳矣。言美人者，又曰姿媚。態之與光自難析言，然亦一無定也。夫豈有非顰不可之美人乎？又豈有非笑不可者乎？宋玉曰：「美貌橫生，不可殫形。」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言其昌盛繁多也。」曰：「婉若游龍乘雲翔。」女子奈何以龍喻，言其神明變化，其猶龍乎，却非青牛老子。美人者，體一而用多，窮準形相，無非美目，形相可窮乎？故美不可窮也。於是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知，豆腐店中有西施，百姓日用而不知，天下有情人畢竟都會成了眷屬何？蓋美人宜見而終於不，美人之美若定而終于勿。解鈴繫鈴，世味嘲弄，清雋如橄欖矣。故容姿誠不可言，言之，人曰庸詎知非豆腐店中人物歟，則吾技窮矣，似窮而非，無名強名，是謂善知識。在「真」篇中，曾以柳生叫畫而不識麗娘爲一破綻，今作者乃借以爲說，真管夷吾之亞也。以破爲立，必先知

破。又必絮叨之而破始明。夫杜麗娘者絕對之美人也，其證當不在上引一句之關合「宋玉東鄰第幾家」而別有所在，始厭夫人之心目。試據曲文，求其內證。言懷一夢，驚夢再之，一是那處曾相見，相看儼然，早難道這好處相逢無一言，一是美人絕對性之一種觀照，至少在柳生心目中爲絕對。見美人而迷離夢之，相對者也；不會見而儼然夢之，絕對者也。非想非因，何緣入夢耶？絕對之驗也。曰：「似曾相識，向俺心頭摸。」（玩真）必冥冥有會，玄玄如契，多年懷抱，一旦豁然，無毫髮之憾者也。曰：「好處相逢無一言，一則必來自先天根器，不由後天熏習而漸成者也。不見而恍乎有見，其體也，美於一也。及逅避且重逢也，一見諸拾畫，二見諸玩真，三見之於幽媾，見非一見，還似愛而不見，見而不盡者，其用也，美於多也。小說家常言，兩陣對圓，捉對兒廝殺，故意賣個破綻，真荒唐語也。破綻縱實，安知不緣氣力不加，而必爲故意賣乎？然破綻并虛，則尤說不到賣陣上。故從破綻說，亦有破綻，而尙小，不從破綻說，豈不更大哉！請設二端，以明還魂所立爲真實之破。麗娘畫影必夠像，柳生認心影必夠真，雖讀者之疑疑不及此，終似不可不辨。寫真麗娘自喜，「畫的來可愛人也。咳，情知畫到中間好，再有似生成別樣嬌。」玩真，柳生曰：「想來畫工怎能到此，多敢他自己能描會脫。」丹青唯妙，有如是者，是唯肖否，再看冥誓：

(旦)比奴家容貌爭多。(生看驚介)可怎生一個粉撲兒!(旦)可知道,奴家便是畫中人也。

耳提面命,視猷世寶如孩提矣。又按自拾畫後,迄幽媾前,中歷玩真全折,柳生獨唱曲牌二十,不計賓白,一雙眼睛不離這張紙。謔曰,「痛叫頑紙,」頑痛俱妙。既「早晚玩之拜之叫之贊之」矣,然至第十九曲金蓮子下,其賓白仍曰,「再把燈剔起,細看他一會,」觀之不足,固以曲繪美人丹青之神奇與容光之離合,而此生是否善用其眼,却瞞不過諸位看官。斯下一筆而表裏俱到。二端既得,始可言破。夫麗娘之畫,畫的的是伊自己而生,一口便咬定爲觀音大士,此又何說?風雨淹旬未能展視,以爲大士久矣,今日晴和瞻禮一會,仍以爲大士也。接唱黃鶯兒曲「真身在補陀,」竟坐實伊爲大士也。夫觀世音菩薩與人間女子相去亦遠矣,柳生奈何無目?真實之破,此其一也。「丹青小畫又把一幅肝腸掛,」及對景掛畫,則曾不知也。嫣然暮雨之來,身遂曉風而去,而不知如故也。直至揭破謎底,始跌着脚道,可怎生一個粉撲兒。眼鈍鈍到如此,心呆呆到如此,猶曰國寶仙才,何顏之厚,此二破也。圓則不復破,而還魂之破皆不可圓者也,今不以圓爲圓,即以破圓之圓之圓者也。蓋麗娘之美,即現諸丹青亦復妙到毫顛,是生駭異,是生嚴畏,直當呼之爲大士耳。



漸悟知其非也，則曰常娥耳，終不敢視爲人間物也。及知其爲「人間女子行樂圖」矣，然猶不敢信其在人間也，故曰「怎能覈他威光水月生臨揚」，又在暗暗地說什麼觀音大士了，癡頑到極處矣。眼生誤認，猶可言也，咬住不放，不可說也。以隔尾終之曰「敢人世似這天真多則假」，竟到底不點頭，令人動惱惱無奈之思。此一破綻畫出美人之影之美亦無盡藏，而丹青之超凡入聖，猶其細焉者。夫紙上談兵足令人色變，況其本來面目歟。此圓荒法門，大可隅反耳。月明如乍，今夕何年，掩卷而猜，識歟不識？吾知天下後世諸位明眼看官，固當同聲疾曰「不識」。彼豈泥塑木雕者耶，而可如今日考場中時時拿出一張四照寸片來歟？抑并不須對照原本得，便一眼看殺了麼？世間知麗娘者宜莫如柳生，而據記言尙有所謝短，則麗娘之美爲一而多者，爲無窮已者，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不亦信乎。曰，吾得聞一多矣，願詳通和之說。對曰，可，但子勿責以跑野馬斯可。今有一點焉，聚則成形，散則成氣，此通和也。言古美人必首西施，西子以瓊美，効而成笑，雖代遠事湮，書缺有閒矣，當日之效未必無一似也，其成笑奈何？是嗜非美，以西子而美也。淡妝濃抹總相宜，設與無鹽媼母易地而處，則任爾濃妝淡抹都未必相宜，是淡妝濃抹非美，亦以西子而始美也。(1) 西子一也，西子妝則多，得一得多，一不得多亦不得。諺曰「醜人多作怪」，是逾

多且逾不得也。故曰一爲多。多卽一又何如？曰，子不憚煩哉。乍觀之多固非一。相傳環肥燕瘦，子姑信之。肥瘦不同，環燕亦非兼美也。推而放諸百美圖，其爭妍弄色，奚啻什一，一多而竟不復一矣。苟徐而思之，始恍乎有見於環燕之一。設玉環體重至五百磅，而飛燕只餘十，則必無禍水之唾，蓋漢帝唐皇望望然去之久矣。「碩人頎頎」，「碩大且媿」，而後之人曾勿疑爲大塊頭也。掌上之身，香扇之墜，後之人又勿疑爲小疙瘩也。曷爲勿疑？必有見於一也。若無見於一，安得勿疑乎。宋玉曰：「穠不短，纖不長」，是一是多，難欺來者。舉兩端而言，用中者得一之謂也。柳條籐蔓好處相牽，已近大學中庸，雖曰游子有忘歸之樂，終不如興盡回家閒過遣耳。一多虛實而不盡美，又將如何。貌兒已失，且去尋尋，明知將無見於碧落黃泉，而畢竟可以多走一些路程，似乎對得起一雙脚。於是，是有顛倒說之者。宋玉曰：「惑陽城迷下蔡」，一知何嘗不及而來者實精。李延年歌云云，傾國傾城，今爲俗濫矣，在當時初被管絃，則新雋語也。以彼美而我惑，美因而惑果。凡諸虛實法，大半皆言美而求染習此惑也。今似虛實兩窮，遂不得不倒果爲因。（上言還魂之破，實已參用此種寫法。）既傾國傾城，必無對無雙矣，所謂顛倒也。史言褒姒之滅宗

註(1) 或曰「西子蒙不潔」，子意云何？曰，非妝。

周西施之沼吳宮，於是千載之下咸深信勿疑二子之美矣，其實國社云亡寧無君相，奈何責一女子，而二子之美究竟如何，縱使纖手當年真擲破過一座江山，仍不可知也。然而後人甘心受古人之欺瞞，篤守而勿疑者，此顛倒爲說之明效大驗也。馬嵬之事亦然。唐之詩人曰：「未免被他褒姒笑，只教天子暫蒙塵。」一直以禍亂之大小長短爲量美人之玉尺矣，揣其口氣，且似以安史之亂爲不足矣，童話語也。非文心乎？說與形容也。而正言若反矣。正言可若反乎？曰可。觀美人以禍水可乎？曰可。然而「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也。」是未盡善也。六宮固多粉黛，卽滿朝臣宰誰無大妻小妾，然美人之與政事終久是一截搭題，暫而非久，變而非常，間接而非直接。飛上枝頭變鳳皇，能有幾人，而啣泥之燕實多。「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是僥倖耳，非必然也。設西施不入吳宮，楊氏偕老壽邱，其咸終于泯滅乎？揆之題旨，良不可通也。是以「一代紅妝照汗青」，雖似足證成彼美，然能立者能破，後之善疑古者，或貢疑曰：彼徒解傾人之家國而已，烏覩其所謂美耶？此事之或然也，則奈何？蓋若人寧守自己之心眼，而不敢，勿欲深信夫帝王卿相王孫公子之心眼也。夫將證彼帝王輩之心眼與爾我之心眼同美，或較善，事屬大難，然則奈何？再去尋尋耶！漢樂府「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耕，鋤者忘其

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以人人心眼互證之也。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也。彼西施之美，唯恃夫差之一眼，此危道也。夫夫差者，亡國之君，漢成者，昏庸之主，明皇者，梨園子弟之長也，大事胡塗如此，小事寧不胡塗，然則危矣。驕人何如勞人哉。所謂是非者，天下之公也，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心印心，目授目，則偶然去，必然得，僥倖躲，功力出。青錢萬選之才，必如是而後掣，然有當於人心。盡乎？然而未也。西廂鬧齋之文，即從陌上桑脫化。

大師年紀老，高座上也凝眺。舉名的班首真呆儂，將法聰頭做磬敲。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沒顛沒倒，勝似鬧元宵……大師難學，把個慈悲臉兒矇着。點燭的頭陀，可惱燒香的行者，堪焦……貪看鶯鶯，燭滅香消。

亦耐恣極矣。然而雙文國豔，諸禿昏迷，雖可爲塵世勞人開顏暫笑，其境界何儉且陋也，烏足以證峯極之美耶！敢問何謂峯極之美？此縱非絕對，亦必密鄰乎絕對者；此生乎自心，而不必待他心以成者；其在言象之表乎，固其所也。夫在言象之表矣，猶能強而納諸其中，則斷斷乎非絕世之才不辦，牡丹亭是也。今引自序之詞，只以一字易之，一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美」之至也。「斯言也，僕固自信并能發作者之所未發矣。」

人但知美人爲情生爲情死，而不知美人卽以其自身之容光姿媚而流轉乎生死也。夫容姿至細也，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當曰「彩雲易散琉璃脆」耳，今乃若及諸掌，美之峯極也。非歟？曰「生生死死隨人願」，言誠善矣，惜其不甚明清。麗娘縱情深，然亦不必死。「謊也，世豈有一夢而亡之理！」彼判官之言，天下之言也。再退一步說，縱有之，亦情欲之變，事屬突發而偶有，常情所難會，又不必牽引于文心也。「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正如黃庭初寫：若曰有女傷春因而死之，得毋皆駭怪矣乎。然則麗娘奈何竟死？此問宜答。然子若問麗娘之死何其自然？豈不更妙。蓋麗娘之死一無奈耳，使可以不死而死，殆無復自然矣。（於「一生」亦然）何謂無奈，則曰美耳。杜麗娘不過人間一女子，女子之情總不過如此，然麗娘美人也，而人間女子不必皆同其美，故情所同也，美所獨也，與其謂爲情死，何如謂彼死于彼美之爲得。觀其由生而死，記中有驚夢尋夢，崇禎折，由死而生，又有寫真冥判，拾畫玩真，幽媾，諸折，真一開一合，花團錦簇，好大文章也。縮以柳枝，是謂柳生。驚夢入題，春光美人，雙管齊下，深憐痛惜之不是，而竟厭苦之矣。其描摹幽閨難遣之懷，故紙棚棚欲活。「沒揣菱花偷人半面」，是鏡照人，非人欲鏡之照之也。「沈魚落雁」則曰「烏驚喧」，「羞花閉月」則曰「花愁顛」，是將國色天姿說得雪淡冰涼，毫無價值也。

「姪紫嫣紅」則「都付與斷井頽垣」矣，「良辰美景」則曰「奈何天」矣，「賞心樂事」則曰「誰家院」矣，「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先」矣，「觀之不足，由他繾」矣，「十二亭臺，是枉然」矣，「顏色如花」，「命如葉」矣，「名門仙眷」，「甚良緣」矣，「淹煎殘生」，「除問天」矣。柳生來何暮耶？百世之下，讀書者，聽曲者，觀場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齊聲衆口，望眼愁眉，於是柳生可緩緩歸矣。明明非想非因，處處滿心滿意，其來也，孰召之，麗娘召之，看官召之也。一則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兒問尋遍，在幽閨自憐。一可證柳生之來原非倉皇投帖，原專爲麗娘而來，然而麗娘卽死於是。亦舊說也。一素昧平生，何因到此？嗜愛殺你哩。一臨川正文，卽在賓位，亦終始以情說，而僕之箋疏固當始終以美說。情之至，契合無間之至，固不得不來，而美之至，賞心無奈之至，尤不得不來也。今日北平，有一女士，徵婚求友，美者易乎？不美者易乎？故京兆市民人人皆曰，美者易也。美者易，準此，愈美必愈易，極美必極易，固不待證而明。小庭深院，一書生闖之，斯可謂極容易矣。一小姐，怎的有這等方便啊？一方便者，容易之別名也，容易者，所以證美也。要之，且不管有理無理，而柳生實來。柳生來得去不得，又不得不暫去，而麗娘必死。一晌幽歡，何人見夢，以謹嚴處子之身遇之，而乃視若尋常，在今日則然耳。夫麗娘是何等標格，蕭苑折中

分明叫醒，一名爲國色，實守家聲，嬌臉嬌羞，老成尊重。」於情於禮，唯有一死堪酬知己，謔  
尸之言誠爲不謬耳。尋夢折兒月高首曲，亦溫助教，亦李小姐，而意必已出。其次曲則茶  
飯不炊矣。及夫再遊花院，困偃梅邊，么令曲下謂「我杜麗娘若死後得葬於此幸矣」，得  
仁何怨，儼然首陽之餓也。診崇折金落索曰「心兒悔，悔當初一覺留春睡」，所悔唯此耳，  
悔他不來，故曰悔也。尾聲曰「依稀則記的箇柳和梅」，真所謂「梅柳二字一靈咬住」者  
也。死得自然，死得分明，死得值，亦唯其如此也，更可惜。尋根究蒂，當怨老天，何生佳麗。  
「麗娘姐姐，真個死了麼？」此一問却又不可少。然多此一問，不知多出幾許文章。  
麗娘之回生，非若志怪之荒唐，亦非情深一往所可盡耳，當曰自力他力之和會使之然。他  
力何來，則自力攝之也。(2) 質言之，麗娘卽以其自身之美而超越死生之界也。寫真雖在  
前生，而再生之機倪焉伏，雖比不上孔夫子，也比得上太史公。「一旦無常，誰知西蜀杜麗  
娘有如此之美貌乎」卽「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見於後世」也。「盛着紫檀匣兒，藏在  
太湖石底」，「有心靈翰墨春容，儻直那人知重」，「鬧殤」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也。  
臨川子手寫麗娘，目送歸鴻，有顧左右而言他之妙。太史公曰「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

註(2) 擬仿「神人共憤」句法，懼多爾衰而止。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其意固非一女子所能盡，然遽謂爲不相及，豈知言邪？賢聖之與匹夫匹婦，豈有閒耶？「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也，及其至也，雖聖人不能知也。」然則殆未有閒也。悲天憫人，自憐自惜，事有大小，情非有大小也。

「依舊向湖山石兒靠也，怕等得箇拾翠人來把畫粉銷。」消沈蘭菊之芬，視重泉如故紙，非凡之艷也。冥判折曰：「這女鬼到有幾分顏色，」顏色而曰幾分，似彌遠於絕對矣。然而不然，當知此乃「威凜凜人間掌命，顛巍巍天上消災」之老判語也，非欲揚先抑也，直以抑爲揚也。秦羅敷捉弄莊家漢，崔鶯鶯耍笑和尚頭，此師古人之意而小變其法。或曰：子以幾分爲非幾分，似曲。應之曰：聽曲子！接唱天下樂一猛見了蕩地驚天女俊才，「夫蕩地驚天之俊不知給合伊幾分？故知此老凡心未淨，口多謊辭，吾子勿聽耳。不如聽曲子，一血盆中叫苦觀自在，」判官竟先柳生而誤認矣，極筆也。判官以「神」之位分，似宜認識觀世音，今奈何亦眼花誤認，若非誤認，卽爲比擬，擬於不倫，亦極筆也。其下馬面牛頭啾啾切切，神光所射，鬼頭不分新故，一舉而盡攝之。其後奉判還陽，老判花神不無賣放之嫌，而彼二人（鬼）者又大拌其嘴，雖曰「天風海濤收帆不住，」然實從陌上桑「怨怒」二字脫胎換骨。一把將人推下橋頭，雖最切實，以世法言之無乃稍苦，波力淺深，凝望雙槳



來時，知之否乎？曲文到此，一切因緣悉已和合，一切排場悉已齊備，至拾畫折新郎始迤邐而來，何其晚乎！生何因而關情山子，女何因而似繡梅根，二者同其玄祕，今且勿論。麗娘不云乎，「前日爲柳郎而死，今日爲柳郎而生。」（冥誓）而柳生之在還魂記有虛實賓主之別。自驚夢迄鬧癘，主角心中之柳生，此柳生尙虛；自拾畫至回生，觀場者眼中之柳生，此柳生卽實。柳生尙虛，則麗娘全乎其爲主，柳生已實，則麗娘不得不似賓，柳生又不得不似主。（義見上。）欲根究回生之事，安得不言柳生。婚走折勝如花首曲，全部之提綱也。前生事，曾記憶，爲傷春病害，用春遊夢境難捱。寫春容那人兒，恰在那勞承那般頂戴，似盼天仙盼的眼眙，似叫觀音叫的口歪，雖則塵埋，把耳輪兒熱壞。感一片志誠無奈，死淋侵走上陽臺，活森沙走出這泉臺。

再生有二階段：死淋侵走上陽臺，是幽媾也；活森沙走出泉臺，是回生也。以鬼遇人，以人活鬼，諾皋之者，則很很的叫也。（嘗謂玩真之題實不如後人改名叫畫爲善。）雖在塵埋，把耳輪兒熱壞，叫斯很矣，大言賦不是過云。如何叫畫，眼眙而口歪，如何拾畫，那般的頂戴。騎虎背者不下，在弦上者必發，雖重複引之，良不可已。無柳生則麗娘必不生，有柳生而無情，或情而不深，或深而不至，麗娘必不生。蓋死而復生，其事至難，事難則文難矣。

若問何謂「深」？作者之言戶知之。若問應如何闡發？則作者固未嘗質言，未嘗質言已耳，亦未嘗不言還魂記具在，可覆按也。發題詞所未及發之旨，雖日拙心勞，良不可以已。二篇以誠，今以敬說。誠敬深厚，一德之四端也。大學中庸以下言敬者實多，而以此讀曲似酸，宜用恆言，勿搬書本。夫男女之情至褻也，顧以敬說之，子豈以褻爲非褻乎？曰：非也。豈有說乎？曰：此安得無。明認情欲之是褻而非敬，則舉敬足以示褻，舉褻不足以示敬，分明之推也。夫世間有情亦夥矣，奚獨兒女。以五倫言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何必不情，情何必不深，奚獨夫婦。然君臣朋友尊而不親，父子兄弟親而不褻，褻狎之地，其在閨中乎。褻則不敬，敬則不褻，柰情之一本何。在歧路之前，攝情本於一點，其事大難，惟仔細研求，甚難實非。彼四倫之敬而不褻，不可挽回者也，挽之糟矣。夫婦之間，褻則不敬，斯言也，孰言之？大可商量。夷人吾不知矣，若吾華夏先民，敬愛連文，久爲熟語，「相敬如賓」「齊眉舉案」，至今日尙爲人人之口頭禪，讀左僖三十三年傳，知前哲風流所被者遠矣。夫古之人豈盡童騃耶，閨房之事有過于畫眉者，寧不知之，而迂謬乃爾。諺曰：愛極生畏，爲懼妻者作解嘲耳，而固有深意存。彼兒女之情，其所以若將總攝人道者，正以其獨褻也，然而猶未逮者，以其不必敬也。(3) 今窮燕昵之歡而復莊敬嚴畏出之，則真足以總持萬有，如振裘

而挈其領也，故曰有情之領會也。還魂作者獨發弘願，借一生一旦當場搬演之，故曰有情領會惟在還魂也。汗不至阿其所好，吾子視僕何如？情深幾許不下橋者不知，今姑喻耳。誠敬一也而若有二。誠也者其品格之固然，所謂誠者自誠也，無對者也。敬也者，意態之可然也，行吾敬則誰敬，在內而有對也。以柳生之誠，得一杜麗娘，遂合延津之故劍，諧夙世之良因，然柳生初不緣此而誠也。敬則不然，一刺戟之反應耳，雖不因人而有，必待其人而見，苟非其人，敬不虛生，易詞言之，則敬其可敬者耳。若無可敬而謬敬之，則豈不近乎僞。故必擅定麗娘之美為足以啓迪柳生之敬心者，而後此生之懷抱奇異，始得其宜而有所麗，又不獨神光眩惑已。嬋娟女態，卽妙相莊嚴，逐步推出，不亦信乎？請證之以還魂。於拾畫之始，見「觀世音喜相」，便欲借書齋燈火，供養慈悲，未能展視，既曰「寶匣莊嚴」，瞻禮之餘，又曰「天身自在」，無奈其「威光不上蓮花座」，始勉強而曰嫦娥，終一靈不忘彼觀世音，後文金蓮子可證。（見上引）及夫祥雲不託，并嫦娥失却了，又曰「不是觀音，又不是嫦娥，人間那得有此」，堅扞乃爾。<sup>(4)</sup>以後事實上循題讀畫，明明知其在人間，而心目中

註(3) 此金瓶梅之所以不及石頭記也。

註(4) 亦不離實，蓋麗娘畫中手燃青梅，柳生初認梅為柳，則曰大士，繼又認柳為桂，故曰嫦娥。

驚恐摩訶，刻刻疑其在天上。幽媾上場，仍以天仙叫破，至秋夜月曲而作者之情見矣。

堪笑咱說的來如戲耍，他海天秋月雲端掛，烟空翠影遙山抹，只許他伴人清暇，怎教人佻達。

怎教人佻達者，情之莊敬也。海天秋月者，美之嚴肅也。曷爲先言美而後言情？見彼

美而動斯情也。曷爲先言嚴肅而後言莊敬？莊敬必生於嚴肅也。（昔讀神女賦見「

莊姝」二字而深愛之，善狀美人，宜無如宋玉。）到冥誓中，生春熟矣，而柳生仍在絮絮叨

叨驚驚恐恐，麗娘不耐煩矣，直駁之曰：「不是人間，不是天上，」誰料柳生接上一句：「不是

天上，難道人間。」廣東秀才，唇紅齒白，真奈何他不得。言美人者，動輒曰好比天仙，最爲

熟套，今還魂作者靈珠在握，襲舊爲新，而芬芳自遠，固知才有高下，氣有清濁，識有長短，真不

可強耳。諺曰：「把死人都說得活的，」言其善爲說辭也。牡丹亭堪之矣。麗娘之生，生爲

柳郎，麗娘惟知有柳郎也。詢請作者，漫曰情深，作者惟知有至情也，而私心咸以爲未盡。

夫唯至情得度越死生，誠是也，然至情奈何無託，當日至情之子如柳生耳。然此生何來，生

更焉託？今按柳生來夢，麗娘召之，柳生拾畫，麗娘畫之，柳生玩真，麗娘逗之，是盡生之情以

麗娘爲託也。情之重足輕生死矣，其美又將如何？是不可見而知之，可推而知之者也。

故作者不言美而言情者，非不言美也，深言之也，二者不可析也。析言之，說也。夫情者，人所同有也，美者，人人所共見也，其不能盡情，亦不能窮美者，非人欲知節，天不能無愛也。然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懦不從天，愚而不求知天耳，若求知天而從天，則墮入畜生道中矣。文章小道也，終賴以升人性於高明，奪天心於杳冥者，其在斯乎！故有情焉，美焉，情必深而美必至，不深不至，意不快也。有深情焉，至美焉，必以一身兼之，不兼之，意不快也。兼情美者必有其緣，若吝其緣，樂雖有而不大，樂雖大而尚非莫大，意終不快也。惟備福緣善慶於深情至美之身，則樂莫大焉，莫大而始大也。若牡丹亭者，可謂能見其大矣。無間于人天，出入乎死生，不特將人人寤寐之間幽微難到之情，恍惚難踪之美，輕輕幾筆一舉而昭諸耳目，威靈顯赫而已，卽其美滿團圓，歡歡喜喜，「俗得這樣雅」，不亦大快人心矣乎！夫「言不空生，論不虛作」，至情至文必將有會，若而人者想像見之矣。夫美人縱有，未可言也，而况想像乎。不可言，斯言之長矣。

二十三，一，二十八。

論著 牡丹亭續之四

六一四

## 民國二次革命史

郭斌佳

自辛亥武昌起義，未及半年，而清帝退位，民國成立。共和進步之速，實古今中外所罕有。然政制易改，人心則不易改。我國人民居專制政體之下，已數千年。一旦更易共和，乃有將帥恃功，陽假共和之名，而心存專制之想。此所以民國肇造以來，革命同志，必須經二十年之奮鬥，始克毀滅專制，而成今日共和之局面。茲篇所述，爲民國二年之二次革命。雖起義諸公，未能爭勝於當時，實與專制勢力，以重大打擊。洵中國革命史上極重要之一頁也。

二次革命之由來，約言之，卽爲袁世凱與國民黨之衝突。自袁世凱受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力圖總統制之貫徹，而切忌內閣制。初，唐紹儀組閣之時，閣員十一人中，內務趙秉鈞，陸軍段祺瑞，實統持大權，而趙段皆爲袁系要人。其他如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寵惠，農林宋教仁，工商陳其美，則係閒曹，不過用以虛糜南方。唐總理因身爲同盟會會員，不欲坐視袁氏之專擅，乃毅然爭行內閣制，特設國務會議，以相牽制。袁氏因以弗懌，嘗語唐曰：「少川！吾老矣！子其爲總統乎！」唐知事不可爲，遂因王芝祥督直事，拒絕副署，不辭而去。

於是蔡、王、宋等相率引退，唐閣遂倒。此爲民國統一以來，南北初次齟齬，亦卽同盟會與袁世凱分裂之漸。

唐閣既倒，陸徵祥出組超然內閣。陸與諸閣員，皆溫順易與，一切政令，皆承袁世凱意旨而行。袁氏權威，因以大張。後因宣布政見時，發生笑柄，爲參議院彈劾，至九月，陸閣解體。袁氏乃改任趙秉鈞爲國務總理，趙雖名爲同盟會會員，實則忠於袁氏。事無巨細，悉遵袁氏之意。并將唐前總理所設之國務會議，移于總統府，以致國務院僅有其名，而無其實。國家大事，悉操於總統府。至是，同盟會所爭之內閣制，幾完全爲袁氏所破毀，而二次革命之機，實隱伏于此矣。

國民黨人，既積恨袁氏，遂在野以言論鼓吹，指政府行政，過于專制。而其中行動最健者，爲宋教仁。宋爲湖南桃源人。唐內閣時，任農林總長，主張內閣制甚力。其後隨唐下野，嘗攻擊袁氏曰：「將來果被選爲正式總統，必須組織健全之政黨內閣，以監督之。」宋氏之意，蓋欲組織敵黨，促袁氏入于黨政軌道。然袁氏聞言，大怒，卽切忌之。二年三月二十之夜，教仁方因政黨有所計畫，在上海滬甯車站，欲乘車北上，忽被人開槍轟擊，以致斃命。于是偵騎四出，尋覓兇首。于二十三、四兩日，由英法捕房，先後捕獲兇犯武士英（卽吳福



銘）與主使人應夔丞（即應桂馨）。經英公堂迭次開庭，預審明確，移交中國法院審判。在應桂馨家，破獲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之信件甚多，又有內務部長趙秉鈞與應之密碼電本，于是知宋案實爲趙氏賄囑。而趙之一言一動，悉仰袁氏鼻息，實爲袁氏所使。江蘇都督程德全，旋將案情真象，及各種證據，通電全國，于是舉國上下，爲之闐然。國民黨人，抗袁之志，因此益堅。

宋案發生後一月，又有大借款風潮。緣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府庫空虛，非借款不足以維持。然按照臨時約法，凡借款在立約簽字之先，須請國會正式通過，方爲合法。此次大借款，其用途原爲贖回已經成熟之債務，償還革命時在華各國人之損失，及解散軍隊，整理行政等事。先於元年九月十六日，財政總長周學熙，曾列借款辦法，及要求條件，報告參議院。參議院以其爲報告事件，無會議之必要。至十二月二十七日，趙秉鈞周學熙又攜帶借款情形說帖，報告參議院，參議院當即舉手表決，指示政府以交涉範圍。原來此項借款，爲六國借款，無何，美總統以各國所提條件太苛，不利中國，二年春，遂宣言美國退出六國銀行團。此事進行，因以中止。但其時宋案暴露，袁世凱急欲佈置一切，控制國民黨之反抗。乃突然于四月二十六日夜半，命趙秉鈞陸徵祥周學熙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

在匯豐銀行訂立大借款合同。債額之鉅，凡二千五百萬金磅，以鹽務收入及海關盈餘爲担保。而又附帶特別條件，准銀行團派人爲鹽務總稽核所會辦，及各稽核分所協理。此項借款合同，並未交與國會通過，貿然簽字，顯係違法。當四月二十六日之夕，參議院正議長張繼，副議長王正廷，求謁袁氏。袁拒見，但遺書曰：「國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遷延。」二議長又忠告銀行團，謂政府違法借款，銀行團又不省，張王乃一方通電全國，一方乘袁氏咨請國會備案時，議決決不承認。時各省因宋案憤激於袁，加以此項違法借款，全國譁然。各方函電紛飛，公民大會與拒債會等，紛紛發生矣。

時孫總理主張一面與師，一面向五國銀行團，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之公意。惜時機未至，調遣義師，尙屬匪易。僅爲國民黨發表宣言曰：「自善後借款合同出現，政府違法簽約之問題，於以發生。欲解決此違法簽約之問題，當先考究前參議院是否確已通過此案。查前參議院議事錄，於此案有關係者，爲去年九月十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七日之議事錄。九月十七日議事錄，載議長吳景濂，因病請假，副議長湯化龍代理議長主席，宣告開秘密會議，封閉議場，請國務員說明財政案之理由。國務員登壇說明理由，並就席答覆議員之質問。主席聲明此項條件，係政府報告之件，並非政府提出之案，無會議之必要，請全

院注意。討論結果，俟政府籌有端緒，正式提出後，再行會議。十二月二十七日，議事錄載議長吳景濂主席，宣告開秘密會議，國務總理趙秉鈞報告事件，休息時間已到，主席諮詢全院停止休息，衆贊同。財政總長周學熙報告事件，張耀曾汪榮寶劉彥等提議，對於本案特別條規之大體，須用表決。主席諮詢全院，衆贊同第二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五款照原案，汪榮寶提議本款能刪最好，否則作爲條件，萬辦不到，卽照原案，附議在一人以上，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六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十四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第十七款照原案，主席用舉手表決法，多數可決。主席諮詢全院，其餘普通條款，毋庸表決，衆贊同。主席宣告散會等語。可見去年九月十七日及十二月二十七日議事，皆爲政府報告之件，皆非政府提出之案。卽十二月二十七日表決特別條款之大體，亦不過示政府以交涉之範圍，蓋非正式提出之案，卽無所謂議決。故議事錄中尙有本款能刪最好，否則作爲條件，萬辦不到，卽照原案云云。又有普通條件，毋庸表決之文，若爲正式議案，斷無有詞涉游移之議決，亦斷無有因其爲普通條件，卽毋庸表決也。乃政府強爲參議院確已通過，並謂有議事錄可證，不知議事錄中可證其確已通過者安在？且按諸約法，大總統有提案權，而國務員無此權，當日僅有周學

熙報告借款情形說帖，不得謂爲議案。况說帖中聲明謹將合同撮要譯印，恭候審決，可見當日並無全文，遑論議決？又參議院法財政非經三讀會，不能議決，豈有僅表決特別條件之大體，即謂全體之通過？乃政府咨參衆兩院文，謂周學熙即奉大總統命令到院，無須正式公文，口頭提案，亦無不可，並竄改議事錄中，其於普通條款，毋庸表決，衆贊同之故，贊同之上，加悉予二字，其舞文弄法，怙過飾非，情狀顯然，然因前參議院確未通過此案，政府不交國會議決，擅行簽字，實爲違背約法第十九條之規定，毫無疑義。參衆兩院，所以多數否決，絕不承認者，即爲此也。或謂反對政府違法簽約，即反對借款，甚至造作種種詬厲言詞，聳動聽聞，不知處今日而言整理民國財政，借款爲不可逃之事實。無論何人執政，不能拒絕借款。本黨自前參議院時代，關於借款交議事件，無不曲予贊同，可爲明證。假如政府於此簽約之先，提交參衆兩院議決，其曲予贊同之態度，仍無間曩昔，此次反對政府之違法簽約，乃根據約法，有不得不爭之理由，非反對借款，此不能不明白示者一也。或謂借款已成，不必責其廢約，只可監其用途。不知政府此等擅斷行爲，已目無約法，若委曲遷就，則政府將來無事不可以此爲例。無論國會之事權掃地，約法亦被蹂躪，恐國會更無所依據，置喙其用途，此不能不明白宣示者二也。現今爲國家計，爲大局計，惟有政府速將借款合同，提

交院議，兩院於借款合同，卽一字不易，亦爲議院中自主之權，本黨亦惟有力予維持，俾底於成。否則，本黨惟有竭其力所至，根據約法，攻擊政府。但使其知制度一日尙存，則一日不能承認此違法簽約之借款。敢布區區，公諸國人。」

右列宣言，明謂借款爲不可逃之事實。其專心攻擊者，卽爲袁世凱之違法簽約。是以袁大怒。當時南方反對袁氏最力者，厥爲贛督李烈鈞，皖督柏文蔚，粵督胡漢民。袁世凱乃于六月九日，首先下令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鈞本職，繼復罷遣廣東都督胡漢民爲西藏宣慰使。三督聲勢，本極煊赫，免職令既下，袁政府恐其不肯奉命，爲先發制人之計，特遣李純由湖北馳兵扼駐九江，以防反抗。二次革命之戰，遂迫在眉睫矣。

先是國民黨人在政治表面上，雖屢次受挫于袁，暗中則在南方各省，到處活躍。討袁之準備，固已非一朝一夕矣。黨人活動，在湖北爲最劇烈。其他如湖南、河南、江西、浙江、上海等處，亦滿佈秘密機關。惜屢被破獲，一時未易舉事。茲將各地國民黨組織秘密機關，準備倒袁之事，約略述之。黃興見當時袁政府專橫日甚，遂運動辛亥革命舊人，暗裝武昌，爲先發制人之舉。其黨有討賊、誅奸、鐵血、血光等團之名目。並嘗約期舉事於漢口。設立財政機關，其財頗富。各處招收兵士，謂事成之後，永遠給餉念元，終身不易。故鄂軍多

爲所用。該黨機關部，設在德國租界三層樓洋房內，六月二十九日，偵探隊長劉有才，帶北兵會同捕房人等往抄。有鐵櫃二只，儲現洋七千餘元。正金，匯豐，道勝，麥加利兌銀票，分爲一百兩，二百兩，三百兩，五百兩，一千兩，種種共約一百二十萬之多。拿獲五人。同時武昌糧道街湘省富紳黃元愷宅，亦係財務支部，經王梅清供出往抄，獲湖北官票四千串。現洋七百元，手鎗六十二支，子彈一鐵櫃，並祕密郵電甚夥。接連又搜獲大家軍火數處。一爲武勝門外福神祠。一爲商場局附近孫宅。一爲蛇山之埋藏槍械。此外藏炸彈，及零星槍械者，不可勝數。二十九日晚，南湖閱兵亭前湖傍，又由匪人供出，挖得卜郎林式手槍三十支，子彈無算。尙武橋旁破屋中，抄出炸彈一箱，及總司令命令一紙，馬槍二支，子彈數排。同時偵探孔玉山，於城外八步街，六家廟神座下，見土浮鬆，卽調軍警掘出炸彈二十六枚，新式手槍五十餘桿，子彈極多，馬槍四支，炸藥一小箱。又軍官學校校長馬祖全，亦與砲隊勾通，該校議定夜間打野操，夜靜回城，將砲隊帶進舉事。惜爲黎督破獲，遂令全體解散。黨人在湖北活動，初最劇烈。但幾盡爲黎元洪所破獲，今日搜獲軍火矣，明日捉捕黨員矣，卒使黨人四散，另奔他省。而黎督已逆料有變，屢請政府派兵南下，駐紮要津，星羅棋布，以備監制南軍焉。

湖北國民黨人活動之跡，尙有其他可記者甚多。六月二十八日，有黨員若干人，卽爲謀亂殉死。計是日被緝獲者，有劉耀青、黃齋、曾尙武、呂丹書、許鏡明、黃俊等。劉耀青卽劉敦渠，係民生急進會壽州總部派來，與黃齋居處無定。事敗仍藏漢陽黑山。懸賞五千元購緝，遂拿獲。併斬於市。呂丹書自改進團敗後，與曾尙武等挾多資，在省外運動，至是在新河儲積部中，被捕獲。並抄出逆物壘壘。卽被正法。許鏡明係七旅十四團一營營長。與所部張齊兩連長，均謀起事，念六號晚，至駐鄂甯軍第一團。說該團起事。事成以師長相任。該團長佯許，誘出證物，立報軍府拿獲，與張連長併斬於營坊口。黃俊者前八師參謀官也。屬省垣崔家巷充討賊團，鄂派庚部之參謀長。亦被斬于軍府前，以上諸人皆當時活動領袖，其餘某處獲一人，破一窟，又不可勝紀云。

黨人中最劇烈而有精密組織者，須推血光團。武昌曾由舒參議正璜，在漢陽門板廠隔壁，拿獲其機關。當時黨人連拋兩彈，而未傷人。二十八日，偵探周茂珊在漢陽西關曹家巷，又獲一血光團。軍警入其門時，遽放出一炸彈，擊傷憲兵一名，死二名，接有無數手槍炸彈，拋擊如雨。軍隊一齊開槍迎敵，戰於巷內。良久，擊黨徒二人，傷四人，究以衆寡不敵，有五人升屋，手執火器，隨放隨逃，軍隊力追，擊斃一人，又獲三人，屋中受傷倒地者四人，共獲七

人，擊死三人。在屋內搜出文件關防，槍彈之類，計四箱。憲兵被炸擊傷五人，死三人。此爲六月二十八日，武昌血光團與軍警巷戰之事。

與此事遙相呼應者，又有公民討賊團宜昌支部之義舉。其始公民討賊團機關，遍布鄂省諸埠。宜昌方面，由楊雨霖爲首領，以巨金運動駐宜軍隊，約定六月二十五日之夜舉事。是晚十一句鐘，方欲放槍出發，不料軍中某團長，原本佯諾，至是率兵而至，將楊雨霖宅圍困，槍砲齊施，楊見官軍圍宅，知己敗露，便各執槍械炸彈，出而禦敵。因炸彈猛烈，子彈又多。是以酣鬥兩小時之久，打死官軍十餘人，傷三十餘人，猶不退。嗣因炸彈燃燒房屋，始行潰散。是役也，黨人被難者，計四十五人。擊死者三十五人，餘皆被獲，經該團長攜回密訊，供認公民討賊團宜昌支部不諱，遂被斬決。楊雨霖則逃脫，未及于難。

當時鄂督黎元洪，爲保持省中治安起見，對於倡亂者，逮捕不遺餘力。曾令軍隊分途挨戶搜查，以防潛伏。又傳知保安社，飭將各社戶口，調查清晰，遇有形踪可疑之人，卽行舉首，以便查訊，并書具不得容留亂黨甘結，呈府存案。時有黨人胡雲卿等爲黎破獲，據其所供，鄂省各地首領，有下列諸人。一爲陸軍少將王國華，前統鄂軍第二旅，駐守漢口。一爲前軍務部參謀王憲章與南湖馬隊諸案，皆有關係。一爲無政府黨何海鳴，係由粵來鄂，鼓



動起事。一爲內務司存記卽用縣知事程漢祥，係公民討賊團之參謀。此外又有漢口首領姜文奎，漢陽首領王新，黃州首領陳漢勳，沙洋首領紀自強，武穴首領張東，襄陽首領伍杰，河口首領葉士彬，沙市首領彭英，施南首領黃昌言，鄖陽首領孫炳炎，仙桃鎮首領梁其昌，田家鎮首領程道卿，宜昌首領楊雨霖，武昌首領魏老七，言來鑿鑿有據，黎督卽開具清單，分飭各屬一體查拿云。

又有最可令人發噤者，七月一日，武漢偵探長劉有才，在漢口英租界一碼頭，見一西裝華人，乘人力車往來五次，當尾其出租界時，命稱攔詰，據云湖南永州人，名張和。詢其來鄂何事，何故數次奔馳，均無以對。卽送警所詢問。始吐實供。謂余與國民黨毫無關係，不過憤恨袁世凱，「欲推倒耳」，余有兩事要求，都督府參謀長金永炎，余師也。余欲寫兩信，一致副總統，一致金先生，未知肯否，警廳立授筆札，遂盤坐寫兩函，致副總統函計九張，皆三十二行，字尙恭楷，文氣亦暢。無非勸黎公近孫黃，而背項城，以自取總統。洋洋數千言。謂此次起事，並無害公之意。其致金參謀函甚短。略謂老母幼妻，務乞照拂，至張和究係何人，警廳無從偵悉。當時民間積憤於袁氏，就此亦可見一斑矣。

黎督緝拿黨徒，雖不遺餘力，但鄂省之公民討賊團，仍進行不懈，七月二日，有暗殺鐵血

團副頭目蘇舜華女士，於褲襠內藏長方形炸彈兩個，投刺都督府，要求報告祕事，謁見黎公。經稽核處盤詰，言語支吾，即令府中僕婦搜索，幾致墮地炸裂。由軍法科審訊斬決。按其時蘇年方三七，其勇悍之概，可以想見。此種謀炸之事，幾日有所聞。黎督常深居簡出，非知交不易謁見。暗殺黨見其知此，乃降格相從，圖戕其次，凡民政廳長軍法處長及都督府上下官員都懷恐懼焉。

黨人之活動，又不僅限於湖北一省，其他如河南亦有黨人活動踪跡。七月一日，有破壞黨者，攻擊汴省軍械火藥局，按該局地臨曠野，四面皆水，局中勇役二十五人，向章不待上燈，即行安息。歷來向無違章。此次七月一日之夜，約十二點鐘，忽見由西南至東北，有光如電。無何，即聞霹靂一聲，猶如天崩地裂，而西南紅光燭天，合城屋震宇倒者，不可勝計。當時疑為督署有變，紛紛驚擾，一時人聲鼎沸，馬跡奔騰。至一點鐘，各街軍隊，持槍排立，不准往來，戒嚴情形，如同大亂。次日辰刻，電話始通，詢之始知為火藥局失慎，附近地點，受害極深。督署及內務司等處，頗形危險，督署震倒房屋十七間，內務司亦轟毀十二三間之多。及檢驗該局死尸，內有着官紗衫袴者一人。遍查隊役及司事，均無此衣服服色。蓋即起事黨人，誤中炸藥而殉難者也。

武昌蘇舜華女士之投刺都督府，與河南火藥局失慎事，皆發生於七月二日。可見至七月初，黨人活動，已較前加緊，而所用方法，已不若前此之組織秘密機關，作和平之宣傳，但採取劇烈手段，用炸彈攻擊各要害。最可使吾人注意者，即七月三日，長沙吉祥街吉祥旅社亦發現炸彈。當時崗警聞聲，即往該旅館頭門緊守，一面鳴警笛，會合各崗警歸報本署。即由署長成震英，署員張念茲，督同在署巡長巡士及巡邏隊多人，至該旅館查看。一面電話至警廳。請即加派警備隊，至該地段彈壓，以防暴動。霎時省防守備隊及警備隊，均到由成震英飭令巡警堅守頭門，不准出入。即嚴行查檢，發現炸彈，係旅客李應龍，號文典，房內計炸死一人，四肢不完，頭面焦黑。血肉遍地。衣袋內搜出名片。為李述麟，號璧橋，係外間來客，炸傷一人，即李應龍，當將傷者扛送醫院調治。旋將各客行李箱篋搜查一次，即在李應龍房內，搜出鐵炸彈一枚，布炸彈一枚，六子連手槍二支，在他旅客房內搜出禁物，如洋煙牌具甚多。具由署長分別詳載，以便懲究。並嚴密查拿羽黨。按李述麟係高等實業確科學生。為湘省炸彈黨學生派之首領。新近由滬返湘。前有李樹霖即其人也。李應龍亦其同黨。大概是夜預備舉事，故搬出炸彈，想係失手墮地炸烈，以自取死亡也。吾人若捨豫鄂湘諸省，轉察江浙，亦幾到處可見黨人活動之跡。七月二日杭州憲兵

隊偵悉羊市街浙東寄宿舍內，有紹興前來嫌疑犯多名，當即進內拿獲，年三十餘歲者二人，衣裳楚楚，操紹台口音。於行李內搜出炸彈二枚，手槍兩支，當時帶回研訊。據供金剛寺巷得升客棧，尙有三人。該營王管帶復派憲兵二十名，至該棧拿獲徐仰山等二名，又有女祕密黨一人，王管帶略問一遍，派兵護送都督府軍法科訊辦。同日第三連憲兵隊，稱悉方谷園內，魏姓家有形跡可疑之人，當派憲兵四名，同巡警進內，拿獲處州人孫姓一名，並搜出炸彈兩枚，手槍一支，又同日七時，在三元坊，拿獲邵傑三一名，抄出手槍一支，子彈百餘枚，並送都督府軍法科訊辦。又連日破獲暗殺黨九人，或自滬來，或自鄂來，舉止闊綽，衣服華麗，搜出手槍十數支，炸彈數枚，並有一種毒質藥粉，色帶微白，用指挑少許，試以喂鷄，其鷄立時倒斃，解剖檢驗，腸變綠色，間有寸斷者。據供稱，係暗殺某某要人而來，如不得手，即運動充當廚役人等，置毒暗殺，以達目的。均押送軍法科辦理。

上海方面，於五月二十九日，即有黨人徐企文，攻製造局。其事已引起袁政府之注意。後因武漢機關，相繼破獲，各黨徒因搜捕甚嚴，紛紛東下，依上海爲遁逃藪。多半匿跡租界，密謀再攻製造局。北京陸軍部乃抽調駐紫馬廠之步隊三營來滬。該步隊三營，計一千六百餘名，乘新康新銘兩輪船，於六月六號午後一點半鐘抵滬，在製造局碼頭登岸。

當經製造局陳督理派員照料，暫行駐紮局內。陸軍部以上海爲沿海要隘，華洋雜處，製造局又爲軍械重地，非厚集兵力，不足以資保衛。原擬調北方馬步兵二十營來滬駐防。此次已到三營者，尙須續調南下耳。又海軍部亦派應瑞兵艦裝海軍衛隊多名抵滬。由海軍總司令部飭令，暫泊浦江。候指定駐紮地點，卽須登岸防助。又新昌安平兩輪，亦同時至滬。此項海軍由袁氏委派，專送警衛軍來滬之海軍中將鄭汝成所統率。上海方面保守製造局之職，原歸陸軍六十一團陳熙甫團長所部三營兵士，自此項海軍警衛隊到滬，卽由鄭汝成晤商局中陳督理及各營長，選派長官兵士，每廠各四名，協同六十一團各兵士，互相防護。以後黨人攻擊製造局，卽由此項海陸軍與之拒戰。北軍駐局長官，計有總執事官海軍中將鄭汝成，文勳團長臧致平，海軍警衛隊第一營營長魏清和，第二營營長周孝慕，第三營營長高全忠，又第二營督隊官梁如寶，第三營督隊官辛桂芳。共率官佐兵士一千五百餘名。

按此次謀革命者，最初集於滬。因不得遂其志，乃轉而往鄂，又爲黎元洪所遏。乃再返滬，而北軍開至，防範至嚴。故起義之事，鄂滬均非其所，捨此二地，惟有江西。時江西都督李烈鈞，因倡論指斥袁氏違法行動，爲袁氏革職，乃赴滬。至七月上旬，各地叛亂之事益

多，李遂潛返江西，在湖口準備獨立。

李烈鈞所以毅然準備獨立者，因見黎元洪派李純軍赴贛，駐紮九江沙河鎮，是以憤激而起。其通電有云：「袁世凱違反約法，蹂躪民權，破壞共和，實行專制。種種不法行爲，難以枚舉。前後無故派遣重兵，擾亂贛省，實堪痛恨。烈鈞養疴滬濱，痛念桑梓，特回贛隨同軍界諸君，聲罪致討，諸祈賜教！」而李純軍之派遣，則又有相當原委。緣九江要塞司令陳廷訓，妄疑砲台兵變，致電黎元洪請派北軍鎮懾。故黎即派李純兵赴潯。贛省商民見北軍入境，必致引起戰事。曾電黎撤退此軍。黎有肯意，無奈李純不願即離，所率第六師二十三團及機關槍二連，七月六日抵潯，商民代表謁李婉商，李云：「吾等既抵此，即須駐此。」意不爲動。七月十日，江西護軍使歐陽武曾急電北京，有謂：「武到任時，力保北兵不來，衆心始安。今既失信於民，惟有辭職。請迅另簡，否則將北兵撤退」云云。

觀歐陽武電，可見北軍與贛軍已成不兩立之局面，而該護軍使不可支撐之形景，已躍露言表。時贛軍先鋒林虎駐紮德安，十日由該處急電護軍使云：「奉電持鎮靜態度。探北軍騎兵已至南康屬青石橋。其節節進逼，用意誠深。若由本旅防境經過，則鎮無可鎮，靜無可靜，是否阻止，抑或放行？急盼電示。」同日護軍使及各機關，接到九號夜李烈鈞由

湖口來電云：一鄙人免官赴滬養病。忽聞北軍入滬，憤不欲生。現已回贛効力一等語。

此七月十日事也。贛省九江沙河鎮等處，固已完全陷於恐怕狀態，戰事之來，固必然事也。然吾人若一察當時其他各省之情形，即知李烈鈞等起義者，聲勢頗孤。鄂省爲黎督把持，黨人不能活動。湖南譚延闓因部下不和，難以幫助起義。廣東則胡漢民與陳炯明不和，江蘇程德全依違兩方，亦不足爲義軍之助。故贛軍實十分孤單。而北方將領，則擁袁甚力。如山東都督周自齊，於七月十日通電云：一副總統鑒。感電敬悉。亂黨詭謀適破，人神共助，臨風展讀，既慰且憤，慨自宋案發生而後，一二暴徒，潛蹤滬濱，藉端搆難。國本飄搖，幾遭陷溺。賴大總統涵容於上，副總統調和其間。各都督民政長及軍界同胞，正言讜論，碩兼蓋籌，克趨正軌，出以和平。方冀合力補苴，支茲危局，不圖秘密機關，仍復多方謀變，至有擬決江水，以淹北軍。而不惜以鄂省黃廣等七縣爲殉，滅絕人道，莫甚如斯。國利民福，宗旨何在，唐都督曾言，早已灼見肺腑，是非抱定剷除主義，不足以平內亂，而鞏共和。抑請中央主持於內，各省贊同於外。已獲者立予嚴懲，被拘租界者，務須引渡，其在逃之詹大悲十餘人，明定重賞，頒布全國，一體懸拿，期以必獲。並由外交部與各國嚴重交涉，不得庇護亂徒，妨害公安。一面宣布元凶罪狀，設法剷除，爲國民求治安，爲先烈表心跡。講

和者無所依而思返。愚昧者知所戒而自箴。斷臂保身，保全尤大。若仍俟其悔禍，往事因循，蘊毒愈深。潰決愈甚。茫茫前途，不知稅駕之所矣。謹布區區。尙求明教。周自齊印。」讀此種電文，最可以窺見當時人心，祇知厭亂，不知辨明是非。故擁袁者多，而助義者至少也。

七月十一日，林虎由德安急電護軍使云：「北軍西刻，由沙河十里埠兩路進攻，我軍乞速發兵救援。」北軍私襲我駐德安軍隊，我軍防守極嚴，無懈可入，乃北軍即開砲挑釁，猛擊我軍與之奮鬥，大局遂決裂。此爲二次革命之戰之第一聲。歐陽武接電後，猶覆電飭林軍退讓二十里。另派趙復祥率混成一旅，開赴建昌南康德安一帶駐紮，至是李烈鈞見戰事已萬不可免，遂約會九十九團及輜重工程兩營，于十二日，在湖口砲台宣布獨立。組織討袁軍。于是戰事遂益擴大。并傳檄宣告天下曰：「民國肇造以來，凡吾國民，莫不欲達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凱乘時竊柄，帝制自爲，滅絕人道，而暗殺元勳。弁髦約法，而擅借巨款。金錢有靈，即輿論公道可收買。祿位無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復盛暑興師，蹂躪贛省。以兵威劫天下，視吾民若寇讎，實屬有負國民之委託。我國民宜亟起自衛，與天下共擊之。」



當湖口獨立之日，林虎軍與北軍戰鬥甚烈。北軍傷亡頗多。林軍佔領青山瓜子嶺一帶，北軍退守賽湖。李烈鈞在湖口召集諸軍官會議。李表示北軍一日不退，渠一日不離湖口。按贛省軍界均係李之舊部，今聞其在湖口起義，莫不欣然從風。歐陽武原屬胆怯，一切指揮軍隊之權悉操於李氏。黎元洪見贛局急轉，乃電請中央，迅令海軍部加派兵艦，星夜赴潯防守。海軍部電令駐泊烟沽之海容海琛，即行南下，巡緝長江。李純被任爲九江代理師長。劉世鈞任爲代理副師長，並加陸軍中將銜。

林虎見鄂軍陸續入贛，乃發出通電云：「北軍此次突逼潯境，係總司令奉副總統促飭前來鎮懾。經護軍再三電阻，均以俟地方安靖，即行撤退爲詞。查贛地各處均安靖如常。何用重兵鎮懾，現在北軍依據賽湖青山瓜子湖一帶，嚴密布置，斷絕交通，商民異常恐慌。倘有匪徒乘機煽惑，不特不能維持現狀，轉以擾亂治安。贛地各機關各團體，前已將地方安謐情形迭電請求撤退，乃北軍仍陸續加增，是何用意？殊難索解。並聞一可驚可駭之事，其計畫分數路入贛，一由瑞昌德安，一由武甯。前次有李總司令鎮潯之謠，今見諸實事，據此一推，則分路入贛計畫，諒非無因。贛民何辜，遭此慘禍？靚茲危象，五內俱焚，淚盡聲嘶，計無所出。諸公關懷桑梓，諒能策出萬全。泣涕詳陳，伏維矜鑒。」林虎楊時李思廣同

叩。」

此次李純入贛，係黎督先犯江西，其藉口爲保持安甯，實則欲防堵亂事。至是黎督電歐陽武曰：「萬急。南昌歐陽護軍使鑒。武密歌微，魚電均悉。連日長江一帶，亂機四伏，一發難收。元洪鑒於武漢等處，機關林立，約期不爽，適接陳司令急告，恐猝不及防，是以一面電商執事，一面調兵赴援，以期迅速。其愛贛之心，與愛鄂一也。明月皎日，可鑒此心。元洪雖愚，亦安肯於和平親睦之時，無端開兵衅者，現據報告，並無重要變端，已經電飭李總司令，即日調回鄂防，以固吾圉，但船隻未到，軍隊未回以前，仍希轉飭潯軍，並地方商民，無徒輕信謠言，致涉誤會。是爲至盼。此事雖誤於陳司令之一言，惟有速圖補救方法。元洪信公有素，決不令其爲難，慎勿輕信辭職，致駭聽聞也。」

此黎督之遁辭也。戰局已成，李純軍豈真肯撤退？十三日，贛省議會開特別大會，公推李烈鈞爲討袁總司令，歐陽武爲都督，賀國昌爲省長，俞應鴻爲兵站總監，省城盛傳九江要塞司令陳廷訓已被贛軍所害，人心愈形恐慌。而前方除德安已於先一日（即十二日）開戰外，同日在九江亦發生劇戰。北軍在太平與留下河一帶，戰事甚烈，搭客之往牯嶺避暑者，已至半途折回，河山房十里浦一方面機關槍之聲不斷。此時兩方面已決裂，而歐

陽武、賀國昌、省議會、商會、教育等會，尙各電黎元洪要求撤退北軍。

當時九江附近作戰形勢，可略言之。沙河鎮與九江相距約四里，北軍來贛後，卽向此點進發。其支隊開向十里舖方面，十二日兩隊並進，與贛軍相遇，遂起衝突。初戰於鐵道沿線，贛軍獲勝。遂佔嶺青山瓜子嶺一帶，得金鷄砲台。嗣北軍由九江附近之賽湖方面進發，爲第二次之戰鬥，仍被贛軍所敗。於是贛軍之勢焰大張。林虎率其部兵在湖口宣言討袁。而歐陽武亦自南昌派砲兵馳赴湖口，爲後援。北軍司令李純乃變計，擬會同水陸協攻湖口，先行電京申告海軍部接電，乃命湯蘊銘乘飛鷹艦赴潯督率各艦，合攻贛軍。並命駐滬海軍總司令李鼎新準備一切，次第出發，至九江方面助戰云。

黎元洪前此致歐陽武電，謂兵船未到，一時未克調回李純軍隊云云，原係推委之詞。至是因李烈鈞林虎已在湖口正式宣言討袁，遽發出通電云：「湖口有變，情跡顯然，無可掩飾。元洪受政府之寄，忝領兼圻，自不敢見好一隅，貽誤全局。所有前次援潯軍隊，應遵大總統真日電令，暫緩撤回。藉資鎮懾。」云云。

十五日，李純軍與贛軍大戰於湖口，贛軍大敗，林虎自殺。北軍獲勝後，遂將駐紮興國圻水之二十四團，及附帶砲騎工各連，續向瑞昌進發。時北京政府參陸二部，致電歐陽武，

微示和平了結之意。但李烈鈞意志堅決，非澈底抗爭不已。參陸二部之電文曰：「武昌副總統、南昌護軍使九江陳司令均鑒。歐陽使魚電悉。此次陳司令告急於鄂，潯有事，贛不能獨安。贛有事，鄂不能獨靖。副總統兼轄兩省，爲防亂安良起見，調兵赴潯，正都督責任範圍以內應有之舉。且同爲一國之兵，本無南北界限。如潯地果能安謐，派兵亦有益無損，若先自猜忌，致傷感情，愈足釀爲亂階，貽人口實。貴使務曉諭軍民，告以兼督愛民之誠，與鄂贛一家之理。外間謠詠，無自發生。本部可斷言李師長節制之師，決不致與贛人鑿柄。至九江不靖，陳司令身當其衝，見聞較確，調查各方面報告，以爲亂黨自鄂機關破獲後，伏匿者多竄下游，擬以九江爲發難之地。設果蠢動，何以對贛人。貴使未經詳思，遽行通電各省，殊欠斟酌，幸平心計畫，總期彼此相見以誠，則國之福也。參謀陸軍二部印。」

此電發後，無效。黎副總統又命停泊鄂江之楚豫、楚謙、楚同各艦赴潯，並令留鄂甯軍合編之混成隊，於十三日乘星字宿字各雷艦，及招商局輪船往潯，又委曹副官進解機關砲八尊，快槍五千支，子彈十萬顆，於十四日乘聯和輪船運潯，接濟軍需。據西人得戰地確實消息云，南北軍自七月十二日起戰，二日一夜，至十三晚始止，十四日晨又戰，贛軍潰敗，多有逃者。兩軍死傷之數，未調查確實。十五日有人在牯嶺來，親見南軍戰敗者，二三百人，逃

至山上。山中避暑之外國人，着其將槍械繳出令去，山中外人，即用此項槍械組織衛隊，守護山中避暑處云。

自十五日至十九日，九江前線，較爲沉寂。雖常有戰事，不過係露營小戰耳。北軍除初到，未經預備，失敗一次後，餘均戰勝。蓋初戰時，僅有北軍二千。且分散各處。以後北軍大進，而贛軍則日見窘迫矣。武昌又時有援兵運至九江，十九日又有招商局之船一艘，運來贛軍，在湖口對面上岸。駐紮湖口之四面，以保湖口。湖口砲台，仍由贛軍把守。北軍各司令，守候援兵到齊，再取湖口砲台。同時北軍似有斷絕贛軍潛逃往南昌之意。故預備甚精。

按當時外人報告，李烈鈞之起義，暗中實假助於日人。李之返湖口也，實於七月一日，由滬乘日本商船而上，在湖口砲台上岸。住一二日，即遷其司令部往九江相距十二英里之處，督率進行，且有日本退伍士官數員，隨同督率軍火子彈軍餉，或由日本，或由上海相助。此項協助贛軍之日本軍官，似係李烈鈞在都督任所用之陸軍教練官，且爲退職軍官，與日政府無甚關係。因北京政府機關報，痛詆日本參預南方戰事。惟日本使館不認此事。且謂日本政府已飭海陸軍嚴守中立。又令日領事，將查出助南之人，押解回日。惟七

月十八日，駐日汪代表來電，探得李氏與日祕約如下，一求日協助軍餉子彈，二求日兵輪餉入長江，三求日向同盟國聯盟說項，認李爲交戰團，四求日與俄進兵滿蒙，以牽制，五日事敗派輪迎候。事成酬報如下。一以滿蒙割讓於二國，二湘鄂贛粵租稅償還戰費，三允二國建設指定之鐵路。就此以觀，則贛軍假助於日，或非無據也。

當時西人之言論，亦頗可令人注意。如七月十九日，英文北京日報，載有社論，純爲助袁之言論。可見當時國民黨之起義，因經濟及地域關係，關於宣傳方面，缺少周密之佈置。卒使孤軍獨懸，不能引起全國人民之響應。此與後來之失敗，實大有關係也。北京日報之社論曰：「全國應頒布戒嚴令。國會國民黨議員，被疑有背叛政府者，應加看管。如聽令彼等逗遛此間，則僅窘困政府，如准許離京，則恐步張繼後塵，在本省釀亂。」又謂：「彼等抵京之後，多有公然煽亂者。此次贛變，多由彼等種因。政府如聽令在京，或在他處結黨爲亂，不加禁阻，則政府必將自貽伊戚，外國已示明信任袁總統力能控制大局切實之證據，現袁總統亦當示明彼等之信任，並未錯誤。近兩年來，袁總統之政策，一以堅忍，寬惠爲主。然其效果，僅博人罵爲奸賊，發軍征討，時時爲圖破壞共和者所窘。使黃興、陳其美、李烈鈞而廁身政府，則中國安能有更大之希望乎？恐各國政府，視彼等之獲權，皆將警而

惡之」云云。吾人讀此，可知當日外人輿論，實十分袒袁，而大不利於國民黨也。

北京政府中，反對革命，誓爲袁氏之助者，亦復不少。如汪榮寶、王敬芳兩議員，提出咨請政府，征伐叛徒建議案云：「迭據副統領湖北都督兼領江西都督黎元洪電陳亂黨，在長江一帶，謀逆各節，並接歐陽武孫多森先後來電，公然對於我神明之議會，爲顛覆政府，破壞民國之宣言。本院維民國肇造，南北統一以來，國家機關之組織，均以約法爲根據。現今之臨時政府，係屬按照約法所組織之正當機關。其有在此正當機關以外，潛竊土地，私立名號，爲反抗之牽動者，即係背叛民國。爲四萬萬人民之公敵。政府爲維持國家生存起見，應以嚴厲之方法，爲適當之處分。凡我國民，當曉然於順逆之所在，同心一致，共遏亂謀。須知此種問題，決非黨派之競爭，亦非南北之意見，斷不容假借名義，希圖煽惑，我民國安危存亡，實繫於此。本院有擁護約法，維持統一之天職。代表民意，建議如右。相應咨行大總統查照施行。」

此外又有江蘇旅京同鄉會通電云：「民國肇造，邦基未固，贛省逞兵，甘心破壞。蘇省元氣未復，倘事附和，彼爭權利，我竭脂膏。地方糜爛，民命何依？凡我父老，慎勿誤會。」又旅港粵商發出公電二通。（一）分送廣肇公所時報館轉各報館鑒：粵督陳炯明，蓄謀叛逆，

禍害中國，不惜我粵三千萬同胞，生民財產，作爲孤注。在省會拔槍威逼議員，通過宣布獨立，商等誓不公認。乞轉閩埠粵僑力爭。全粵幸甚。民國幸甚。香港牛皮行商何星橋，黃緝臣，何澤霖等叩。」（二）廣肇公所轉各報館，陳逆炯明，新臨省會，威逼議員，宣告獨立，藉端籌餉。又將騙及華僑。我粵民無不切齒。除合電中央，請速設法維持外，特此泣叩。香港銀業行，金舖行，南北行，洋參冰片行，洋貨行，蒲包行，米行，全體叩。」觀以上諸電，實屬不問是非，妄詆革命。然亦正可以表明當時人民厭戰心理。討袁之旗已張。但各地勿能同聲響應也。

十九日，九江又發生大戰。李純所統軍隊，原僅混成旅一旅。迭戰未能得手。故鄂省又將分駐武漢，蔡甸，岳口等處之第十一混成旅，繼續開往。並將湖北諸軍，與成鄂甯軍之精練可靠者，合編爲兩混成隊，命師長黎天才，石長星，分率馳往江西助戰。於是北軍聲勢，爲之一壯。黎元洪又因贛軍機關槍猛烈，故又派直隸本府機關槍隊，一三兩連，即日乘艦下駛。並電李純，務速合團聚殲，勿得妥協停戰，云云。

至是，袁政府見贛事擴大，十分緊張。袁世凱固早已任段芝貴爲第一軍軍長，馮國璋爲第二軍軍長，率師南下。又決定增派北軍精壯南下，速定亂事。故軍隊由京赴漢，然後



轉駛赴潯者，日有所聞。十五日下午，姜桂題統領本師步馬砲工輜等隊。由火車赴漢。休息一日，謁見副總統後，即行撥隊赴贛。十六日又到近衛軍二千四百名，帶機關槍十六尊，過山三角砲三尊，及大批彈械專車前來助戰。黎督乃委本府周參議拓疆，攜銀二千四百兩，赴車站一面歡迎，一面犒賞。旋即指令保漢保生兩商輪，裝載前往戰地。黎督電大總統，以贛亂須於近日內剿平，否則必致燎原，不可收拾，重累東南人民，故大總統決定派北軍兩師，當赴前敵。於鄂中諸軍抽編一混成旅後援，更以海軍艦隊輔助，分途攻剿，四面合圍，以期指日蕩平。連日漢口經過北軍，絡繹運餉輸械，輪帆相接。北軍糧餉，係中央自行經理，於劉家廟設總兵站，下游黃州武穴九江皆設分站，鄂省派出諸軍餉械，則歸鄂籌備云。

自七月十二日，湖口宣告獨立，至此已一週，北軍陸續開到，而李烈鈞猶困守陣地，不肯稍懈，蓋戰事已入於最危迫之階段矣。孫總理見其如此，於十八日當即通電各省，宣告國民，並直電袁世凱，責令辭職，其電文曰：「北京參議院，衆議院，國務院，各省都督，民政長，各軍師旅長鑒。江西事起，南京各處以次響應，一致以討袁爲標識。非對於國家，而脫離關係，亦非對於北方，而睽異感情，僅欲袁氏一人，辭大總統之職，並不惜犧牲其身命，以求達

之。大勢至此，全國流血之禍，繫於袁氏一人之身。聞袁決以兵力對待，是無論勝敗，而生民塗炭，必不可免。夫使袁氏而未違法，且東南此舉，無能左袒。今袁氏種種違法，天下所知。東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濟法律之窮，非惟其情可哀，其義亦至正，且即使袁氏於所謂違法有以自解，然今者決非反對之人民，遍於六七省。人民心理之表見，既已如是，爲公僕者，即使自問無愧，亦當謝職，以平衆怒，微論政體共和，即君憲國之大臣，亦不得不以人民之好惡爲進退，有如去年日本桂太郎公爵，以國家柱石，軍人領袖，重出而組織內閣，祇以民黨有所不滿，即儻然引去，以明心迹。大臣風度，固宜如是。何況於共和國之人民公僕，爲人民荷戈以逐，而顧欲流天下之血，以保一己之位置哉？使袁氏而果出此，非惟貽民國之禍，亦且騰各國之笑。迴憶辛亥光復清帝舉二百餘年之君位，爲民國而犧牲，當時袁氏實主其謀。亦以顧全大局，不忍生靈久罹兵革，安有知爲人謀而不知自謀者？更憶當時文受十七省人民之付託，承乏臨時大總統。聞北軍於贊成共和之際，欲舉袁氏以謀自安。文即辭職，向參議院推薦袁氏。當時固有責文知徇北軍之意，而不顧十七省人民付託之重者。然文之用心，不欲於全國共和之時，尙有南北對峙之象。是以推讓袁氏，俾國民早得統一。由是以觀，袁氏不宜藉口於部下之擁戴，而拒東南人民之要求，可斷言矣。

諸公維持民國，爲人民所攸賴。當此存亡絕續之際，望以民命爲重，以國危爲急。同向袁氏勸以早日辭職，以息戰禍。使袁氏執拗不聽，必欲犧牲國家人民，以成一己之業，想諸公亦必不容此禍魁。文於此時，亦惟有從國民之後，義不返顧。臨電無任迫切之至。孫文叩。

又宣言曰：「南北統一之際，僕推薦袁世凱於參政院，原望其開誠布公，盡忠民國，以慰四萬萬人民之望。自是以來，僕於權利所在，則爲引避。危疑之交，則爲襄助。激昂之士，對於袁氏時有責言。僕之初衷，未嘗少易。不意宋案發生，袁氏陰謀，一旦盡揭。僕於當時，已將反對袁氏之心，宣布天下。使袁果知公義自在，輿論難誣，爾時即應辭職，以謝國民。何圖袁氏專爲私謀，倒行不已。以致東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內，相連並發，大勢如此，民國安危，人民生死，胥繫於袁氏一人之去留。爲公僕者，不以國利民福爲懷，反欲犧牲國家與人民，以爭一己之位置，中華民國豈容開此先例？願全體國民，一致主張，令袁氏辭職，以息戰禍。庶可以挽國危，而慰民望。無任翹企之至。」

又致袁大總統電曰：「北京袁大總統鑒：文於去年北上，與公握手言歡，聞公諄諄以國家與人民爲念，以一日在職爲苦。文謂國民屬望於公，不僅在臨時政府而已。十年以內，

大總統非公莫屬。此言非第對公言之，且對國民言之，自是以來，雖激昂之士，於公時有責言，文之初衷，未嘗少易，何圖宋案發生，證據宣布，愕然出諸意外，不料公言與行違，至於如此，既憤且懣，而公更違法借款，以作戰費，無故調兵，以速戰禍，異已既去，兵燹仍挑，以致東南軍民，荷戈而起。衆口一辭，集於公之一身。意公此時，必以平亂爲言。姑無論東南軍民未叛國家，未擾秩序，不得云亂。即使云亂，而釀亂者誰，公於天下後世，亦無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於不義，致有今日。此時必且勸公，乘此一逞，樹威雪憤。此但自爲計，固未爲國民計，亦未爲公計也。清帝辭位，公舉其謀。清帝不忍人民之塗炭，公甯忍之。公果欲一戰成事，宜用於效忠清帝之時，不宜用於此時也。說者謂公雖欲引退，而部下牽掣，終不能決。然人各有所難，文當日辭職，推薦公於國民，固有人責言，謂文知狗北軍之意，而不知顧十七省人民之付託，文於彼時，迄不爲動，人之進退，綽有餘裕。若謂爲牽掣不能自由，苟非託辭，卽爲自表無能，公必不爾也。爲公僕者，受國民反對，猶當引退，况於國民以死相拚。殺一不辜，以得天下，猶不可爲，况流天下之血，以從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辭職外，決無他策。昔日爲任天下之重而來，今日爲息天下之禍而去。出處光明，於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勸東南軍民，易惡惑爲善，不使公懷騎虎之慮。若公必欲殘民以逞，善言不

入，文不忍東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對君主專制之厥心，反對公之一人。義無反顧，謹爲最後之忠告。惟裁鑒之！孫文叩。」

江西陸軍計共三師，每師約有兵一萬五千名，第一師爲歐陽武統帶，人數充足，已歸李烈鈞指揮。第二師爲劉世鈞統帶，其額不足。潯城雖由北軍佔守，而劉之機關部仍設城內。十八日有脅迫背叛劉之舊部三千人，殺其領袖趙必凱，投誠北軍。彼等由東門入城，導以軍樂。由北門統將戈克安接見。劉乃歸誠北軍。趙必凱係四川人，勇敢善戰，竭力贊助革命者也。第三師爲蔡森統帶。現住贛州，該師人數短缺，距戰地亦頗遠。以此三師人馬與北軍抗衡，當難制勝。而段芝貴自十八日抵漢之後，即轉赴江西，與李純謀進攻之策。段李遂傳集各師旅團長，開軍事會議。謂贛軍負隅湖口，急切難破。若欲正面進攻，未必獲勝。故決議派旅長黃占元，率兵由江北登程繞道至華陽鎮對岸渡江，抄湖口之後路，尅期會攻。

九江戰事自十四日起，北軍幾每戰皆捷。贛軍有自行投誠者，如第九團團長周壁階以全營歸降。亦有被擒獲，運往湖北者，如十七日北軍將俘虜四百七十八人，由招商局江寬輪裝送鄂垣。就中除自兵七百三十名外，有團副周德祥一員，營長章木王之奇等三員，

連長何耀先等五員，教練官書記官趙得勝彭年等六員，糧台委員金國昌一員，此時北軍賴兵械充足，源源而來，聲勢俱壯。而贛軍則兵盡餉竭，僅能困守一隅，其力日見局促矣。

雙方在湖口最後之決鬥，在七月二十三日開始。按湖口有東西二砲台，並有附近之姑塘，爲湖口三要害。北軍分路進兵，派馬旅長繼增，張團長敬堯，進攻灰山一路，當夜先擊散尤家舍駐兵。二十四日侵曉，進取新港。戰至午後四時，將新港克復。連夜進奪灰山。

相持四小時，北軍猛進，跋越山嶺十餘重，大敗贛軍。於二十五日早，進據灰山，此奪取湖口西砲臺之情形也。北軍又派周團長等，進取姑塘一路。行近狹市，與贛軍力戰，二十四小時，奪回狹市。遂於二十六日，進佔姑塘。此北軍支隊，奪取姑塘之情形也。又派鮑旅長貴卿，領陸軍支隊，由海軍掩護，襲取湖口。鮑旅長率隊，晝水登岸進戰。湯薌銘次長親自指揮，迭發巨砲援助，激戰三小時，贛軍大敗。海軍進擊東砲臺，遂於二十五日午前，克復湖口城。此陸軍與海軍聯合進擊東砲臺，克復湖口之情形也。綜計作戰時期，凡四日，而湖口爲北軍所有。

湖口砲臺失守之後，贛軍失敗，已屬定數。於是袁世凱通令嘉獎將士，與江西宣撫使段芝貴，論功行賞。李烈鈞則退軍吳城瑞昌，尙欲死守。吳城爲直接南昌水道，瑞昌爲直

接南昌陸道。李烈鈞厚集兵力于吳城瑞昌方面，則較單薄。段芝貴乃決計由陸道進取南昌，待南昌下，則吳城敵軍不敗亦自敗矣。當北軍進攻南昌也，李烈鈞于八月八日率軍與之抗戰于德安。此處距南昌僅旱道百二十里。兩軍血戰二晝夜。卒因衆寡不敵，李敗退。移師于省會以下三十里之萬家浦地方。十七日北軍來至，李又敗績。十八日北軍遂入南昌城。二十日，李純已入都督署辦公。收編敗軍，酌給餉需，并派張團長敬堯前往吉安等處追擊李之殘部云。

當七月十二日湖口獨立之後，黃興即赴南京，召集第一第二兩師軍官會議，準備響應。十五日南京城中忽聞有兵變之事，蓋即一師八師之宣告獨立也。是晨第一師長章梓第八師長陳士驥，約同至督署，請都督程德全獨立。程始不允，章陳痛哭請求之。忽黃興亦至，勸之愈力。程猶未允，而黃興等長跪懇勸。程見大勢如此，堅持無益，遂允其請。於下午一時，宣告獨立。先是于同日清晨，要塞司令吳紹璘不從，致被槍斃。又講武堂長蒲鑑及要塞掩護第二團教練官程鳳章，亦同樣獲罪致死。程督既已獨立，即請應季中來署商量一切。任黃興爲討袁總司令，甯人維乞章梓力加保護秩序，維持治安，以救生靈塗炭。吳稚暉則起草檄文，由黃興交程通電。並派第八師騎兵團長劉建藩奉令帶步兵一團，機

關槍一連，當夜出發。與第三師冷適軍在臨淮關會合，預備北伐。程都督又與各國領事會議獨立以後，設有戰事，劃戰綫於徐州以北云。

此七月十五日事也。按蘇督程德全，本屬依違兩可，態度不明，刹時間之調兵北上，皆爲黃興所指揮。閱二日，程得袁世凱之電曰：「中國自民軍起義，推翻清室，國民所爭者，不過民生、民族、民權。現在均在幼穉襁褓之際，兼以蒙氛未靖，萬事棘手。若互相分割，是自陷淪亡。」李烈鈞年少氣腦，轟筋單簡，甘爲禍首，挑起南北惡感。將來定無面目能見家鄉之父老。諸君素明大義，勿爲其所愚，而同陷于民污云。」程乃偕民政長應德闕託故離寧，設辦事處於上海，并欲飭南京取消獨立。南京方面，都督自秘書長以下，大半赴滬。章梓代理都督。黃興亦赴滬，聯絡一切，蔡寅代理省公署事。財政內務兩司存留。實業教育兩司裁併。內務司長馬士杰薦科長夏仁瑞暫代國稅廳。取消釐稅事，仍歸財政司辦理。蘇垣第二師長章駕時，聞南京宣布獨立，亦已潛逃，遺差由一旅旅長朱熙代理，至都督府由部亦加改組。共設四科，係軍務、軍學、軍法、軍醫。復因戒嚴期內，須格外注重治安，維持秩序，特於四科之外，增置警備一科，以防意外。任王柏齡爲該科科長。又以第一師第二團，第一第二兩連，暨砲兵一營，於十九日早，乘嘉甯輪船渡江，赴臨淮關一帶防守。前



移扼徐州之八師軍隊一旅，就近歸洪師長承點節制，並調遣以資相機辦理戎務，其第一師第二團，則開拔兩營，進扼滁州之衝道。

徐州前綫之戰事，幾立即發作。緣北軍方面，早有準備。派張勳率兵兩萬，向徐州進發。南軍方面，與之迎戰者，則陳士驥第八師之一部份，與冷適之第三師也。十六日晨，南軍攻山東江蘇交界之韓莊，為張軍擊敗，死傷頗衆。乃退回利國驛。張軍由韓莊南下，後方又有濟南靳雲鵬之第五師接應，聲勢甚壯。十八日，北軍逼至利國驛，冷軍運兵機車，及利國車站，均為砲燬，靳雲鵬第五師之野砲，亦開到，乘勝直進，與冷軍大戰於利國之南。冷中彈死。北軍進佔徐州，南京聞訊，大為驚慌。

十九日，黃興乃設計勸張勳獨立，曉以大義。其函云：「兗州張軍統鑒，江蘇江西相率獨立，皆由袁世凱自開蚌端，過為己甚。三都督既已去職，南方又無事變，調兵南來，是何用意？俄助蒙古，內逼張家口，外患方急，彼不加防，乃割讓土地與俄，而以重兵蹂躪腹地，喪亂國民，破壞共和，至於此極，誰復能堪。九江首抗袁軍，義憤可敬。一隅發難，全國同聲。公外察大勢，內顧宗邦，必將深寄同情，尅期起義。嗚呼！世凱本清室權奸，異常險詐，每得權勢，即作奸慝。戊戌之變，談者猶為寒心，前歲光復之役，復愚弄舊朝，盜竊權位，繼以寡婦可期，

孤兒可侮，既假其名義，以禦民軍，終乃取而代之。自入民國，世凱更無忌憚，陰謀滿腹，賊及太后之身，賄賂塞途，轉吝皇室之費。世凱不僅民國之大慙者，爲清室之賊臣，無論何人，皆得申討。公久縮軍符，威重宇內。現冷軍已在徐州方面，與袁軍接戰，公苟率一旅之衆，直搗濟南，則袁軍喪胆，大局隨定。則國家再造，即由我公矣。更有陳者，與此次興師，惟以倒袁爲目的。民賊既去，即便歸田。凡附袁者，悉不究問。軍國大事，均讓賢能。興爲此語，天日鑒之。臨電神馳，佇望明教。江蘇討袁總司令黃興叩。

張勳忠於袁氏，且乘勝南下，對此豈肯應允？非特如此，袁世凱且於二十日，報張以江北鎮撫使之銜，又於二十四日，令馮國璋率兵南下，以助張勳。令馮張二人，主持蘇境，倪嗣冲主持皖境。先是，二十一日，兩軍又鏖戰於滁州，南軍又敗。北軍進逼蚌埠。蘇省革命軍之力量，一若猶不及江西李烈鈞。實則抗戰於津浦沿綫，北軍陸續南下不已，抵抗遂感困難矣。時程德全與應德闓赴滬已一週。驚魂甫定，聞北軍屢戰屢捷，乃知革命之事，不易成功。與應聯名通電曰：「北京大總統，參議院，國務院，武昌黎副總統，各省都督，民政長，各軍長，軍使，各師司令，鑒。德全督蘇無狀，致有十五日甯垣之變，願其顛末，外間或不盡知，茲撮要佈陳，用供省察。南京所駐軍隊，惟第八師，係陸軍部直接管轄。平日亂黨運動軍

隊偵查防範。以第八師爲最力。不意此次變端，第八師乃爲主動，黃興於十四傍晚到甯，即往第八師師部，邀集各師旅軍官集議，於此日舉事。維時要塞總司令吳紹璘，不表同情，次晨聞吳紹璘被害。德全即用電話，請第八師師長陳之驥，速爲防衛。不料陳之驥已率同各師旅長，並衛兵一營，入見要求宣告獨立，德全嚴爲斥拒，誓死不從。復由黃興陳之驥，先後跪泣哀求，德全始終不允。彼時各軍均已被脅，一切文電，假用德全名義號召。亦非口舌所能抗爭。因於十七夜，冒死離甯赴滬。召集蘇屬水陸軍警，議圖恢復，已于另電詳陳。惟十五以後一切文電，由甯遞發者，均係假用德全名義，現已另刊江蘇都督行署關防，即日取用。合併附聞。程德全有印。

又通電略謂：德全德薄能鮮，奉職無狀。光復以來，惟以地方秩序爲主。以人民生命財產爲重。保衛安甯。別無宗旨。不圖誠信未孚，突有本月十五日甯軍之變。維時事生倉猝，誠慮省城頃刻糜爛，不得不忍一時之苦痛，別作後圖。苦支兩日，冒死離甯，十七日抵滬後，即密招蘇屬舊部水陸隊警，籌商恢復。衆情憤激，詢謀僉同。連日規畫，進行布置，均已就緒。茲於本月二十五日，即在蘇州行署辦事。近日滬上戰事方劇，居民震駭，流亡在道，急宜首先安撫，次第善後，並在上海設立辦事處。酌派人員，就近辦理。德閔遵奉

中央命令，亦即在滬暫行組織行署。以便指揮各屬籌保衛而策進行，竊念統一政府，自成立以來，政治不良，固無可諱。惟監督之權，自有法定機關。詎容以少數之人，據一隅之地，訴諸武力，破壞治安。德全與黃興諸人，雖非夙契，亦托知交。每見輒諄諄以國家大局爲忠告，卽黨見之異同，個人之利害，亦皆苦口危言，無微不至。乃自贛軍肇變，金陵響應，致令德全兩年辛苦艱難，經營積累，所得尺寸之數，墮於一旦。哀我父老，嗟我子弟，奔走號呼，流離瑣尾，泣血椎心，無以自贖。德全等不知黨派，不知南北，但有蹂躪我江蘇尺土，擾害我江蘇一人，皆我江蘇之同仇。卽德全之公敵。區區之心，惟以地方秩序爲主，以人民生命財產爲重。終始不渝，天人共鑒。一俟亂事敉平，省治規復，卽當解職待罪，以謝吾蘇。敬掬愚誠，惟祈公鑒。程德全應德閣有印。

是時，蚌埠前綫固已萬分危急，而南京財政，又異常困難。江北劉之傑之師，又在不可靠之列，調之則以自衛爲辭，縱之慮其乘間爲患。環顧寧垣，危機四伏。吾人對此，應知革命事業爲何等艱鉅也！且其時江西方面，又值湖口失守，革命同志，聞訊又爲驚慌。惟上海方面，則尙在奮鬪之中。上海爲製造局所在之地，乃革命黨人用兵必爭之所。自贛事發現，謠言甚烈。該局督理陳洛書特命加嚴防務。并先有海軍警衛隊開到，協同防衛。

迭經李總司令鄭中將陳督理臧陳二團長會商，以浙軍擔任後局門，及斜橋之龍華馬路一帶防務。北軍擔負西柵及東局門南碼頭一帶防務，雙方議洽。分飭兩面兵士實行。此七月十二日事也。

閱三日，南京宣告獨立。上海形勢亦遂大為緊張。上海縣吳知事淞滬警察廳廳長等，十七日接奉南京都督省長訓令，略謂北京袁大總統一切政事，實因不照約法範圍，有違國體權根，致貽同胞之憂，是以南京亦已宣布獨立。上海一埠，亦應照此訓令辦理。如有不法匪徒，乘機搶劫，或放火，故意擾亂治安者，一經拿獲，應立予槍斃等因。吳知事穆廳長接到此令後，遂即同南北商團會等領袖，秘密會議，以維持現狀為要義。辦法約分三條：(一)設法撤退北軍，以安人心。(二)保護地方治安，嚴防土匪。(三)地方警察一切經費，以及軍隊餉費，暫由縣知事吳君擔任三月。製造局陳督理於接獨立確信之後，即與北浙兩軍及海軍司令部商確，戒嚴防範。並將機關槍等安設各門，飭令各軍，妥為防範。並商由陸軍六十一團，陳團長，添調該團第一第二兩營兵士，進時防守，又將七密里九之快槍六十枝，添撥該二營兵士備用，又飭砲隊張玉發，配裝七生五等口徑快砲四尊，分架各局門，暨浦岸各處，并將砲配齊引火，裝入砲內，以備抵禦。

蘇省各屬，接奉南京獨立命令之後，前無響應者，即為松江。按松江一部份，原來駐滬，前已述及。但其幹部，則在淞江。於是推鈕永建為司令，葆安水師營統領沈葆義為師長，幫同何嘉祿為團長，步隊長一營管帶譚國濱為統領。另招新兵一營為響應。并挑選精壯，預備開往滬南，與北軍決戰，要求華亭縣知事謝葆鈞，籌撥餉銀。謝初未允，至十七日，始撥洋六千元，交於營中，分發各兵。何嘉祿與譚國濱，率帶步隊兩營，於午前先行出發。午後四時，沈葆義親率模範隊，督同葆安三營，管帶王壽曾，葆安四營管帶李蘭庭，新軍管帶彭澤，各率所部赴滬，均由專車載運。隨帶機關槍數尊，一時人心惶惑，謠譏繁興，秩序大亂。此次淞軍到滬，先有駐滬之淞軍第一營長楊錦堂，率兵排隊歡迎，而滬上之革命黨亦各表同情。十八日滬上紛傳，南軍將攻製造局。上海市面因之吃緊。並有謂南軍已派員與海軍及製造局兩處會商，請其贊成獨立，免開釁端。倘局中不表同情，則以武力從事。李總司令、鄭中將、陳督理、暨警衛軍團長、浙軍團長等，得悉之下，再四籌商。謂上海值此戒嚴期內，局中軍械，理應不能運出，且亦無械存儲。惟有保守中立，以待大局之解決。迨至下午三點鐘，由陳其美、李平書在市政廳，邀同駐局各軍團長，營長開會提議，保守滬地治安，維持秩序，防禦匪徒，各辦法。並議局外各兵，不攻局內，局內各兵，亦不得向外出發，致擾地

方。總以維持現狀爲主義。

按上海製造局，在龍華有製造分局，專爲儲藏火藥子彈之所，十八日下午七點鐘，松軍指揮兼步兵團團長何嘉祿由上海西鄉梅家弄地方，督領步兵一營，沿鐵道行抵龍華。時約八鐘許，整齊軍隊，在製造分局門外，兵士向上開槍一排示威，遂即進局，該局長陳君見機，並不抗拒，何即命將火藥子彈等廠封存，以待清理。並在廠前高懸白旗，事畢，諭令嚴加防守。龍華藥廠，遂爲南軍所有。

上海市面至此已十分混亂。淞滬警察廳長穆抒齋已辭職，暫推李平書代理。所有軍警兵餉，均由李平書担任，先行核發。李又出示諭曉地方云：「代理淞滬警察廳長李爲曉諭事，照得十六日，奉都督省長訓令，略謂北京袁總統，一切政事，實因不照約法，有違國體權限，致貽同胞之憂。是以南京已宣布獨立，上海一埠，亦應照此訓令辦理。如有不法匪徒，乘機搶劫，或放火，故意擾亂地方治安者，一經拿獲，立予槍斃等因。奉此，凡我警界，本以保護地方治安爲天職，當此宣佈獨立之時，宵小易於乘間竊發，仰各該署長等，各守其職，認真約束所部，實力保護地方。本廳長順地方公民之請，不得不暫出維持，尙望盡心竭力，匡濟艱難。俾吾上海一隅，不至糜爛。則地方之幸，亦諸君之榮也。此令。」

同日，上海實行宣布獨立。陳其美爲駐滬討袁軍總司令。在南市久大碼頭中華銀行舊址設司令部辦事機關。陳其美以下，部內重要職司，有參謀長黃膺白，衛隊司令沈勉浚，楊青時，吳潤如，王漢強，唐伯耆，吳豹君，王漢良，董正誼，許伯奇，姚薺，包玉成，湯濟滄，劉雲達，陳月莊，陳武箴，曾孟明等。自宣布獨立後，南市十六鋪一帶，多標有中華民國志願團旗幟。西門斜橋湖南會館，亦懸滬軍討袁軍先鋒團白布旗。並設報名處，前往投効者，頗多。十九日製造局自得龍華藥廠被松軍佔據之信，大露驚慌景象。陳督理海軍李總司令，躊躇不決。所有全局辦事員，司工匠人等，走避一空。當九鐘時，警衛隊第三營全隊備帶子彈，有向西出發之勢。總司令署製造局總公務廳，亦均節節站立兵隊。迨十二鐘時，鄭中將會晤李總司令及陳督理，籌商一切。下午一鐘時，風聲愈緊，而李總司令陳督理陳團長等，各憂形於色，豪無善策。鄭中將見此情形，遂與李總司令云：所有警衛全軍，大總統本責成海軍總司令，完全節制，現在槍械均足，又有軍艦在此，足資防守。應如何對付，應由總司令發布命令，未便一味游移。李仍無言。鄭君又云：此處迫近租界，不便開砲，不如同上軍艦，開赴吳淞，先攻砲臺。李總司令贊成，遂同至碼頭，乘小輪艇，到海籌軍艦，立命展輪。同行者，並有海軍參謀及製造局侯煥仲。鄭李陳三君臨行時，諄勉警衛軍，嚴加防守。肇利



應瑞二艦，亦隨同開駛赴淞。或謂該二艦至淞口，不免有攻擊砲臺之舉。或謂鄭李陳忽乘軍艦赴淞者，蓋以高昌廟既爲開覺之地，難以辦公，故乘軍艦離埠，作爲辦理防務之祕密機關云。

北軍海軍警衛隊，雖開往吳淞，但製造局仍爲北軍所把守，局址附近，半邊橋、廣東街及西街一帶店舖，因見駐局之北軍，突然排隊出局巡邏，並照晚間站巡辦法，以致商民驚懼。旋聞謠言甚劇。又謂駐泊浦江之各兵艦，砲械盡卸去砲衣，恐即開砲。因此各店一律閉市。而居戶搬遷者，竟冒雨攜物爭逃。其惶恐之象，幾至父子不顧，難以言喻。乃製造局督理陳洛書，因丁父憂，前已由陸軍部給假半月，茲則急電該部，急於離局。所有關防及一切重要物件，概交協理華祝三代理。華堅不承認，遂舉龍華分局長陳濟嵐，材料處股長葉惠鈞，爲臨時正副局長。對於防護該局之責任，由海軍李總司令擔負。此時上海人民，恐慌已達極點。故上海南商會，致孫中山、黃克強、陳英士，及製造局北軍司令函曰：「頃聞謠傳不一，全市震驚。金融停滯。光復後元氣未復，宋案發生以來，商困已達極點，何堪再起弊端？况上海爲通商要埠，毗連租界。若再釀成兵禍，不獨合市遭殃，且恐外人干涉。本日各業代表來會，聲稱轉懇執事等，爲商民計，爲大局計，萬祈設法始終保全商民。」云

云。

上海領事團見贛甯等處，先後獨立，風鶴頻驚，且製造局爲南方必爭之地，豈能坐視，乃亟籌保護之法，以維持租界治安。十八日在領事公會會議。除飭知駐滬兵艦及捕房妥爲保護外，一面電達駐京欽使，向政府嚴切聲明，請速嚴切答復，否則電請本國政府主持辦理。英捕房捕頭，飭派中西探，密查界內，有無機關設立。每晚更添派西印捕，荷槍出巡，以保治安。保衛團團長李平書，與總司令陳其美，亦電蘇促混成第三旅李英石，返滬主持保安事宜，因上海防務，向爲李所主持也。

十九日，陳其美發出通告四張，遍貼街衢。其一，「駐滬討袁軍總司令陳，爲出示曉諭事，照得江西軍民，因袁世凱無故進兵，節節蹂躪，起而反抗。各省聞而感憤，相率起兵，以討袁爲目的。現在江蘇全省，已奉由都督程宣布獨立。上海爲東南巨鎮，尤關緊要。本總司令統率聯兵，駐節斯土。所有在滬商民，自應擔任保護，維持秩序。並飭各營約束軍隊，嚴查匪類。務使閭閻樂業，雞犬不驚。凡我同胞，須知此次用兵，實由萬不得已。義師所至，紀律嚴明，勿虛事驚惶，勿造言生事。各守本分，各安營業。倘有地痞莠民，乘間騷擾，妨礙治安，本總司令軍法具在，決不寬容。爲此示仰商民人等，一體知悉。其各慎遵。」其二，示

諭略云：「照得民以養兵，兵以衛民。務使養兵得一兵之效，則餉不虛糜，民無所病。本總司令此次興師，所招兵士，均爲節制之師，祇以足敷徵調戰守爲止，毋事濫招，致爲民困。此後凡非經由本總司令認可者，不准藉端自由招兵，倘敢故違，定予懲處。爲此示仰各界人等一體遵照毋違。」其二，示諭略謂：「照得本總司令奉准江蘇都督程暨江蘇討袁軍總司令，知照在滬組織討袁總司令部，除節制所屬各軍外，凡上海所有軍隊，外交交通各機關，總由本總司令管轄。用此出示曉諭各機關人員，均當照舊供職，慎守秩序，以維地方治安。如有擅離職守，貽務要公，以及不遵約束，妄生事端者，無論何人，本總司令惟有按照軍法治罪，決不寬貸。爲此示仰各機關人員一體知悉。切勿聽信謠言，自取咎戾。」其四，因連日謠言甚烈，深恐所有舊部及各營兵士聽信謠言，擾亂軍心。是以特示云：其文曰：「爲申明誠令事，照得本總司令所屬各軍，多係舊部。應守軍紀，自當明白曉暢，無待三令五申。惟誓師討賊，發憤爲雄，風聲所播，首在仁義。所有地方治安，尤宜切實保護。庶倒戈相向，獨夫授首。而雞犬無驚，閭閻如故。共享共和之幸福，重爲平等之國民。用是亟應告誡，擇要條示。仰卽一體懷悉，毋得自誤。一擅自招兵者斬。二不守紀律者斬。三臨陣退蕙者斬。四防守疏懈者斬。五造言生事者斬。六騷擾閭閻者斬。」

同日，吳淞砲台宣布獨立。照會上海各國領事，聲明由南石塘及獅子林砲台，至三夾水，其面積延長至七英里，已作爲戰地。所有外國軍艦商船，不得在戰綫內下碇。無論何人亦不准入此戰之內。而製造局方面，則鄭中將所率北軍，駐守甚嚴。保衛團團長李平書、王一亭，勸其將局讓出，以三萬金贖送北歸。並云：「北軍兵單孤立，南軍四路合圍，將及萬人。再不見機，禍害隨之。」鄭中將不聽，於是戰事遂不可免矣。

至二十二晚，二點三十分鐘，由討袁軍總司令陳其美發令，會齊分三路進攻。一攻東局門，一攻後局門，一攻西柵門。三路之中，又以先攻東局門爲起手。當由六十一團兵士，請爲先鋒，進攻東局門。或云係福字軍爲先鋒隊。於夜三點鐘開戰，先放步槍一排，並炸彈，擁入前進。北軍卽開機關槍，南軍卽時退出。亦放機關槍一排，仍擁前進。北軍奮力抵禦，步槍機關槍同時並發。南軍再接再厲。北軍槍砲齊施。其時西柵門外，正在起火，後局門亦在攻打，北軍分頭還擊，並開大砲。南軍各兵，亦異常奮勇。乃在兩軍對敵之際，駐高昌廟港口。海籌軍艦，開發大砲，向東西兩面攻擊。東則攻砲隊營，其營全係湘軍。西則轟敗浙軍。連發數砲，無不命中。湘浙兩軍已傷亡潰敗。而南軍之勢大衰。時正夜半四點餘鐘。天將黎明，南軍漸有退意。北軍機關砲，管退砲，過山砲，一齊發來。南軍

不支，漸打漸退。乃有福字敢死隊，助以後力，大放炸彈，猛烈非常。北軍恐爲所制，不敢窮追。只進擊至高昌廟，並蘇杭火車站爲止。時已次晨七點三刻矣。迨至十點鐘，南軍正在早飯，北軍忽自後局門攻出。南軍急起抵禦，戰至十一點鐘，未分勝負而散。是役也，南軍浙鎮松滬及福字營敢死隊，共計七千五百餘名，俱受陳其美指揮。局中北兵僅有一千五百餘名，然南兵死傷至一千五六百名之多。按此次戰爭，南軍致敗之因，實係其軍爲五處之兵，集合而成。合作非易，指揮尤難。如浙軍之一部，原爲保守製造局者，今使之加入南軍，攻擊北軍，自難得收獲全效。故一見大炮，先行潰退，勢使然也。至鎮滬二軍，係蘇省舊旅，本無革命之意。因黃興等逼迫程督獨立，調撥該軍，始不得不隨聲附和。其不肯用命，亦屬意中事耳。惟松軍與福字營，實爲陳其美之忠實隊伍。但劉福彪僅恃敢死之精誠，以爲拋棄炸彈，到處可以無敵，不知槍炮猛烈，子彈橫飛，炸彈雖兇，欲乘無隙。乃軍艦炸子轟來，聚而殲之，六百五十名敢死健兒，僅剩一百餘耳，成以炸彈而敗，亦以炸彈，良可慨已。五軍之中，僅後來之松軍，獨標特色。鈕永建亦知兵。該軍訓練最佳，司令調度合宜。堪與北軍抗衡。奈攻守之勢不同，北軍又有軍艦砲彈爲助。是以一再猛攻，俱被擊退也。

停戰之後，海軍司令處發出布告曰：「照得海軍艦隊及海軍之警衛隊，奉政府命令，保守製造局。前准滬上紳商各團體要求，勿用砲火，以免損害商民。本已允匪不來攻，絕不先啓釁端。後松軍來滬，住梅家弄，逼近龍華分局。又准上海保衛團長函請，將該軍由龍華通過，開赴南市，保衛治安。明知係屬敵軍，然保衛團既以保衛治安爲請，亦格外通融，准其通過。乃松軍卽於是夜攻擊分局。竊據海軍兵力，本可立時以武力奪回。適上海商界各團體及上海縣市鄉議會，開會籌議，協商辦法。本軍不願自啓釁端，荼毒生靈，違背人道，於無可退讓之中，仍忍耐以待和平解決。乃該亂黨等竟不顧人道，放棄信用，於二十三晨三句鐘，聚亂黨數千人，環攻製造局。先放槍砲，極力猛攻。本處既有保守之責，卽不得不回兵相擊。乃相持至六點鐘之久，該亂黨始力竭逃退。本軍仍持人道，不忍窮追。乃該亂黨等現又進兵窮攻，是直無悔禍之心，委實難再容忍。查此次之亂，乃因南市設立亂黨司令機關。亂黨受其指揮，方敢暴動。若不急將此項機關勒令取銷，深恐禍猶未已。本思乘勢進近，芟除根蒂，惟念砲火進兵，必致損傷居民，擾及商務。實屬於心不忍，爲此布告滬南各商界團體，明達諸公，務望體念時艱，顧全大局。卽日勒令取銷亂黨司令部。並將爲首之人，拿獲送究。本軍自有特別獎賞。若一味姑容，或再隨同附和，一經兵連禍結，不獨

玉石俱焚，且恐後災難免。務望諸君於公益私情，雙方兼顧。速即斟酌決辦，以期早日恢復秩序。是所厚望。此布。」二十三日下午，製造局之海陸軍官，接到北京緊要電信，此爲袁總統第一次發向製造局之命令。內稱海陸軍和衷共濟，合守製造局，將來得勝，自當重賞。如有退後者，立即斬首云云。該電又有獎勵鄭汝成中將，富於韜略，能使海陸軍合防製造局，尤爲難得等語。

二十三日晚，至二十四日晨，南軍又第二次攻擊製造局。先後劇戰計歷七時之久。按南軍於是晚八時預備，未及十時，即發槍進攻。仍照前法，三路並進。初時槍聲極微，數分鐘後，槍砲聲大作，戰至黎明，海軍又開砲助戰。於是損失甚重。當劇戰時，較二十三日晨，尤爲猛烈。蓋兩軍初接之時，北軍僅守不攻，迨南軍猛進，始發以猛烈之砲火。南軍曾派員往勸軍艦，慎守中立。軍艦明言助北軍，不敢中立。連發巨砲，向斜橋方面轟擊，因聞南軍司令部，遷在斜橋故也。至十一點半時，砲聲停止，僅聞斷續槍聲，半夜後，北軍忽發巨砲，間以機關槍，奮勇猛擊。南軍潰亂，四處奔逃。因無處遮蔽，故死傷極重。兩點半鐘，軍艦接到報告，謂南軍潰敗，不能向龍華方面奔逃，欲駕舢板渡江。軍艦以探海燈射照，果見一船，滿載敗兵，放于中流，軍艦發砲擊之，未中。始能逃脫，所有逃兵，皆將槍枝棄置而逃。三

句鐘至五句鐘，雖有槍聲，南軍已無鬪志。北軍是夜之戰，不甚勞苦。死傷之數，南軍方面實遠過于北軍也。法界商團洋兵，拾獲逃兵制服，槍械甚夥，滿載場車，解入軍房，並截獲潰兵，亦扣留軍房。俟戰事平定，發落市南東區，亦拾獲棄槍九十三枝，子彈四百四十排，軍帽衣褲無算。二十四日午後，南軍又集於龍華方面，發炮猛攻製造局。北軍亦答炮還擊。南軍得遮護之處，死傷尙少。至午後二時止戰，是日福字司令劉福彪受傷，當往醫院醫治。該軍誤爲陣亡，全營只贖二百餘人，無人統帶，結隊逃竄至北門外，爲安南巡軍排槍擊回，卽在城內搶劫估衣等店數家，由南碼頭向浦東逃逸。南市及城內流氓，連日分頭行劫，無人過問。紅十字會二次所收之傷人，有六百五十人之多。二十三日夜，有海艦一艘入口，滿載華人，謂係鐵路工人，及抵滬登岸，皆直入製造局。後經調查，俱係北方派來軍隊，假扮工人，以免淞口炮台阻遏耳。該軍入局，北軍歡迎，遂卽發給槍枝，配以子彈，以助拒守。

二十四日晚九時，北軍與南軍，又以炮火相見。此爲第三次攻局之戰。事前北軍統將，探知滬杭車站附近，駐有鈕永建所部新到松軍二千名。當派北軍五百名往攻，兩軍相見于車站附近，遂相攻擊。松軍不精炮戰，惟所佔地勢則較優。北軍係經練勁旅，槍械又精。奮鬪既久，互有傷亡。既而松軍不支，紛紛向西敗退。北軍正在追襲，因探有別部敵



軍由北路向製造局進發，恐被包圍，乃下令停追。退進西柵。松軍見之，返身復向西柵攻擊。故炮聲隆隆，戰事極爲猛烈。此爲第三次攻局，炮聲與機關槍之聲，攙雜一片，極爲驚人。其最劇之時，在十點至十二點餘鐘。至一點鐘，炮聲漸息。而機關槍又接連不已。

繼又開放排槍，旋接巨炮連聲，直如山崩地裂。巨炮聲中，間以機關槍聲。其交戰之凶猛，殊爲罕見者。直至二十五晨，始行停戰。按此夜之戰，始則松軍所謂別部，由北路進攻者，多訛傳謂新到廣東軍，非也，實係總司令陳其美，由蘇調來之第三師步兵，約一千餘人，二十四日晚五點鐘，剛由開北河道分坐駁船到滬。其所帶機關槍子彈頗富，當時開赴戰地，猛撲夾攻，故炮火較前兩次更厲也。初時北軍以逸待勞，並不與敵，由兵艦開巨炮向攻，該軍遂奮勇直進。迨至該軍入局後，臧團長發令，飭各兵從後抄攻，立放機關炮兩響，子彈如雨，該軍退避不及，死傷過半。且有自炮廠後面圍牆逃脫者，此爲十點至夜半一點之交戰情形也。該軍經此大挫，軍心已懈，其時北軍奮勇猛擊，該軍且戰且走，北軍追至西柵門，該軍即紛紛向徐家匯路逃去。當被法兵攔阻，令繳軍械，始准放行。該兵士只得將槍枝軍服，拋棄而逃。並棄下機關槍二尊，均由法兵送交捕房收存。是夜之戰，在九點三刻時，且有松江之學生軍六十餘名，夾雜其中，進攻西柵口。其戰頗勇，乃軍艦連開巨炮，將該學生

轟斃四十餘人，尙賸二十名，攜槍敗走，向西北而逸。於十一點鐘行至徐家匯土山灣地方，均疲乏不堪，在該處休息。爲慈母院願院長見而憐憫，各給洋五元，飭令連返故里。惟所攜槍枝，當令交下，暫在該處警區存儲。是晚一點鐘之後，松軍復奮力再戰，更有福字炸彈隊及新招游擊隊等，各軍補助鏖戰。至次晨五點鐘，始行收隊。是役又被擊斃三百餘名之多。福字炸彈隊三戰三敗之後，早已氣沮。所賸殘兵二三百人，不敢復戰，奉陳命令於二十四日下午，開赴吳淞，看守砲臺。昨又出示招集散兵云：如有本軍兵士，流落滬地，失去軍械者，祇須赴吳淞效力，概不深究。所欠兩個月之餉銀，到淞後准發。該營潰兵二十四日晨刻，有十餘名，至地方檢察廳署硬討日夜被押，臨陣脫逃兵士二十四名，以便偕逃。所中見機，當時釋出。因監犯一併紛逃，故張廳長諭飭本廳各員，暫行解散。正在檢點，忽有數十敗兵，闖入廳署，以槍恐嚇，將所有訟案繳款，及存案物件，搶掠一空。按該廳所屬之模範監獄，自滬南開戰以後，因禁有宋案要犯應桂馨在內，風聞應黨將圖劫獄，故由六十一三七兩團，各派步兵兩連，協同原有駐防之守衛隊，相助嚴防。數日來幸保無虞，乃二十四號清晨，老學前蔡松茂住宅失慎，該監囚禁各犯，大起擾亂。獄官吳恪生力難鎮懾，乃與應桂馨相偕首先出獄，時目睹者多。各犯以應尙可出，何況我輩，後將獄牆搗穿數洞，一齊逸出。

守衛軍亦不攔阻，尙少二人，堅欲取討。其勢汹汹，幾欲劫獄，因法警躲避，乃相率而去。

是晚北軍仍獲全勝，奪獲機關砲數尊，及槍彈無算。內機關砲兩尊，上刻商團公會字樣，故鄭中將擬與該公會交涉。該公會聞此信息，以此項機關砲乃由陳軍擅自強迫取去，本公會尙未承認，現在既爲北軍所得，卽命全體解散，惟滬西商團以及清真蘊懷等團，不入該公會團體之內，故尙派會員持械在城內各要道，並城門口駐防巡警。亦有少數出防，不過寥寥如晨星，所以地方秩序，紊亂不堪也。地方審判廳，因戰爭劇烈，地方秩序紊亂，卽要犯應桂馨、姚榮澤等，暨他任其逃散，黎明該廳員見秩序已亂，要犯已逃，乃將第一看守所，男女各犯一律釋放。俾其各自逃生，以致城內監獄一空，無一人矣。

爲攻製造局，兩軍劇戰，已經三次。兩軍司令，經滬地紳商及紅十字會沈仲禮，屢請尊重人道，要求停戰。兩處均有厭亂之心，方慶二十五日，可無戰事。詎料剛至九點鐘，高昌廟槍砲之聲，則又隆隆而起矣。是爲第四次之攻戰。蓋陳其美司令部，被迫逼遷徒鬧北，忿氣填胸，不但仇視北軍，並且遷怒紳商，故有臨行須將城焚燒之語。但經紅十字會再三調停，又自知力已不敵，所以應允停戰。適因江陰新到援兵一千餘名，鬥志重生，遂發令仍令攻局。惜早爲北軍探悉，嚴備以待，初時兩方面均用機關槍緩緩對敵。至十鐘十一

鐘之候，交衝異常猛烈，海籌肇和應瑞鏡清四艦，先用探海電燈，瞭照交戰地點，測準砲綫，對正敵軍，連放開花炸彈數枚，兩軍均有傷亡。厥後每至鏖戰緊急時，均有軍艦發巨砲，以助北軍。直至二鐘以後，兩軍始稍停止。延至二十六日晨五時，始各收隊。所有南軍，均向徐家匯退走。

上述四次攻局情形，可見北軍全恃海陸軍合力攻敵，才能擊敗南軍。至二十六日南軍失敗，已屬十分明顯。初上海縣知事吳懷疚，與淞滬警察廳長穆棼齋，均已先後辭職。至此見南軍失敗，又於二十六日回任視事。二十七日，滬南城內各區警署巡士，已荷槍佩械，出巡站崗，按南市所以恢復秩序者，因二十五日之夕，討袁總司令部，已由南市移往開北南海會館。時有開北公民夏粹芳等十七人，及絲業十五家，恐開北靡爛，為保護身家性命起見，偕同開北置有產業之西人，在工部局商請保護。故於二十七日總巡捕房總巡卜羅斯，率同馬隊三十名，西商團練兵一百五十名，水兵三百五十名，及機關炮六尊，前往開北將駐紮該處之討袁總司令部，及兵士二百零七名，盡行驅逐。遂至市政廳駐防。當為各商團所聞，以開北地方由商團巡警擔任防衛，安堵無事。今忽請外人保護，有礙主權。即於下午開開北商團全體大會議決，致函市政廳力阻。開北四區張署長，因商團反對西兵入

境，恐滋事端，即立出通告，略云：「今有外國商團到此，詢稱由閩北商民夏粹芳等十七人及十五家絲廠，請爲保護。刻已召集會商，一俟解決，該商團即退出華界，恐生誤會，故特布告。仰居民一體知悉」云云。下午二時，市長沈錢二君，函請美領事到廳面商。此事遷延頗久，亦足以表顯一般商民，祇圖安甯，不尊國家主權所致，後由程都督，請外交部，商准駐京公使，允俟亂事平定，即行調回。卒至八月十七日，吳淞已歸北軍之後，該項西兵，始行撤回云。

(未完)

論 著 民 國 二 次 革 命 史

六 七 〇

# 書評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A Short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the Earliest Records to Our Own Days.* By Paschal M. D'Elia, S. J.,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4. \$1.20.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關於中國天主教傳教歷史，著述頗多。然大半爲法文或拉丁文，讀者每感不便。究其原因，無非由於用心研究天主教之歷史者，大都熟習法文或拉丁文，平日閱讀之資料，亦偏重於此二種文字。故其著作，亦遂出之以拉丁文或法文。至於英美人民，及天下熟習英語者，對其著述，往往因文字上之隔閡而致疏忽。結果，在天主教會方面，難以宣揚其歷史于天下；而在讀者方面，亦不易詳悉天主教會史之底蘊，此誠一大憾事也。

民國十八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K. S. Latourette 曾發刊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一書。搜羅材料，頗爲廣博。但其書除天主教外，尙兼及新教各支派。

書評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作者之態度與方法，亦純粹本科學的精神，作者取絕對客觀態度，敘述基督教在華流傳之過程。識者雖稱道其內容精詳，但亦有指爲祇具驅幹，而無靈魂之作，此語頗能切中其弊。本書則篇幅雖短，而作者對於天主教確具一種懇摯之熱忱，故其發爲言論，雖三數語能當他人之數十百言，字句簡短，但具至理。且本書作者，對於天主教會之史料，的確十分明瞭，其對於天主教會之智識，並非在若干年中，限期研究而來，顯然平日隨時關心各方面之材料，積數十年之閱覽思索，自然融會貫通，寫來不必強求廣博，但天主教會史之要點，確已瞭如指掌，此其書所以可貴也。

是書目的，並非將天主教會流傳中國之事，作一詳盡無遺之敘述。其宗旨在乎述明其中之大要，如過去有若何重要階段，現時教會之形勢如何。故其中對於過去之歷史，並不甚詳。但作者之敘述雖甚簡約，其所用材料，確極廣博，而皆爲極有價值之史料。茲姑介紹其中最要者若干種，或亦關心此項問題者所樂聞歟。此項材料中之最要者，計有

Trigault,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P. Pelliot, *Mongols et Papes aux XIII<sup>e</sup> et XIV<sup>e</sup> siècles.*

*Ibid.*,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 H. Cordier, *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et en Asie Centrale sous les Mongols.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Jesu.*
- H. Cordier, *La Suppression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t la Mission de Pékin.*
- J. de Moïdrey, S. J., *La Hiérarchie Catholique en Chine, en Corée et au Japon.*
- Rutten, *Les Missionnaires de Seheut et leur Fondateur.*
- Planchet, *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on.*
-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The Digest of the Synodal Commission or Les Dossiers de la Commission Synodale).*
- 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 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 S. J. Edite dal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S. J. Macerata, I, 1911; II, 1913.*
- Van Den Wyngaert, *Simica Franciscana, I, Quaracchi, 1929.*
- T'oung Pao (通報)

陳垣，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敘錄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

書中述過去天主教會在華之歷史，較爲簡單。但其中述近時之發展，則頗可作吾人之參考。一九〇〇年其支派之在中國傳教者，有下列十種教會：Augustinians, Dominicans, Franciscans, Jesuits, Lazarists, Missionaries of the Divine Word, Scheut Fathers and Members of the Foreign Mission Societies of Paris, Milan, and Rome。但自一九〇〇年至今，新支派之入中國者，（附所在地名）又有 Salesians in 1902 (Macao); the Parma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in 1904 (Honan); the Issoudun Fathers in 1917 (Kweiyang) the Maryknoll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in 1918 (Kongmoon); the St. Columban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in 1920 (Hanyang); the Passionists in 1921 (Shenchow); the Pious Fathers in 1922 (Hainan), the Betharrmites in 1922 (Tali); the Benedictines of Pennsylvania, Lophern, and St. Odele, respectively in 1925, 1926 and 1928 (Peiping; Sishan; Yenki); the Salvatorians in 1923 (Shaowu); the Stigmatins in 1925 (Yih sien); the Quebe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in 1925 (Sze ping kai); the Scarborough Bluff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in 1925 (Chuchow); the Conventu-

als in 1926 (Hingan); the Bethlehem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in 1926 (Tsitsihar); the Recollect Fathers of St. Augustin in 1928 (Kweiteh); the Redemptorists in 1928 (Chumatiem) the Canons Regular of St. Augustine in 1933 (Tibet); and the Missionary Sons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in 1933 (Hweichow)

天主教信徒之總數，在過去三十年中，亦時有增加。一九〇〇年，計有七十四萬餘人。一九〇七年增至一百萬。一九二〇年，增至二百萬。一九三〇年，有二百五十萬人。最近統計，則已超過二百六十萬以上。吾人根據上列調查言之，可知在過去三十年中，我國其他事業，零落不振，而外人傳教事業，則無時不在邁進。新支派之流入，與信徒人數之增加，在在足以證明天主教會在我國之力量，實有可以令人驚訝者。論者每謂外人以兵力貨物侵略吾國，今讀是書，外人之文化侵略，亦不在武力與經濟侵略之下也。

雖然，外人在華得以造成此種勢力者，亦斷非偶然之事。究其原因，外人在宣傳宗教之外，能提倡醫藥及教育，故能博得我國人士之贊許。據一九三三年之調查，天主教會所辦醫院，將近三百所，救濟我國貧病之人，不下八萬。此外在各地設立孤兒院，亦有數百年，造福社會，亦非淺鮮。就教育方面而言，自大學神道學校以下，至於初級小學，隨處皆有其

踪跡。而對於中國社會關係最大者，尤推初級小學。據一九三三年之調查，男生初級小學，共有二千二百七十二所。女生初級小學八百六十三所。男生高級小學，凡二百十八所，女生高級小學一百四十四所。在今日提倡新運之中國，吾人對此種統計，當感覺不應聽教會教育，邁進無已。然而就我國文盲之流弊，與民衆教育一般的需要而言，又不能不感謝外人之輔助，使我國鄉村人民，能多得教育機會也。

書中第八十五頁，有天主教士被難統計表一種，分年代職位，國籍，會名，駐地等項，作一綜合的調查，頗可爲研究教會史及中外交涉史者之參攷。第九十二頁起，又有天主教在華傳教之大事年表，甚爲明晰。卷末有一九三三年天主教會在華實況之調查表，使讀者對其工作及分佈情形，瞭如指掌。尤爲本書之特色。茲將其中重要調查之總計，節錄數種如後，或亦讀者所樂聞歟？

## I. Ecclesiastical Divisions

Diocese . . . . .	1
Vicariates Apostolic . . . . .	79
Prefectures Apostolic . . . . .	30

Independent Missions . . . . . 12  
 -----  
 Total . . . . . 122

II. Missionary Staff

Archbishop . . . . . 1  
 Bishops--Foreign . . . . . 75  
 Chinese . . . . . 13  
 Priests---Foreign . . . . . 2,203  
 Chinese : . . . . . 1,595  
 Brothers-Foreign. . . . . 462  
 Chinese . . . . . 469  
 Seminarrians. . . . . 6,211  
 Nuns-----Foreign. . . . . 1,693  
 Chinese . . . . . 3,419  
 -----  
 Total. . . . . 16,241

III. Number of Missions According to Nationality

French . . . . .	26
Italians . . . . .	23
Chinese . . . . .	21
Germans . . . . .	14
Spanish . . . . .	11
Americans . . . . .	9
Belgians . . . . .	7
Canadians . . . . .	4
Dutch . . . . .	2
Irish . . . . .	2
Polish . . . . .	1
Portuguese . . . . .	1
Swiss . . . . .	1

Total . . . . . 122

IV. Number of Missions According to Religious Society

Minor Franciscans . . . . .	22
Secular Clergy . . . . .	19
Paris Foreign Mis. Soc . . . . .	14
Lazarists . . . . .	13
Jesuits . . . . .	6
Scheut Fathers . . . . .	6
Divine Word Society . . . . .	5
Dominicans . . . . .	5
Milan Foreign Mis. Soc . . . . .	5
Maryknoll Foreign Mis. Soc . . . . .	4
Augustinians . . . . .	3

Benedictines . . . . .	. 2
Minor Capuchins . . . . .	. 2
Parma Foreign Mis. Soc. . . . .	. 2
St. Columban's For. Mis Soc. . . . .	. 2
Augustinian Recollects . . . . .	. 1
Betharramites . . . . .	. 1
Bethlehem For. Mis. Soc. . . . .	. 1
Issoudun For. Mis. Soc. . . . .	. 1
Minor Conventuals . . . . .	. 1
Passionists. . . . .	. 1
Picpus Fathers . . . . .	. 1
Quebec Foreign Mis. Soc. . . . .	. 1
Salesians . . . . .	. 1
Salvatorians . . . . .	. 1



Sarboro Bluffs For. Mis. Soc. . . . .	1
Stigmatus. . . . .	1
Total . . . . .	122

V. Apostolic Work

Baptisms . . . . .	480,012
Confirmations. . . . .	86,240
Confessions . . . . .	9,249,551
Communions . . . . .	24,379,414
Marriages . . . . .	19,634
Extreme unctions . . . . .	33,495

VI. Charity Work

1. Institutions

Orphanages . . . . .	432
Hospitals, Asylums. . . . .	266

Dispensaries . . . . . 744

2. Assisted People

Orphan boys . . . . . 2,512

Orphan girls . . . . . 20,330

Holy Infancy Child . . . . . 68,409

Patients . . . . . 80,177

Consultations . . . . . 7,799,693

VII. Educational Work

1. School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 . . . 102

Normal and Catechist Schools . . . . . 2,924

Higher Primary Schools . . . . . 362

Primary Schools . . . . . 3,135

Catechetical Schools . . . . . 1,099

2. Stud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 . .	Boys	9,630;	Girls	5,109
Normal Schools . . . . .	Boys	553;	Girls	409
Catechist Schools . . . . .	Boys	1,252;	Girls	710
Higher Primary Schools. . .	Boys	11,395;	Girls	7,410
Primary Schools . . . . .	Boys	75,680;	Girls	40,113
Catechetical Schools . . . .	Boys	111,728;	Girls	93,150

VIII. General

Catholics . . . . .	2,623,560
Catechumens . . . . .	411,184

郭斌佳

書評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六八四

國立武漢大學 文哲季刊

第四卷 第一號目錄

論著

- 中國純文學對德國文學的影響……………陳銓
- 九歌通箋……………劉永濟
- 太平洋上美國帝國主義之由來……………郭斌佳
- 事實關係與意義……………胡稼胎
- 楚語拾遺續……………劉蹟
- 「商君法」傳說之譌變……………譚戒甫

書評

- 對於「英國當代四小說家」的商榷……………瑩
- 一部英文學的參考書……………瑩

定價：每冊銀五角

總發行所：武昌國立武漢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各商務印書館

張鏡澄 董爽秋 共著

植物生態學

定價：國幣三元特價國幣二元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二角)

發售處：武昌武漢大學生物室  
廣州中山大學

國立武漢大學 文哲季刊

第四卷 第二號目錄

▲論著

- 殷虛書契解詁(三續)……………吳其昌
- 箋屈六論……………劉永濟
- 古文四象論述評……………朱東潤
- 中庸考略……………譚戒甫
- 沙市比亞的幽默……………袁昌英
- 鄭和西征考……………山本達郎著  
王古魯譯

▲書評

- 「清代圖書館發展史」……………郭斌佳

李劍農 著

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

總發行所 太平洋書店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國立武漢大學社會學季刊

第五卷 第一號目錄

▲▲論著

所謂滿洲國之承認問題……………周鯁生

論故殺……………葛揚煥

我國佃農保護法規的批評……………陶因

威豐朝中國外交概觀……………郭斌佳

德意志政治演進第三階段 (Dritte Reich) 之

前因後果……………劉迺誠

新刑法之理論的基礎……………蔣思道

▲▲專載

中華民國刑法

新刊介紹與批評

國立武漢大學社會學季刊第

第五卷 第二號目錄

▲▲論著

價值論(上)……………陶因

民國初期善後借款之交涉……………張忠絳

記錄禁反言與判決之既判力……………吳學義

棟樑調查法之理論……………朱祖晦

德意志政治演進第三階段之前因後果(下)……………劉迺誠

▲▲專載

奧大利新憲法下之業團國家……………周鯁生

一九三三年的美國外交……………時昭瀛

新刊介紹與批評

定價：每冊銀五角

總發行所：國立武漢大學出版部

代增處：各埠商務印書館

## 國立武漢大學叢書

以下均商務印書館出版

### 比較政治制度

劉迺誠著

上卷 (英法美)

本書敘述英法美三國執行立法司法各種機關之組織與行政解釋至為詳明，敘述極有系統。且兼述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之組織實施及其相互關係，能使讀者，在實際運行方面，得一正確概念，而不為制度所束縛。

定價：二元八角

### 政治學概論

李劍農著

本書以供大學初年級教科之用為目的，除緒論外共十六章，約可分為兩部，前半部論國家本身的基本概念以及與國家有關之各種理論；後半部論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權之分配，與政黨之作用，其與普通政治學教科書不同之處，在於兼採中國方面之材料，以期合於中國學生之用。

定價：一元八角

### 科學概論

王星拱著

近年科學發展，一日千里，所佔領域亦日增擴大。本書著者本其多年研究科學的心得，將此新領域內所含的重要問題，在本書中分別如下列諸章敘述之：(一)聯續和無限，附時間與空間之相對觀，(二)物質，(三)能力，(四)生物進化與球面沿革，(五)科學與哲學，(六)科學與美術，(七)科學與倫理。

定價二元四角

(硬布面三百頁)

郵費七分半

### 現代國際法問題

周鯁生著

在世界大戰後的新國際組織之下，國際法正在迅速的發達，學者當隨時注意於各種新問題的研究。在周鯁生教授這本書裏，討論到現行國際法上種種重要問題，如國際聯盟的國際法典編纂，國際法庭的組織及法權，國際仲裁制度，委託治理制度，條約權，英國自治殖民地的地位以及列強在中國的租借地，勢力範圍等等。這些都是著者歷年研究的結果，為留心現代國際法及國際問題者一種最好的參考。

定價 布面三元

### 國立武漢大學叢書

### 聲韻學表解

劉賡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定價一元五角

# 安徽大學月刊

第二卷 第三期 要目

墨經集解	李大夫
漢書地理志丹陽郡考略	楊大銳
詩經學要論詩樂	徐英
生物演變史(續)	王進展
唯生的社會本質論	胡一貫
中學訓育的實際問題	劉濬鈞
馮德心理學成立之史的回顧及其崩潰的原因	馬鴻化
安徽教育經費問題	謝循初
讀左隨筆	陳朝爵
讀書倡錄	方勇
詩錄	楊大鈞
詞錄	徐英
曲錄	陳家慶
第二卷 第四期 要目	宗志黃
墨經集解	李大夫
離騷本義	徐英
愛琴文明：克里地文明與邁錫尼文明	周介藩
古生物學概論	王進展
讀左隨筆(卷下)	陳朝爵
文苑	李大夫
詩錄	徐英
詞錄	陳家慶

地址：安徽大學出版課

訂價：  
每月一冊 二角四分  
半年四冊 八角  
全年八冊 一元五角  
每月十五日出版  
二七八九四個月  
不出版

## 史地社會論文摘要月刊

第一卷 第八期出版

崔邁之禹貢遺說

南朝大族鼎盛與衰落

五代的都市與商業

唐代之高利貸事業

宋代女子職業的生計

秦嶺東部地質觀察

隴海連雲港西北之關係

孔德的社會學方法

社會研究與社會調查近今趨勢

研究社會史方法的幾個重要概念

計共有百餘篇之多

定價：全年十二期國內連郵費大洋八角

半年六期國內連郵大洋四角

零售每期五分

國外二元郵票十足收用零售七分

定閱處：上海中山路大夏大學

史地社會學研究室